

拉麗黑

倫侶

獨立文藝叢書

獻給
德修

· 次目

序	一
黑麗拉	三
迷霧	四七
絨線衫	六八
鬼火	二五
西班牙小姐	四八
永久之歌	九一
母親說的故事	二三五

807364

序

好些年來，我學習地寫過好幾篇小說，由於興緻或是一種感念。但是我很少有過要把作品印成集子的念頭；寫的是恐怕要後悔。我不敢因為作品的幼稚歸咎於自己的年齡；而事實上，精神與心力都不健康；我祇能夠寫出很小範圍內的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又是距離自己已有勇氣重讀的日子還遠。

然而這本書的付印，却爲了卸下心頭一個負擔。

有過一個時期，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的筆幾乎是爲忘記痛苦而提起來的。爲着滿足一個不自由的遠方人底期望，也寫着一個約言，我努力地寫着。因爲心緒的關係，行文上就常常被過分濃重的感情所支配。這樣無聊的東西，雖然據我知道，也爲一些人喜愛着，在我却覺得是罪過的事情。可是自己又沒有方法能夠遏止。人生的確不如人所想像的那麼好；我的努力在個人雖然不算白費，然而一個約言却成了虛願。在我還沒有機會把我的薄弱的成績讓這個人看見的時候，這個人就匆匆撤下了一切，躺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對於這個人的死，我只好以一本書來作紀念碑。這裏所輯起來的小說，便是那時期所寫的作品。題材和筆調都較爲一致的幾篇。讀着這裏的每一頁，我的眼前都會湧現起來那些灰暗的日子，和一副長者一般的姿容。但是當我有了新的故事題材的時候，那『寫起來，寫起來』的聲音，却不能再聽到了！

這本集子輯好的時候，恰是抗戰爆發。個人的心境也變了樣。於是出版計劃便與稿子一同擱下了三年。現在，趁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終於把它付印，算是了却一個私願。在烽火連天的時候，這本小書的出現是很不和諧的；然而爲了上面一點個人的意義，我原諒自己了。

感謝儉超康丹兩先生，因爲他們的鼓勵與幫忙，使這本小書有出版的機會。

一九四一·七月·香港

再版序

我感着非常慚愧，這本集子印了出來祇有短短的時間，我就接到康丹先生的信，說是要再版了。

像這樣一本淺薄的作品，竟然有機會重印一次，實在不是我事前所想像得到，同時也不是我所希望的事。既然我不能夠停止它的再版，正如我不能夠停止別人讀這本書，我只好以慚愧的心情來接受我的非份的榮幸。然而對於還高興給這本小書以好感的讀者，我却有說不出來的感謝。

很罪過，我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帶着珍貴的眼淚讀完我的小說的。他（她）們奇怪我爲什麼要寫下這麼可哀的故事。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在初版的序文中告白過了。如果再要一個解釋，則我可以說：展現於我眼前的人生可悲哀的事太多，我祇是忠於自己的感到什麼就寫什麼的態度，把生活環境所許可我接觸到的東西——連自己也會感動着的，記下一點輪廓而已！在這麼，我順便答覆那些以不必要的好奇心來探究內容的讀者：這些故事裏面並沒有我個人的影

子，有的却是使我提起筆來寫它們的個人的感念。

但是無論如何，我却很同意一位朋友在讀完這本小書之後所寫的評語：他說我是太軟弱了。也如許多愛惜我的友人一樣，他希望我能夠堅強起來。這盛意是使我感激的。自己的弱點，我十分明白；我希望我能夠如友人所願的那樣做到。在這一面，我準備着獻出面目稍微不同的另一本小書。

一九四二十一月。

作者於香港。

黑麗拉

1
認識她，是在我不打算去認識她的時候。

當一種像我這樣的人所不能忍受的青春磨劫，來到身上的時節，痛苦竟成了生活的全部，我曉得怎樣去處置自己。我從熱鬧的市區遷到香港對岸的九龍半島，在尖沙咀的D公寓裏住下來。那地方的異國情調和清靜的空氣，完全適合了我的理想。雖然隨着旅居的生活帶來的，是有着完成一本電影劇本的計劃，然而大半還是想藉此改變一下環境和心境，好讓自己忘記一點應該忘記的人事，甚至忘記了自己。生活平淡得像一張白紙。白天，到洋書店去溜覽書報雜誌；晚上，到電影院去無目的地看一部影片；或者，挾着一本書走進咖啡店裏，消磨那躺在床上就會失眠的時間；直到深夜時分，我才回去我的寓所。

這樣，在公使道一家俄國人開設的孔雀咖啡店裏，我認識了她。

「黑麗拉，黑麗拉！」



差不多每一個進來喝咖啡或是買糖菓的顧客，都這樣地招呼她；從他們那一種熟習的口氣裏，可以看出來他們都是這一間店子的熟客；而他們之到孔雀來，也純然因為有着黑麗拉的緣故。

『Clara, Clara!』

當一羣穿着夜禮服的非烈演音樂師，披着髮辮攆進來，這樣叫喚着，我才知道了她的名字的本文。不過黑麗拉這名字是適合她的永遠穿着黑色的洋服，加上一副龍眼菓子核似的黑亮的眼睛，和一頭披在肩上的野蠻風味的長髮，那麼柔軟那麼漆黑地，把她的白皙的臉孔和兩條手腕，都顯得更蒼白起來；假如面上沒有那兩瓣像楓葉似的嘴唇，就容易就看出一副貧血的顏色；爲了塗着那麼鮮豔的唇膏的緣故，反而映襯出一種調和的美麗，把她的病容挽救了。她依然有着不變的魅力，把顧客吸引到咖啡店來；依然人人都歡喜叫着：『黑麗拉，黑麗拉！』

聽到叫喚，她就『來了』地應着，臉上帶一副笑容，跑到客人的桌邊問要什麼。接受了幾句刻板式的調笑，她把客人的需要寫在一個簿子上，送到廚間去，立即又跑出來放滿糖菓的玻璃櫃裏，應付那些等着她來取糖菓的門市顧客。店裏還有別的店員，可是她却難得有一點空閒的模樣，總是跳來跳去，像一隻找不到食料的燕子。

我初時絕不會因為她這麼一種騷動，而分心去留意過她；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已不信任一個都會女人還有性靈，尤其是對於咖啡店裏常常會變換面孔的女侍，更不會有絲毫觀念。我照常是要了咖啡和菓醬蛋糕捲，就把心神放在我的書頁上面，讓時間在身邊溜過去。聽着時計打一點半的光景，週圍會起了一陣喧鬧，那是舞臺從跳舞院休班了的菲烈濱音樂師來了。於是我醒覺到，我前面的烟盤裏已經堆滿了烟灰，便闔上了書，把眼放在桌上，站立起來朝門口走去。我又照例聽到後面有一句刻板式的話：「謝謝，晚安！」

2

那一夜，驟然下着冬天罕見的大雨。我推開玻璃門出來，雨還沒有停止。我不能沒有帽子和雨衣走一條回去公寓的長路，只好挾牢我的書，在陽臺底裏來去地踱步，希望偶然會有一部手車拉過來。可是除了稀少的兩三部載了客的汽車在馬路上跑過，一部手車的影子都找不到。我煩躁地在陽臺下站立着，只好等待雨止了。夜已很深，還有一點霧，街上僅有的路燈，都被雨和霧掩去了光輝，四處都陰沉沉的。除了雨聲什麼都聽不到。孔雀咖啡店的門推開來，走出那一羣攜着樂器的菲烈濱音樂師，在背後嘩啦啦地叫了一陣，一同跑到陽臺盡頭的地方，轉了一個彎便消失了。

3

要雨止是絕望，我決定讓身子濕着走回去，便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扣上鈕。突然聽到背面有一個聲音：

『還沒有走嗎？』

我回過身去，向我講話的是黑麗拉，她一隻手拿着一把傘子，一隻手拉着衣襟。我沒有回答她，只把頭向天空仰了一仰。

『住在什麼地方？可以讓我遮遮你嗎？好大的雨呵！』

『謝謝你，恐怕我和你不同路，我住的是奧司丁道D公寓。』我這樣答着，我的心並不因為有這個幫助而喜悅得多少。

『我的路也和你差不多，波雲巷，奧司丁道轉個彎就是。』

說着，她把傘張開來了，不等我的表示，就挽住我的手臂，我也沒有成見地跟她大步踏出馬路去。因為要分出手來拉衣襟，她便把傘交給我拿，傘太小，除了遮着兩個頭，幾乎全沒有用處。雨是打斜的迎面吹過來，我和她的胸部以下都濕遍了雨水。路太黑了，要加快脚步也不可能。我和她默然地走過兩條曲折的街道，都沒交談一句什麼話。我只希望快些到我的寓所。但是她的身子越接近越迫緊起來，她穿着薄絨衫，我覺到她的身子很強烈地抖着，忍不住問出一句話來：

『你覺得很冷麼？』

『一點兒。』好像不大願意承認似的答着。

『大衣爲什麼不帶出來呢？』我記得曾看見她穿過的。

『昨天才當去了。』

那樣坦然的口氣，使我感着幾分奇怪，可是我怕再說下去，一點同情心衝動起來，我說讓我脫下大衣來給她穿，我的身體比她總還康健一些。她却拒絕了，說她不能夠接受這過分的好意。可是她能夠這樣冷着回去呢？看到我堅持我的意思，她才提議，只要我脫下一邊大衣來，搭住她就可以了。於是我把挨近她的左手面的袖筒脫出來，拉着衣襟從她的肩膀圍過去，她嬌小的身子都裹在我的大衣裏面，觸着她只有半截衣袖的手臂，我好像摸到冰塊一樣。

『你真好。』

『你的傘也幫助了我，一樣的。』

這樣搭訕着，大家又靜下來了。除了一個希望快些離開她的思想，我什麼都沒有想到；對於緊緊挨住身邊的陌生女人，我的感情是半點也不搖動。

『這麼夜的時分回去，不怕人家等得生氣嗎？』她突然這樣問起來。

『我是沒有人等的。』我率直地答她。

『妻呢？』

『沒有。』

『愛人呢？』

『什麼都沒有！』

『那麼，一個人住的？』

對住她歪過來的臉，我點一點頭。我實在有點怕她的任性了。

『不是太寂寞嗎？』

『我是爲寂寞而活着的！』

在被喚起隱痛的憤恨之中，我竟然說出她所不了解的話來了。我立即生起懊悔，爲什麼對這樣一個不關痛癢的女人發氣呢？但是想到因此而使她住口，我又有些快意。想着像她那樣生活在粗野的場合下，她的名字就像咖啡一樣被念熟的女人，要研究她有沒有過着另一種生活是多餘的。我記得有一個早晨，我因爲起得太早，到街上去散步，走過住着菲烈濱人的喬治路的時候，看見她從釘着一塊音樂班牌子的門口走出來，頭髮蓬亂，衣裳也滿了皺紋，向我微微點

一點頭，就向一條小巷穿過去。如果我的想像沒有錯誤，那她不時留意着她的營業機會，是不值得奇異的；可是我却不是她有希望的獵獲物，對於她那樣伶俐的手法，我不但沒有一些興味，反而感着討厭了。

不知道她從我的話語和態度上，感到些什麼意味，她靜默了一會才說：

『我覺得很奇怪！』

我沒有回答她。我望見D公寓的燈牌已經在眼前亮着。

『你到了。』

說了，她便從我的大衣裏轉出來。我只匆忙的道過『晚安，』立即踏進公寓的門口跑上樓梯，我好像放下一個担子，身子突然輕了起來。

3

第二夜，我到孔雀咖啡店去沒有看見她；從另一個侍女瑪蓮娜回答那些音樂師的詢問中，知道她請了病假。也許是昨晚着了涼，真的生病了！我懊悔不用大衣送她回到她的住處，好像她的病我有一份責任似的；不期然生起一種歉仄的心理。於是本來不是經常到孔雀咖啡店去的，我竟一連三晚都懷着關心去坐一次，都沒有見到她。在習慣的環境和空氣裏，好像缺少了些什

麼一樣，我的心莫明其妙地對於她有點牽念。

那些在平日曾經把黑麗拉的名字叫得非常熟習的口吻，現在，很快已經轉過來，叫着『瑪蓮娜，瑪蓮娜』了；好像這裏面並不會有什麼存在過一樣。感到人情的淡漠，我有一點抱不平的心理，想起寂寞的原來也不止是我一個人，對於被忘記的黑麗拉，我便相反地不能忘記。

一個星期都下着討厭的細雨，望着窗外，就感到有無數韌性的銀絲，把人的心縛住一樣鬱悶。我關在公寓裏，勉強提起筆來，用寫作來度着這最容易喚起痛苦記憶的日子。直到稍微露了一點晴意的一個下午，怎樣都忍不住要出去走走了。在電影戲院的大堂裏，看了一回預告畫片，信步走進戲院對過的一間 A B C 咖啡店去，打算買些糖菓。糖菓部沒有一個人。我把銀幣在玻璃飾櫃上面輕輕敲着，立即有一個女人的背面在飾櫃後面站立起來，手上拿了她在存放的盒子。她的長髮一旋，便轉過身來；看見那蒼白的臉孔，我好像碰到什麼意外事一樣，不禁微微一怔，幾乎忘記了彼此的陌生，叫出口來了：這是黑麗拉。

從她望住我的目光裏，也看出她幾分意外的感覺；但她只是微微的點一點頭，說一句『你好麼？』便問我要些什麼。

我隨便指了一種玻璃瓶裏面的糖子。她拿一個小紙袋張開口來，把糖子兩粒兩粒地數着

放進去；末了停一下又放進一粒。我忍不住笑一笑，她也會心地笑。把糖子接過手的時候，我好像給什麼壓迫着似的不能不開口了：

『病好了麼？』

『好了差不多一個星期了。你怎麼知道？』她奇異地低着聲音問。

我說是在孔雀咖啡店聽到的，我以爲她還沒有好。

『可是幾乎死了呢。』用俏皮的神情說着，又接續說下去：『現在却完全好了，怕因爲還有像你這樣的人關心我的緣故。』

雖然她的眼光是離開我的，但是聽到那樣任性的口吻，我更容易又記起那個雨夜的想像，便不說什麼話。我只想問問她，爲什麼離開孔雀咖啡店，和幾時來了這裏，却看見店子裏面，有一個尖鼻的西洋婆子朝前面走來，戴着眼鏡的面孔上，罩上一副冷硬的表情，我覺到她的來意不好，不願多說什麼，便急忙的離開那裏。

『晚上請來罷，這裏的咖啡比孔雀的還好！』

黑麗拉大聲地在背後叫着，顯然是要讓那個尖鼻婆子聽到；但是我已經聽見那婆子咕嚕着什麼。我一邊走一邊心裏說：黑麗拉，我和你都是寂寞的人呵！

於是我轉到 A B C 咖啡店來喝咖啡了。與其說是黑麗拉一句話的魅力，毋寧說是我對於瑪蓮娜的賣弄風情的憎惡。在我漸漸地成了一個熟客的時候，我看見那一羣在孔雀咖啡店進出的菲烈濱音樂師，又彷彿受了傳染似的擁到 A B C 咖啡店來了。黑麗拉原來有着那麼吸引人的力量！這些我都沒有去注意它；我依然不改變打開了書消磨時刻的習慣，和保持沉默的態度。偶然會記起在孔雀咖啡店裏面的瑪蓮娜的惡印象，便不期然地對於在桌邊閃來閃去的黑麗拉，生起一點比較好的觀念來。但是我除了要什麼之外，便不需要她；她也不多餘地來擾亂我的安靜；好像她也明瞭我是多麼孤僻的人。

有一個晚上，我去得很早，才是八點鐘就坐在那裏。黑麗拉把我的咖啡和菓醬蛋糕擡放在我襟前的時候，望住我手邊放着的一冊「道生詩集」的封面，忽然念了出來：

『Poems of Dowson』

我禁不住好奇地看她一眼，想不到她會念出這麼流利的英文。

『懂得 Dowson 麼？』

她搖頭。我問她會讀過多少英文，她說在聖瑪利嬰堂讀過一個時期，現在除了幾句應酬的

會話和拼音，什麼都忘記了。

「爲什麼不繼續讀下去呢？」我知道這是問得很愚蠢的，但是一時間似乎想不到什麼可以說的事。

「因爲要找生活，能夠繼續讀下去的，不是我這種人的福份！」

她的語氣中夾着幾分感嘆的意味，我覺得她還不是如我所想像那樣淺薄的女人。我就用注意的心情聽她繼續說下去：她最初讀英文的原意，是預備做一個打字員的，這是比較能賺點錢的職業；中途因爲家庭的經濟能力不容許，不能不離開了學校。有人叫她去做舞女，做電影演員，都沒有做成功；因爲生活問題不容許她有從這些職業找到出路的忍耐。爲着現成而又實在的辦法，她終於走進咖啡店做女侍了。生活不能說過得好，但是既然做下來也就很難轉變。而她的英文在她的職業上也還用得着。

我不知道她是否對每個客人都講自己歷史的習慣，也不知道我在她的心目中，被看作怎樣一個人物；但是我的自尊心已經爲她那麼率直的天真的話語而放開了。

「女侍做了多久呢？」我問她。

「差不多兩年，已經換了三個地方。」

『最近爲什麼離開孔雀的？』我趁勢提起這件事來。

『還不是因爲他們欺侮我！我才請了三天病假，便說要扣除我的工錢，世界上那裏有這樣沒道理的事！難道一個人是願意生病的？其實病在家裏，我的苦處沒人知道，他們還說我偷懶；這個，我願意不管它。事實是扣了工錢，我怎能夠應付生活呢？我是沒有辦法不爲那三日的工錢和他們鬧翻了。』她有點憤慨，彷彿忘記了聽她講話是什麼人。『幸而不絕路，嘉璉奴介紹我到這裏來。』

『嘉璉奴是誰？』

『菲烈濱音樂師，挽住Saxophone來的那一個。』

於是我想起每晚坐在固定的角落裏，一邊喝咖啡，一邊吹口哨的那個頭髮梳得閃光的菲烈濱人；也想起那次走出黑麗拉來的那個門口。我沉默下來。

有客來了，黑麗拉說了『Excuse me』就走了過去。

5

以後，她和我的招呼就不再是泛泛然的樣子了。厭惡着那些菲烈濱音樂師的胡鬧和紛擾，我總是提早了來的時間，好讓自己在他們下班之前有機會讀幾頁書。黑麗拉把東西送來，照例

會和我談幾句話。她比較在孔雀咖啡店裏顯得清閒些，因為門市的糖菓部不用她兼顧。那位尖鼻婆子好像什麼都得由自己經手的樣子，她要自己來應付門市的顧客，永遠是一副冷硬的表情，像一尊石像似地坐在錢櫃後面。黑麗拉和我搭訕着，就常常歪着頭，從那劃開門面和咖啡室的絨幔邊沿去窺探。如果一聽到那呼喝的口氣叫着「Cara!」她就連忙奔跑出去，那是電話來了。她拿着紙筆，站在那尖鼻婆子旁邊，把尖鼻婆子從電話裏聽到複說出來的東西，一樣一樣的記下來。然後把條子送進廚間裏去。如果碰到那是催促的電話，尖鼻婆子放下話機，便是一串斥罵：

「送了條子就算了嗎？催多一下不見得就會死人，一張嘴難道單是爲談話長着的！」

於是黑麗拉就急着步子進廚間去，走過我桌邊的時候，我聽見她用含糊的話語，埋怨着那無端受到的委屈。很少聽見她會反駁一句話，儘是自己沉着臉。但是有了顧客進來，她立即又換上一副微笑迎過去了。

本來自己就生成了不管閒事的孤僻性情，可是來了差不多都碰到這樣不愉快的現象，就常常會私自生出一點不平的情緒。對於那鐵面的尖鼻婆子感着憎恨，對於黑麗拉的同情心就更強起來。和顧客談幾句閒話都不許有自由，別的也能夠想像得到了。我想着她的微笑在旁人

的眼裏，也許像花一般嬌艷，實在那裏面是藏着說不出來的苦！

但是那麼一點憎恨，却沒有成爲我到來的阻力，我不慣和這店子隔上三晚。很快地我便感覺出來，我不能夠若無事然地忍耐一點牽記，這是黑麗拉的影子。好像我來了就能夠替她分受多少委屈一樣。

『離開這裏不可以麼，黑麗拉？』

有一夜，看見她那一張悲戚的臉，我知道她又受了委屈，忍不住憐惠她了。

『到那裏去呢？』她爲難地問我。

『隨便找點別的事情做。』

『我說過了，這個職業做下來就難轉變。你的意思是想給我些幫忙嗎？』

我明白這不是她的誤會而是她真實的慾望。在難措詞的情形下，我只好說：

『我希望有這能力，但是在機會沒有到來之前，你不可以先換轉一個地方嗎？』

『難極了呢，這雖然是卑微的職業，却也不容易有空缺；我來這裏還算是湊巧的，嘉蓮奴探聽到這裏的一位女侍要辭職，把我介紹了來，恰好就接替了她。』

『嘉蓮奴不可以再幫忙你嗎？』我突然醒悟起這個名字。

『爲什麼要提起他？』她詭異地看我一眼：『接受他的幫忙，在我是很不得已的事情。』
聽到這樣說的話，我忽然被牽起一點好奇心，試探地問着：

『嘉璉奴不是你的愛人嗎？』

『爲什麼問出這句話來？那樣的人也說得是愛，那麼愛的人就太多了。』

『他不是和你很好？』

『那是另外一種關係。』

說着，她沉下了視線，一面伸手翻動我的書。就是不必問那是什麼關係，她蒼白的臉色已幫助我了解她的話了。也許她知道我憑着那一個朝晨碰到她的記憶，會明白她過着怎樣一種生涯，然而她的坦然的態度，却始終使我驚異。

『我希望有那麼一天，能幫幫你忙。』我把話頭拉回來。實在是一點把握都沒有；但是爲着滿足她的慾望，我竟許下一個約言。

黑麗拉高興起來了，愁悶的面容立即展開微笑來：

『這好極了，我討厭死了這悶人的工夫，但願你不要騙我歡喜。』

『我相信我不會騙你歡喜！』

『你是做什麼事情的？』她忽然這樣問起來。我說：『我沒有事做。』

『沒有事做，沒有妻，沒有愛人，一個人，爲寂寞而活着！多麼奇怪！』

她睜着不信任的眼光望我一眼。我沒有回答她。她拿起我的書翻着，在寫了名字的扉頁上注視一會，慢慢的放下來，微笑着走了開去。

6

我沒有必要的理由讓一個女侍了解我的生活，但是她在好些事情上漸漸表現出來的好感，却證明她在不了解中完全信任我了。想着我的一點同情，能夠和緩她痛苦的感受。她記着有一天我會幫忙她；我就絕不懊悔那麼輕易的許諾。只是從此多了一件心事，却微微感着些麻煩。我認識的人很少，有什麼方法替一個女子找到一份職業，自己也很茫然。每次見着黑麗拉的時

候，雖然她沒有向我提起，可是心裏總感着深深的歉意。

這歉意在我的心上漸漸成了重載，我想在我能力還辦得到的事情上給她一些幫助。這是在我的心理上和她的感受上，都有好處的。初春的天氣還非常寒冷，每晚看見她端着咖啡放到我襟前的手都凍得通紅，我想起她的一件大衣還沒有贖回來。我找到可以做的事情了。

但是怎樣提得起這件事情呢？彼此的感情是那麼尋常。我不願她誤會了我毫無條件的善

意，我的話就不是晚上幾句搭訕的言語能夠使她了解。我找尋着一個適當的機會。

看見景星電影院放映「茶花女」的前夕，我進行了這一件事情。

「黑麗拉，歡喜看電影的麼？」她送了東西來，我問她。

「歡喜的，因為沒有時間，所以很少看。」

「茶花女看過沒有？」

「沒有，可是小說是看過的，真動人的呵！」

「我明天請你看影片，你能夠請半天的假嗎？」我想，白天請假也許比晚上容易。

「可以的，我來這裏的時候就講好過，請假不扣工錢的。」說着，她臉上浮起得意的微笑。

可是請你容許我問一句：爲什麼這樣好意？」

「因為你和我我的生活都是一樣寂寞。不是麼？」

她用懷疑的眼光我笑着。我約好她明天下午兩點鐘，到景星電影院的門前會我。她答應了。第二天，在約好的時間，我買了兩張票子在戲院前站着，可是不見到她。我焦急地等了四十分鐘，才看見她急急的走來，沒有道歉，就告訴我遲來的緣因，說是嘉璉奴纏住她，要請她看「

茶花女。」她費了許多方法才得脫身。說不定他會跟住後面走來，叫我趕快進戲院裏去。

『爲什麼，你怕他嗎？』我感到奇異，在戲院裏問她。

『不是怕，總之這會麻煩的。』

我不再問下去，因爲片子開始映起來了。

劇中人的表演，像磁石一樣把黑麗拉攝住了：她全部精神都像融化到茶花女的可憐的身世裏去。望住銀幕，動也不動。我自己也彷彿忘記她的存在，隨着情節的演進，一顆心漸漸跌進許多舊夢的深淵裏。直到場裏的燈都放亮，我的眼已經滿了淚水。

『這樣不中用，也有阿芒的命運麼？』他笑着向我問，眼圈也是紅着。

『我的命運是連阿芒也不如的。』

我總是這樣無端放任我的感情。但是她並沒有要了解我的話的意思；伴着我擠在洶湧的人潮裏走出來。大家都沉默着。

下着戲院門前的石階，我就望見橫面對過的水門汀上，站立着幾個非烈演音樂師，嘉璉奴也在那裏；有一個向我指了一指，他們都同時向我望過來。我怕黑麗拉發覺到，連忙拉着她朝別一方面走去。

一直走到火車路邊的草坪，我都沒有忘記我叫她看電影的原意。我終於這樣開口了：

『黑麗拉，好久我都想向你說一句話。』

『我早就預備聽的，是說你愛我這一句嗎？』她低下頭去，攔住就爽直的反問過來。

『不是這個，我是說另一件事情。』

『什麼事說罷。』

『我想，我們認識的日子很淺，但大家總算是很常見面的朋友；尤其是你對我的率直和信任，使我感到這不是尋常的交情。我們也許有很多地方不曾了解，可是已經知道了的，就是大家都一樣窮。對不對？』爲了使她聽得舒服，我把話說得委婉。

黑麗拉點一點頭。

『我覺得，只有窮人知道窮的滋味，也只有窮人能夠幫忙窮朋友；在能力辦得到的時候，這是本份。這是說，如果你不至誤會我的意思，我想請你大量的容許我，借一點錢給你用，隨便你什麼時候還我。你不會因爲連我的姓名也不知道而拒絕我的罷？』

『不知道你的姓名，我早就從你寫在書裏面的名字認識你了。我讀過你的小說。』停了一會，她接住問：『可是你爲什麼要這樣做的？』

『因爲我知道你有這點需要，至少，你該贖回你的大衣呵！』

黑麗拉低頭沉默了許久，才慢慢的答我：

「謝謝你的好意，這事我自己有能力辦得到的。」

我察覺到這純然是她的自尊心的反應，便毫不遲疑的說：

「這證明你是不曾了解我的本意的，你不承認朋友有幫助的義務麼？」

「你這番好意對於我已經是最大的幫助了。」

「那麼，你是堅決不接受了？」

我莊重的問她。她覺到我是信任她的說話，想了一會才說道：

「我不能接受你這麼一個恩惠。我明白靠筆墨弄的錢並不比我容易得多少，雖然說借，其實你也不打算我會還你的，爲着容易講話，你才不說送給我罷了。但是我怎能夠無端要你的錢呢？」

我的隱衷給她道破了。這使我明瞭了她是有着怎樣倔強的個性，不願意白受恩惠。我受着意外的感動，一時找不出話來答她。從她的蒼白的面頰上，我彷彿看見一道潔淨的靈光，朗朗地在我的眼前閃耀着。

「我不會忘記你的好意。但是請你保留住它，在我需要的時候才幫忙我罷。我相信會有那

麼一個日子。』

看見我默然的樣子，她體驗出我的失望，便用那麼一句話來結束了她的意思。把她的手放進我的手裏，重重地握着。一輛列車拖住一股濃烟從前頭飛過，像一隻豎起鬃毛的奔馬。她凝神地望着，眼裏閃着淚光。

7

雖然我不能夠用言語的能力消除了黑麗拉的倔強，而微微地感着痛苦，但是我對於她的觀念，却因此而完全改變了。她是個都會人，却沒有都會人一顆污俗的心，也許她的身軀是有着生活所帶給她的穢褻，然而她却有一個高潔的性靈。

於是本來爲着要忘記一些人事，才到這地方來住下的，現在，却讓黑麗拉代替了我要忘記的東西了。

一封由朋友轉來的電影公司的信，催我趕快寫好我的劇本，使我不能不加緊工作。我是習慣了晚上才能執筆的，白天的時間只好用作修改晚上寫成的草稿。一連三四天，我沒有到A B C咖啡店去過。第五天，星期日的早上，我還沒有起來，侍役來敲門傳報：有一個女人來看我。我才穿好衣裳，黑麗拉進來了。手上捧了一束紅玫瑰。身上穿着已經贖了回來的大衣。

『我去禮拜堂，順便來看你。』

說着，她四處張望我的房子，找不出一個花瓶，就把紅玫瑰插進載着凍開水的玻璃盥裏面。

『爲什麼會想起來看我的呢？』我打趣地問她。

『因爲知道你寂寞。』她天真地笑了：『可是你爲什麼幾日都不去吃咖啡呢？生氣了？』她是想起那一個傍晚拒絕我的請求的事情。我搖一搖頭，指一指我桌上放着的一迭原稿。

『你寫的什麼東西？』

她一面脫下大衣，一面走過去；用好奇的眼光把我的原稿翻着。我告訴了她：那是一個C地的電影，公司約我寫的劇本。她坐下來一頁一頁的看下去。

我離開房子往鹽灘間去。十分鐘後回到房裏，黑麗拉正在替我整理凌亂的書桌；樣子好像一向做下來似的熟習。看見桌上的相架裏有一個女人照片，她忽然叫起來：

『你說謊了：說是什麼都沒有的。』

『你說我有什麼呢？』

『有她。』她指着照片，好像發覺什麼秘密的樣子。

『我有的只是一張照片。』我忠實地告白。

『人呢』

『人是別人的！』

『可是爲什麼還讓它擺起來？』

『我受不住讓相架空着的難過。』

『好一張會寫文章的嘴呵！』

看見那有幾分賭氣的神情，我覺出了她是妬忌了，便趁勢地問她：

『是愛着我嗎，黑麗拉？』

『我不會愛上說謊的人的。』這樣俏皮的答着。

『假如不是說謊的呢？』

『那就問出那麼一句話來是太愚蠢了。』

聽了她的話，我明白應該做的是什麼事情，便毫不遲疑地把相架拆開，脫出那一張照片來。

相架裏藏下一張黑紙。

『空着的相架不使你難受嗎？』望着我，諷刺地問了。

『你的影子把我的心填滿了。』

我感情激動地說，不由自主的伸出手來，把黑麗拉抱進我的懷裏。她一點也不矜持就柔順地伏在我的肩上，彷彿早就預備好了的樣子。我覺得她的臉好像更蒼白了。吻着她的時候，她閉着的眼縫裏，湧出兩顆淚珠。

『爲什麼這樣子，黑麗拉？』我有點驚奇。

『我爲你悲哀。』她輕輕地說。

『什麼意思呢？』

『告訴你，愛上我是不聰明的。』

我的熱誠就是在聰明中浪費掉了！我的心裏這樣說着。但是我却改換了句話問她：

『但你是愛上我的，不是嗎？』

『我愛你，你可不要愛我。』

『我不明白你的話。』

『但是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一個人太癡情是沒有好處；我從你的文章裏知道你的缺點。如果我的安慰能夠使你安心做你的工作，我一切都給了你，這就是了；可是你不要說愛我。懂得嗎？』

我不懂得，可是又太懂得了。我沒有聽到一個人說過這麼有意味的話，這麼崇高的話。一陣感激的情緒好像窒塞了我的喉頭，我答不出一句話來。黑麗拉離開了我，走到窗口前面站立着。我也跟住走過去，看見她的眼裏蒙住一層淚膜，注視着對面聖德肋撒教堂的頂尖。教堂的鐘正在叮噠地搖着。

『記住我的話。我要守禮拜去了。』

握了我的手，她就回過身去拿她的大衣，朝門口走了出去。

我茫然地站在那裏，聽着悠揚的鐘聲，一聲一聲的慢下去。我看見嘉瑾奴吹着口哨，在底下的行人道上走向教堂那邊去。

8

我不了解黑麗拉那幾句話的意義，也不打算去要求了解。聰明把我誤得太多了，我爲什麼不可以做一次蠢事！愛不愛她是心裏的事情，說出來不說出來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我的心不再感着寂寞，不是應該滿足了麼？

懷着這樣的思想，我預備來過一下自己也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的生活。

然而，我的生命確是新生起來了。我不再去過那浪蕩的生活，整天關着房門，埋頭在自己的

工作裏。不到ABC咖啡店去，也漸漸變成了習慣；爲的是怕聽那個尖鼻婆子的嚙嚙口氣，也怕看到黑麗拉份內得接受的許多調笑。這些都是我不能忍受的刺戟。黑麗拉差不多每天到公寓來一次，有時是早上，有時是中午，有時是晚間。總是帶來我歡喜吃的菓醬蛋糕捲。她給我送了一罐咖啡，每次來了替我沖好一杯，連同蛋糕捲放在我的桌上。

『吃了再寫罷，咖啡冷了不好喝。』

我於是擱下筆來。她照例是不吃的，坐在旁邊看我的稿子。

『印出來那麼整齊的東西，誰也想不到原稿是這麼潦草的。』

聽到她說出這樣稚氣的話時，我說：

『替我謄抄罷，黑麗拉。』

她就俏皮地應着：

『我會謄抄，就寫得比你更好的文章了。』

有時，從原稿上看，出她歡喜的地方，她裝出很不輸服的样子：

『多麼奇怪呵！同是一隻手，却會弄出這樣多的東西來，真叫人妬忌。』

說了她就瘋了似的搶着我的手吻起來，一直吻到我的嘴唇。把我的頭髮撥得全亂，她就快

活地提起脚步跑出去。

如果她來的時候是黃昏，我便要她陪我出去外面吃晚飯。飯後挽着手隨便到各處去散步。黑麗拉已經養成了和我相同的趣味；我們站在每一間洋人店子的門前看飾櫥，看裏面擺設着的家具，臥室或浴室的設計；大家交換着愛好的意見，好像準備要買回來的樣子。走倦了市區，我們又穿進洋人的住宅區去，在椰子樹的行列下面踱步。偶然有一陣披亞娜的聲音，從淺綠色的窗簾裏傳出來，我們的步子就放得更慢。但是她往往在走近喬治路口的時候便要回頭，她說不高興碰見嘉璉奴他們。

一直到暮色四處散開，路燈都全亮了，黑麗拉就一個人回咖啡店去。

『不要寫得太夜，早些睡；記着我明天會來看你的。』

帶着一副愉快的心情回到公寓裏，坐在桌子前面，我又看見黑麗拉：那是她第二次到來的時候，親手嵌進我的相架裏面的一張照片，上面寫着一行字：

『寂寞的時候，請想起我的心中有你。』

我覺得黑麗拉沒有離開我，我便能夠把愉快的心情放到工作上去。

那樣的日子，雖然是短短的，却也成了習慣。黑麗拉天天來倒不覺到什麼，一天沒有來，就會成爲一件事似地掛在心上。但是至多隔一天，我的空虛就能取得補償；她總是用一番不能來看我的理由，連着一串熱吻，消溶了我的懊惱。

終於，那樣的事情來了。

連續三日沒有看見她，我的懊惱漸漸變成了焦燥；我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並不是因爲她不在，而是怕她身上出了什麼事；她是有着那樣瘦弱的身子和蒼白的臉的。到了晚上，我給她打一個電話。我聽出接線的是尖鼻婆子；我說找黑麗拉，她回了『不在』兩個字，就把話機掛上了。沒有得着要領，我立即就跑往A B C咖啡店去。果然不見到黑麗拉。問了她的同伴貞妮，她答我：黑麗拉告病假，三天沒有上下。我喝了一杯茶就走出來。但是仍然放心不下，記起瑪蓮娜是和黑麗拉同住的，我一直跑去孔雀咖啡店。

『瑪蓮娜，黑麗拉病得利害麼？』一見了她，我就這樣問了。

『她對你說病了這樣的話麼？』瑪蓮娜很狡滑的笑着。

『不，我是從旁人聽來的。快告訴我罷！』

『爲什麼着急得這樣子呢？又不是和你有關係的人。』

聽到她那樣不莊重的口吻，我有點氣，就不客氣地答她：

『是的，我要打聽她，自然是有關係，你告訴我罷。』

『我告訴你，可是你別要痛苦。』她警告似地笑着說：『她沒有病，病的也許是和人家開房手鬧昏了。』

『什麼和誰開房子？你沒辱了她！』我跳起來。我不相信她的話，想向她擱一掌。

瑪蓮娜聳一聳肩，做一個肉麻的表情，放聲大笑。

『也虧你說和她有關係，連你也給她騙了蒙在鼓裏。』

『她沒有騙我，騙我的是你！』我重着口氣罵她，我懷疑她的神色全是向我作弄。

『那麼，你不相信她和人家開房子了？』瑪蓮娜裝出正經的神氣。

『和誰什麼時候？』

『多着啦，嘉璉奴，菲烈浦，華干尼，那一個不和她有過關係？』

瑪蓮娜很得意地把人名舉出來，都是菲律賓音樂師，我急起來了：

『我是說最近這幾天。』

『還不是嘉璉奴嗎！他和他的歷史是最久的。嘉璉奴這幾天有錢。』

我裝着不信任瑪蓮娜的話，可是我的心漸漸亂起來，好像燒着火，恐怕問下去我的刺戟會更多些，羞辱會更多些，只有知道這一點已經是太多了。我什麼也不要喝一點就走出來，瑪蓮娜的放任的笑聲追隨着我。

走在街上，我捏緊拳頭敲我的額。可是沒有能夠平熄我心中的火。一時間什麼都想起來了：我明白了她說『愛上我是不聰明的』這話的意思；明白了她的眼淚，是懊悔說愛我而惶惑地流出來的眼淚；明白了她的大衣怎樣會贖了回來；明白了她為什麼怕碰到喜璉奴他們。甚至每天送蛋糕捲來，給我沖咖啡，也是要把我關在房子裏，不讓我看見她的行動的詭計。這些都是她在懊悔的惶惑中，用來敷衍我的舉動，而我竟哄騙自己歡喜，認為這是愛！我需要這種愛嗎？女人，女人都是物慾昏心的動物，都是一式地虛偽的，可恨的東西！我應該醒過來了，應該把我的熱誠收起來了！

這樣想着，忽然感到悲哀，命運是安排定了要我度着孤零的日子。爲着要忘記一點痛苦，我走進Bar裏去，喝了一瓶拔蘭地。到了不知道時間的深夜，我帶着半清醒的意識，走着回公寓去的路。

回到公寓裏，我才知道出去的時候房門沒有上鎖。我推開門就踏進去。一眼看見桌上的一張黑麗拉的照片，我的憤恨重再喚了起來，拿起相架就向地面擲下去。

玻璃砰然地碎了，一個人在我的床上受驚地跳起來，一雙手從後面勾住我的頸項。

『到那裏去來呢？我等了 you 一夜。』

聽到聲音，我就知道是黑麗拉。

『怎麼，你把相架丟了？』她發覺了我的舉動，走到我的面前來睜開了眼。雙手仍然搭在我肩上。

『你來這裏做什麼？』我也睜着眼睛釘住她，很清楚地看見她的面孔更蒼白得利害，眼裏網住一層紅絲，眼眶外面套着很厚的灰暈，像一個魔鬼。這顯然是睡眠不足的徵象。

『來看你，三天不見面，你不思念我嗎？』她柔聲地說着，把嘴唇湊近我的。

『我不要思念你！』我覺得她的話也是虛偽的，忿火在我胸口燃燒着，我拉下她搭在我肩膊的手。『走開去罷！』把她使勁的向前面推去。

酒氣加強了我的手力，她的身子就像一片落葉似地倒在門邊，側着身躺在那裏不動。一隻手掩住嘴角，指縫流出蜿蜒的血，像一條爬蟲。

『你瘋了，你瘋了！』她慢慢地爬起身來，痛苦地叫着，又支持不住地睡下去。

看見了血，我突然生起懊悔，連忙走過去看她。她的臉發青，閉上眼，深深地呼吸着。我把她抱起來放到一張椅子上。她靠住椅背，嘴邊滿了血迹。我用手巾替她揩乾了血，倒了一杯水遞到她的唇邊，她喝了幾口，仍然閉住眼喘氣。

懊悔和驚惶的情緒，把我的憤怒遏下去了。我站在那裏，害怕着有什麼意外事情會發生。一會之後，她張開眼來了。

『傷了什麼地方嗎？』我急急問她。

她察覺到我的驚惶的神色，輕輕地搖頭：

『沒有，那是牙血。』

我的心平定了下來。看見她恢復了安靜的神態，我想着怎樣提出我的質問。我是不能夠讓事情就這樣完了。她却比我先開口：

『告訴我，爲什麼對我變得這樣子？』

『你欺騙了我，黑麗拉！』我半點不遲疑地答她。

『我欺騙你什麼呀？』

『忠實的說，你是愛我嗎？』

『三天不來，你就懷疑我不愛你了，是不是？』

『你能夠說出來，這三天你去了那裏？』我一步一步的追問她。

『父親病了，我要在家裏陪伴他。不相信可以問瑪蓮娜去啊！』

聽了這樣不真實的話，我不高興，火又動起來了：

『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父親！』

『因為我想在你的心目中留一個較好的印象，我不願使你知道我家裏的情形，這不是不愛你的證據呵！』她解釋地說，語氣裏，沒有半點怨恨我的成份。

『可是瑪蓮娜告訴我的不是這樣。』我終於不隱諱的說了。

『我明白的，瑪蓮娜因為菲列蒲冷淡了她，就遷怒到我身上，向你講我的壞話。』

『她說，你和人家去幹，我不願意聽到的事情，是真的嗎？』

黑麗拉看我一眼，難爲情地低下頭去，歇了一會才答我：

『是真的。但這不是第一次呵！』我看見她的眼脰有淚珠滾出來了。

『但是你既然說愛我，就不應該再去幹那樣的事情！你該知道我是受不住的！』

『我曾經像你說的一樣想過了，我避開嘉理奴的糾纏，也是爲了這個；但是父親的病，却迫着我不能不想方法弄錢。』她羞慚地低着聲音：『父親是抽鴉片烟的，我的薪水也養不了他。就是因爲我不願再幹那樣的事情，才使他沒有足夠的烟倒病了。我有什方法不肯了你再做一次自己曾經做下來的事呢？』

我被她的理由感動着，她的眼淚把我中心的忿火澆熄了。我和緩了氣問她：

『家裏除了你，沒有別人了嗎？』

『有一個哥哥。』

『做什麼事的？』

她用差不多是自語的聲音難爲情地說：

『失業許久，因爲喝酒闖了事，現在還關在牢子裏。』

明白了她一向沒有讓我知道的身世，我真覺得沒有話可以說了。我想着要責難她是怎樣過分的事情；記起今夜一番無端的憤恨，也感到深深的慚愧。

『父親怎樣了呢？』一會之後，我才關心地問她。

『今晚才搭船回鄉去了。回去醫病比較在香港方便些。』

「爲什麼不早對我說？我是多少可以幫忙你一點的人。」

「我說過，我是不願要你靠心血弄來的錢幫忙我的，因爲我愛你！」

我全個人都好像在她這句話裏溶化了，我忍不住跪了下去，把頭伏在她的膝上。我想向她求恕，我剛才鹵莽的罪過，可是找不出半句有力的言語。我的眼裏充滿着感動和感激的熱淚。

這一夜，黑麗拉躺在我的懷裏，給我說了許多話；她說第一次和我同行的雨夜，知道我是一個孤寂的人，就不自禁地有點同情我了；直到看電影的一天聽完我一番話，她才決定要把自己獻給我。她請我明白她不能向我明言的苦衷。以後無論過的是什麼生活，她的心始終是屬於我的；希望我不要離開她。她又告訴我，父親前從是軍械廠的工人，因爲空氣不好，染上肺病，他才抽上了煙。後來因爲扛子彈失手，壓斷了腳脛，工廠便不需要他，也沒別的地方需要他了。父親是非常愛她的，她能夠入學，也是他艱苦中給她的恩惠，所以她幾年來爲生活掙扎，都是爲了他。父親病好也不再出來了，以後只要每個月寄錢回去，她就是自由的人，也可以常常來陪伴我了。這是她理想的心願，也是今夜預備來告訴我的。說到這些，她高興得像小孩子。先前在兩人之間發生過的事情，全不存在記憶中了。從她這一番訴說裏，我感受着許多不同意味的感動，都不是言語所能表示出來；我只好無數的擁抱和熱吻撫愛着她。我覺得她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可愛，從來

不會有過這麼純潔。到大家都疲乏得閉上了眼，我聽到她在我耳邊模糊地低語：

『從今夜起，我才是完全屬於你的。』

11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黑麗拉已經不在我的牀上了。

她的照片嵌在沒有玻璃的相架裏，如舊的放在桌上；下面壓着她留下的一張字條：

『把思念我的精神放上你的工作上面罷，我永遠不再是別一個人的。

我在你的眼底，正如沒有玻璃的照片一樣清澈了。相信我呵！

你的黑麗拉。』

看了她的字條，和她的照片，想到昨夜，我的粗暴的舉動和她的委宛的解說，我還感到一種近於痛苦的難過。這些我都不去作無補於事的追悔。我只願思索一下，怎樣去爲她做一些我應該做的事情。在明瞭了她原來是怎樣一個人之後，我的同情比愛情還要多些；從昨夜起，我就有了一個思想：我想着要怎樣利用我的愛情，來給她一點實際的幫助。我要把她從那麼惡劣的環境裏解脫出來。我記起以前曾向她許過的約言；也記起她會說過的話語：『在我需要的時候才幫忙我罷。』現在，我不但覺得已經到了這麼一個日子，而且還認爲替她改換環境是我一份責

住了。目前我能夠爲她做的，是趕快寫好我的劇本，早一點拿到一筆稿費；我可以叫她辭去咖啡店女侍的職，領她到什麼地方去旅行一下，先弄好她的健康，然後再計劃將來的事情。就是她找不到愜意的事做，我自信我的能力也能夠維持兩個人的生活。

於是我把決心實行起來了。在一個理想的安慰下，我努力地執起筆來工作。黑麗拉照舊每天來看我；有些時候奇怪我忽然用功起來，我便拿電影公司催促的話來哄騙過她。常常是在我凝神地寫作着的時候，她怕騷擾我，就悄悄地溜出去。

我不把我的計劃告訴她的緣因，一半是怕她覺到我爲她而辛苦，她不肯接受我的決心。一半是打算到了希望完全達到的日子，才讓她知道，給她一個意外的快樂。

但是和我工作的進行成了反比例的，是黑麗拉的健康漸漸變得更壞了。她的臉上顯出乾澀的青色，嘴唇也褪去原有的鮮紅，眼睛有一層黃膜，把它的神彩遮蓋了。本來不很豐腴的兩頰，現在更清楚地顯現起體骨來。但是在我的旁邊，我看不出她有一點異樣；仍然是一樣的愛跳，愛講話；只是有時在一陣大笑之後，跟住就會連續的咳嗽起來，一直到眼裏滿了淚水，她就在桌邊伏下去。

「黑麗拉，你有病了，看看醫生去罷。」

看見她的辛苦的情狀，我覺到一點驚，總是這樣勸說着。

「沒有，只是一點咳嗽。醫生看過了，說不要緊，此刻還吃着藥水呢。」她抬起頭來，向我露出有淚的微笑。

「我覺得你的健康太壞了！我不敢道出她容顏上的變動使她難受。」我看你還是辭了職休息一下的好。」

她搖着頭。

「不行的，我要生活；父親還在鄉間病着，哥哥一個月後就出獄了，他又得靠我吃飯。」她仰起頭來，好像要從闇澹的前途裏找出一點光，又失望地自語：「有什麼辦法呢？」

我的心感到刺痛，好像她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只能夠固執地勸告她：

「但是你的健康總該留意的啊！」

「只要有你的愛情營養，我相信我的健康慢慢會好起來了！」

這樣的時候，我便把她抱在我的懷裏，我的眼淚一顆一顆地落在她的髮上。

12

爲了黑麗拉的健康，我的工作一點也不感着吃力。一星期後，我的劇本終於寫好了。

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樂抵消了看見黑麗拉日漸瘦弱的焦慮。我想到希望實現的日子不遠。想到一個美艷的理想，和黑麗拉的命運，全都放在這一件已經完成了的工程上面，就巴不得馬上去把劇本的酬勞領到手來。

『黑麗拉，我寫完了！』

當她來了的時候，我告訴她。她也替我快活起來，拉住我的手，湊上她沒有血色的嘴唇狂吻着。問什麼時候這部戲可以映出來，這部劇本寫完了。我打算又做些什麼。我幾乎忍不住要把秘密宣洩出來，到底還是想把興奮的時間推延得後一些，便改變了主意答她：『到那時候才讓你知道。』

黑麗拉用懷疑的眼色望着我微笑。我隨即就告訴她，明天要把劇本送往C地的電影公司去，至多就擱一個星期就回來，並且說明白，因為劇本在攝影上有些要參加意見的地方，所以不能不親身到去的理由。她聽了，立即沉下了臉。

『你離開我了！』這樣低聲叫起來。

『但是我要回來的。』我知道她難過，溫柔地安慰她。

『你不騙我，真是一個星期就回來嗎？』她不信任似地問着。

『我的愛就是我的保證，黑麗拉。』

說着，我抱住她吻了一下，我看見她的眼眶紅了。

『我相信你，但是我不慣一天不看見你呵！』

這一天，黑麗拉打電話去ABC咖啡店告了假。回來就替我檢拾一點行李，整理房子；又替我把稿本釘裝成一個冊子。默默地度着時間。悵悵的情緒佔據了我們的心，好像大家要分離十年二十年一樣。

黃昏時候，我領她到尖沙咀最華貴的波士頓餐店吃了一頓晚飯。接住又往平日走慣的地方去散步一回。到喬治路口，遠遠的看見嘉璉奴和他的伴影，挽了樂器迎面走來。黑麗拉沒有避開他們的意思，拉緊了我的臂向前走。一羣人都向我射過來不懷好意的眼色，從我們身邊刷過去。

『怎麼，不怕碰到他們了嗎？』我打趣地問她。

『我故意要讓他們看見。』

『爲什麼？』

『昨天我回絕了嘉璉奴的約，我承認了已經是你的妻子。』聲音低了下去，她的頭緊緊的

靠着

我的心裏應着：有那麼一天的！

夜深回到公寓，我們都很疲倦了。躺在牀上，我們又重複地作着白天同樣的對話。她說不能夠離開我太久，一星期滿了，她來了就要看見我的，又可嚀着許多說了又說的話語。我都答應下來。終於我們是疲倦地睡去。

第二天很早醒來，我看見她很恬靜的熟睡着，怕她看着我走會難過，我便悄悄地起身；留下字條就出來，去趁最早開行的一班快車。

13

到C地以後，我的心願償到了。我領到劇本的稿費；只是不能夠如我預定的日期回去香港。劇本要趕快開拍，一部份外景要到K省去攝影，電影公司要求我以劇作者的資格，參加他們的工作，好讓我隨時提供意見。三個星期才可以完事。我沒有理由拒絕這個請求，便馬上寫了一封信寄到ABC咖啡店給黑麗拉，通知她我不能夠如期回來的意外原因；叫她安心地等着。爲了使她快樂，我把隱藏在心中的計劃都告訴她了；我回來要和她去旅行；要和她共同生活。差不多凡是能夠想得到的安慰話，都寫在信上。

到K省以後，因為天氣變壞，足足等了一星期才有陽光，才能開始工作。想起黑麗拉，我的心焦急着。幸而那快要實現的理想常常能把我安慰下去。但是即使在工作最忙的時候，我都不能忘記黑麗拉這麼一句低語：

『但是我不慣一天不看見你啊！』

三星期後回去C地，我即日趁車回來香港。是落着細雨的一個陰沉的下午，我在公寓裏放下了行李，口袋裏放着一筆沒有動用過的錢，立即往公司去買了一些化粧品，和別的一些她愛好的東西；又往藥房去買了半打鯊魚肝油。預備送給黑麗拉。向ABC咖啡店跑去。當我踏進門口的時候，興奮的情緒彷彿心胸都容納不下。

但是我沒有看見黑麗拉。

我想也許她進了廚間裏沒有出來。我坐在茶座裏等着。一會之後，一個人把咖啡和菓醬蛋糕捲送到我的面前來了。我回頭一望，是貞妮。

『我還沒有吩咐你要。』我打趣地說。

『黑麗拉說過，你最愛吃這個的。』

『黑麗拉今天又告假了嗎？』我趁勢問她。

她奇異地看着我

『你不知道她離開這裏了。』

『怎麼？』我的心彷彿突然澆了一盤水。『幾時離開的？』

『差不多三個星期了。』

『是自己辭職的嗎？』我急急問着。失望的悲哀把我弄呆了。

『不是老板婆辭了她的。』

『什麼理由呢？』我巴不得她在一秒鐘內，把所有的情形都告訴我。

貞妮望一望坐在鐘檯裏的尖鼻婆子，然後低聲的說：孔雀咖啡店的老板，因為怨恨黑麗拉把他的顧客引到ABC咖啡店來，他的營業受了影響，便跑過來向老板婆搗鬼，說了黑麗拉許多壞話；說她的父親是烟鬼，哥哥是賊，黑麗拉是小娼婦，時常託病告假出去營業。老板婆全相信了，便提出要扣黑麗拉以前告假的工錢。黑麗拉說她背約，和她吵了幾句，結果就給辭掉了。

還沒有聽完，我的心頭已冒着火，我很快就想起來，這一定是嘉璉奴的毒計。他恨黑麗拉不愛他，所以出了這方法洩憤，假手於孔雀咖啡店老板趕走她。而他知道那些關於黑麗拉家庭的事情，一定是瑪蓮娜妬忌黑麗拉，才把它誇張了給嘉璉奴說的。我咬緊了牙齒也遏抑不住我的

痛恨。我巴不得有一支手槍，把他們一羣自私的，吃人的動物一個一個的毀滅。

但是我此刻急着要知道的，是黑麗拉的所在。貞妮說，她以後就沒有見過她了。

我想找瑪蓮娜問一下，一定會知道黑麗拉在那裏。我站立起來要走，貞妮突然拉住我說：

『你去找黑麗拉嗎？對了，這裏有一封信請你交給她，她剛剛走了，就寄到來的。』

貞妮在一個櫥箱裏摸出一封信來交給我。一看信封，我跳起來了：天哪！我的信她竟沒有接到！

我的心紛亂着，拿了信就跳上一部手車，一直拉到孔雀咖啡店的門前。下了車，我正要跑進店裏去，瑪蓮娜恰巧迎面衝出來，見了我就叫着：

『快跟我去，快跟我去醫院剛才來了電話：黑麗拉很危險了！』

『怎麼？』我覺得胸口被挖了一刀，眼睛立即昏眩起來，很費力地才問得下去：『黑麗拉病了嗎？什麼時候病的？此刻在那裏？』

『你爲什麼現在才來呢？她病了半個月了，在平民醫院。吐血，沒有一個錢。整天念你，提起你便流淚。她的病你真要負責任的呀！快去，不要多說！』

瑪蓮娜責罵着催促我，我們馬上上了手車，向醫院跑去。打算向瑪蓮娜探問黑麗拉被辭職

事，全都說不到了。恐怖，紛亂和焦急的複雜情緒，交混在我的心中。我彷彿看見全路的人都是黑麗拉，她悽慘地叫着我的名字。她的嘴吐着血。閉上眼也不能擺脫這個幻象。在茫然的意識裏，只有一點清醒。我希望這是夢，突然間會醒起來的夢。

然而這不是夢！我下了車就跟着瑪蓮娜踏進醫院的門。上着樓梯，我知道眼前一切都是真實的；腿子已經發軟了。我希望快些上到我們的目的地，又希望永遠也上不到去。但是我們終於在一層樓上轉彎了。

進了病房，見到一切都是白的色調，我就被一種恐怖的空氣壓迫着；腿子沉重得走不動。視線沿住一列病床望過去。我看見最末一張挨近陽臺的病床旁邊，有兩個白衣的女護士，背住門口站在那裏，遮住了病人的臉。一個像傳道人模樣的老婦，垂頭站在病床的另一邊，一隻手正在胸前畫十字。

瑪蓮娜向那裏奔跑過去。我茫然地也努力拖動我的步子。來到女護士後面，我恰好來得及聽見一個冷硬的字眼：『完了！』

完了！我覺得有一把鑿子朝我的心重重地插下。一團昏黑的東西在我的眼前旋轉起來，一切的感官都突然麻木了。但是仍然有一種力量

鼓動着我，我推開了女護士走前去，看見黑麗拉靜靜地躺着，緊閉的眼縫裏還堆着一點淚光，失去光彩的長髮在兩邊散開，伴住一副臘像一樣的死顏。淚水浸滿我的眼睛，我想叫喊，却沒有能力叫得出口。我只癡呆地站在床前。護士已經拉起一張白床布，慢慢地蓋上黑麗拉的臉；永遠地和我隔開。老婦人抬起含淚的眼來，牽住我的手，嘆息地說：

『少年人，你來得遲了！』

遙遠地傳來聖德肋撒教堂晚禱的鐘聲，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它喚起我一個記憶：『愛上我是不聰明的。』

現在我明白這句話，因為我來遲了。

(一九三七，六月)

迷霧

用鎖匙開了大門，輕着步子走過二房東門口的甬道，開了後樓的住室，踏進了房間，隨手把房門着力的掩上，滿肚子鬱氣彷彿要從門沿的響聲裏刷碎似的，把手袋向床頭一拋，連燈也懶得去捻着，她就朝熟習了的床沿上躺下身子。

閉着眼，她重重地喘一口氣。

實在太疲倦了，到呼吸漸漸回復平靜，她也不願意起來。也不僅是現在，平日也是如此；對於自己的房間，自己的睡床，甚至那一個窗子，都有着深深的依戀。雖然地方是那麼狹小，放一張床，一張寫字和梳粧並用的桌子，一張坐椅和一個衣櫃，就找不到更能夠放些什麼的空隙。但是簡單的組織却成了她最舒服的世界。因為這些環境是屬於她的。在這裏面，她纔能夠找回她自己來。雖則找回了自己就是找回了一件痛苦，但究竟是定命地痛苦下來的人了；而自己，又不是要求找尋享樂的刺戟來忘懷一切，倒是相反地，把自己供給別人享樂，換一種代價來維持自己和別人的生活。所以她還是覺得自己房子的可愛。她寧願一個人清醒着，計算自己的創傷的痕迹，

咀嚼痛苦的滋味；也比較離開房子的時候，忍住眼淚裝出別人喜歡看到的笑容還好過。其實在那些時節，又何曾忘記得自己本來的身份和自己的悲哀呢？就因為越是忘不了，越要裝出能夠遏止眼淚的笑臉。她不能夠說一句怨恨別人的話，也不能夠說一句怨恨自己的話；她的職業就是一個象徵：抱在別人的懷裏，別人的步伐怎樣旋轉，自己就怎樣旋轉。別人要給你一些什麼難過，也得順承。她所有的權利，只是陪人家笑，笑就是她外在生活的全部；而這全部的生活是屬於別人。只有回來自己的房子，她才是自己的，才是自由自在的。在這裏面，沒有誰能夠打擾她的安靜；她能夠想，能夠笑，能夠哭，能夠詛咒，或怨恨無論什麼人（該詛咒或怨恨的人都太多了！）這一切她都全有權利。因此每每在這樣的時候，她纔覺得自己和半小時之前所呼吸的世界，距離得很遠。對於在那一個世界裏活着的那些人，就更痛恨了。那些人是一天天地接近着，沒有一個給她一點較好的印象。而他們的身份是正如他們的服飾一樣地，裝成一個一個高貴底紳士的。一想到這些，她從來不會因為能夠接近到這些人而覺得榮幸，卻是從心裏痛恨出來，切齒地把床頭的枕亂抓。

但是今夜，佔據着她底心的，是另一種悲憤的情緒。

她張開眼睛望着帳頂，又望着週圍，覺得整個世界都是黑暗的一樣，看不見一點光明。在對

着床的窗子，窗簾遮掩不到的一角，鋪着一塊灰闇的月色。那不平滑的玻璃把月亮映成一堆碎片，她心上的鬱結更沉重起來。她捏起拳頭輕輕的敲自己的額，要把自己清醒起來，可是總不能夠排遣從外面帶回來的一股鬱氣，和一直纏住她腦幕中的一個惡劣的幻象。她彷彿看見那個禿髮的舞場「大班」睜開一雙圓圓的眼兇狠地釘住她，嘴角吊着的雪茄，隨着他的惡罵，一高一下地跳動；手指套了鑽戒的拳頭在半空劃出閃光的直線，可是那拳頭沒有打下來……：

『不高興，你可以走，這裏不是請你來開罪我的客人的！』

『可是我也不是被請到這裏來受罪！走就走罷！』

怎樣回到來，她想起來都茫然。只記得自己就在那個時候，扭轉身子就跑出來了。

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在一時之間會有那樣的勇氣，敢做出那麼驚動同伴們的事情來。不是麼？她記得那時候，每一個舞客都望住她；那一羣和她過着同樣生涯的同伴們，都聳一聳肩伸出舌頭，連進行中的音樂都突然停止了。她知道她平日在這些場合中，是被認為最端莊最沉默的；雖然她也如她的同伴們一樣，會陪人家笑。但是却不像她們那樣放恣，她明白什麼時候該怎麼樣表情就怎麼樣表情。這並不是什麼尊嚴的節制，而是盡可能地減少痛苦的忍受。想不到這一點沒有人看得到的隱衷，竟被那些自私的人認為特點；而加意地親近起來。自然這好感對於

她並非沒有好處：他們每夜和她多跳幾回，她便多分一點利潤；她也盡自己所能忍受的限度，達迎那假意的慇懃。在別人的眼中，她是多麼可羨而又可妬忌的呢？同伴中的佩玉就對她說過：「正枝，我像你的幸運就好了，那傢伙總不和我跳的。」這樣地有着被認爲求之不得的機會，她竟會做出那麼驚人的反抗舉動來，誰相信呢？可是她的的確確地做了，她的手掌那麼光榮的打上「那傢伙」一個洋行買辦的面頰上，塗了面膏的肌肉上面浮起幾根紅紋。

是呵，她不是被請到那裏去受罪。她是拿她的笑，她的美，她的技能，還有別人看不到的忍受痛苦的本領，去換回來她該得的代價，那難道是徒然的嗎？一年來的夜生活，在固定了的情形下，她能夠忍受的都忍受了，也忍受得太多了，那一種以時間積聚起來的鬱結，好像要從胸口爆開來才舒服；而今夜正是到了不能遏止的時候。她記得很清楚，當樂聲才奏出來，她還沒有消失了對於剛才那個公司總經理的痛恨（他是在一次滅燈的時候，把冰冷的手伸進她腿子的吊帶上面去。）她就被「那傢伙」敏捷地抱在他瘦長的身上。那麼緊緊的抱住她，覺得每一個接近着的人都是一式地粗野，心裏更不舒服。她知道自己的臉在那時候是冰冷着了。

「爲什麼今晚看見你老是板着臉，這麼憂愁！」

每一夜舞的時候，他都是照例要找話題，對於這麼現成的問語，便也不經意地信口答着：

「誰像你的快活！」

「可是沒有你，我就不能夠有快活的。」

這一類的話，每夜都有一百遍，反感也成爲多餘的事。她只好默然地不開口，也沒有說話的興緻，只是跟他跳。

可是這沉默是不能使他滿足的，依然凝着臉皮問：

「正枝，憂愁的樣子更好看了，像電影明星薛維亞絲妮。可時我却不喜歡你在我的懷裏扮演。笑起來罷，我是喜歡看見你笑的。」

在平日，她也許能夠在這樣的時候，把自己的尊嚴忘記一下，給對方一點滿足。而現在，却因爲一夜來都懷住一件心事不會解決，忍受了公司總經理的侮辱，又感受着目前這個刺戟，她沒有半點遷就的表示，反而生起討厭。但是仍然勉強地遏抑住感情。

「一定是想起什麼人了，可以讓我^{知道嗎}？」這麼討厭地低語着。

難道思想的自由也得出賣了麼？犯得着你管！憤怒着，想這樣說出口來，又吞咽回去。她知道自己不能不開一下口的，便故意這樣答他：

「是的，我想着一個人！」（這是真實的話，她是懷着關於這個人的心事啊！）

然而這正成全了他的機會，那麼迅速的接上口：

『想着我罷？』

『爲什麼要想你！』

『因爲我愛你。』

嘴唇差不多貼到她的耳根。好像要加重他說話的力量，他更着力地把她抱緊，使她的身子貼到他的。她本能地微微避開了他，咬住牙齒說：

『規矩些。』

『但是你不相信我是愛你麼？』

『是的，這裏人人都愛我，人人都這麼說。』

『連前面那個老頭子都說，不是。』

那個老頭子的公司總經理正抱着佩玉瘋狂地舞着，從身邊刷過去，在佩玉的耳邊不知說什麼。佩玉聳起肩膀，昂起頭來嬌媚的笑。

『你看那老頭子才是靠不住的，不是才和你放下手，又在那個的耳邊說着同樣的話麼？是我，愛你的話祇有對你一個人說的，我希望你相信。』

『在這裏，除了這些，你們還有什麼更流行的話呢？』心是不耐煩，却又不能不應付，她把話說成了諷諷。

『但是有個例外，這就是我。說一句相信我愛你的話罷，只要說一句。』一雙狡猾的眼望住她，等着她回答。

真是說一句就能夠使他滿足的嗎？這是問遍了全場裏的人也不會相信的。幾個月來的經驗，憑着每夜從這個人聽來的不變的口調，她明白他對她是有着一種企圖。每夜總是找話題，總是扯到這方面，現在又是到了這麻煩的時候了。而這麻煩是永遠無盡地纏下去的。一點經常的痛苦又在心裏絞起來。她可以拋棄了自尊心，索性像做慈善事那樣施捨一次，答一句讓他滿足的話。但是那招惹起來的更大的麻煩是不可思議的。她不能夠冒這個險。而且自己一夜來心裏牽記着的一個鮮明的影子，使她覺到即使給「那傢伙」一點不由衷的快意，也是不應該的。對於自己心上的人，這是一種責任：無論如何她得爲他保持住精神上的道德，也只有這一點是她僅能夠給他的了。於是她強硬地忍住她的施捨了。

她沒有答他的話。

『那麼，你就沒有你所愛的人嗎？』象皮似的韌性的話題呵！

『說有可以，說沒有也可以。』

『呃，太笑話啦，說正枝沒有愛人，我說是有的。』

『那就算有罷。』她實在應付得有點疲倦了，便無可無不可地說着。

『誰？不是我，該是那老頭子罷？還是今晚缺了場的那個電影明星呢？正枝的憂愁是有理由的呢，我明白啦。』

聽着那越來越粗野的話，她煩燥極了。她想立即走回自己的座位去，她想哭。可是她什麼都不能夠做出來；她只希望音樂快些完了，讓她喘一口氣。她用沉默來抵禦那一張象皮似的韌性的嘴。

看見她冷然地無表示的樣子，他失望着，彷彿總要找出那問題的結果來：

『都不承認麼？讓我再猜一個，可是怕說出口會沒辱了你。』

爲那含着挑動性的語氣引誘着，她却忍不住衝口問出來：

『你說誰？』

『是長着賊一般的長髮，前次我看見你和他從西藥房裏走出來的那一個，對了罷。』接住是一個鄙夷的笑。

『是的，就是他，他就是我的愛人！』一肚子的氣忍不下去了，她這樣爽快地承認着，要想着他還有什麼話說。

『真的嗎？我奇怪你會愛上那樣的一個人哪！』

『我說你才奇怪！我愛他，他愛我，便是一切，難道這種愛會是我的羞辱嗎？』她已沒有裕餘的閒情去考慮這是什麼場合，在她眼前的不是紳士而是一個無賴！

『至少我是這樣感覺到，這麼高貴的正枝，配上那麼骯髒的傢伙是不相稱的，佩玉告訴我，那是個什麼藝術家哩。見識見識！』

越說越顯出他的卑劣的樣子來了。她知道他純然因為失望而侮辱她，氣憤從心底冒上火。她是再也不顧慮什麼，也不須顧慮什麼，就重了口氣反應他：

『你懂得什麼藝術家！有些人會說別人骯髒，却看不見自己的骯髒。自然骯髒的人會用漂亮的衣飾遮掩，但是沒有漂亮衣飾的人，却常常是有高尚的人格和靈魂！』

『哈哈！向我講道了麼？什麼人格靈魂我都不懂。我懂的是吃飯穿衣還得用錢。不過藝術家也許不同，有聰明的方法弄飯吃，弄衣穿，並且爲了避免麻煩，還會領你到西藥房買避孕藥啦！哈哈……』

一把尖刀直刺到她的心，她覺到從來不曾受過的侮辱，把步子突然停止下來：

『你說什麼話！』

『生氣了麼？[？]呢，開玩笑笑也不能麼？[？]笑笑罷，讓我向你謝罪，正枝小姐。』

說着，把她緊抱起來，勉強拉着她舞。不提防他的嘴也沿住她的耳跟移到她的嘴唇來。她的胸口感到一股不能遏止的火熱，再也不能忍下去了；立即從他的掌裏抽出了手，向着他的頰上重重的打一個巴掌。

一副眼鏡在不及防的震動中掉到地面，碎了。於是一切都紛亂了。

她聽到週圍有低低的聲音傳佈着：『是正枝，是正枝。』

——是正枝。

這話重複地在耳跟旋着，她感到它的意義。她不怨別人盲目地把責任歸在她身上的偏見，而高興着自己的舉動有驚嚇着別人的力量。她驕傲了。這差不多是代表了旁人意見的一句英雄的名詞。雖然那是出於一時的感情激越的舉動，然而究竟是那樣地做出來了。此刻理智地想起來，半點也不覺得過分。只覺得一年以來積存在心頭的鬱氣都消散了，在自己的手掌中打碎了！她叫他們認識了她不是可欺侮的人，不是如他們心目中所認定，所希望的那樣馴服的人。她

心裏充滿着不會有過的一種輕鬆的快樂。

但是一個問題接住生起來了。這樣地跑出了舞場，是不是再回去呢？如果若無其事地再回去，那些人將會把怎樣的眼光放在她的身上，她的臉上？在那裏，沒有人能夠原諒她，而且根本就沒有原諒這字眼；單是這一點已不能受得住，還有那在半空割着鑽成的光芒的拳頭呢？……

她不能夠再想下去了，她彷彿看見那拳頭已經朝頭上打下來。『我不是請你到這裏來開罪我的客人的！』可是我也不是被請到這裏來受罪……『這兩句對立的話，都顯示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再回去。她的自尊心不許可她這樣子做。到別一家去麼？憑着自己的技能，自己的美，她還能夠重再得到地位。但是有什麼用處？還不是一樣的有着會揮拳頭的「大班」，有着可恨的狡猾的眼睛，有着無限的冰冷的手……』

她堅決地認定不能夠再回去那同樣的門戶的了。她覺得這是最好的關鍵，使她就此離開已往的生活。她平日難得有這使她毅然立下心腸的激動，而今正好趁這一回的刺戟，把主意立定起來。她要重新來過一下新的生活，光明的生活。那至少是不再忍住眼淚裝微笑；不再有在半空割出光芒的拳頭……這樣想着時，她的心彷彿斷了線的輕氣球一樣飄飄着，飄飄着。

然而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她只有一點模糊的概念，却不能夠把它成全起一個目標來答

覆自己。離開了那可詛咒的地方，她去幹些什麼呢？除了自己的生活，還有別人的生活得由她維持。她把社會上女人所能做的事情都想到，可是沒有一件適合她，也沒有一件會給她一點機會。她想不出一個可以安慰自己的結果來。于是一股沉重的抑鬱便從心上慢慢的展開來了。她才醒悟到剛才的幻想太虛妄，太不切實際。她忽然覺得自己像是迷失了一切憑藉的孤獨者，走在茫然的沙漠上似地迷惘。

除了舞場，就真沒有地方可以去了麼？這世界所給與女人的地位是這麼狹小，這麼狹小！一種絕望的悲哀又在她的心裏湧起來。她忍不住憤怒地握起拳頭，重重地朝板壁打去，好像這樣子才能夠把悲哀發洩。可是這沉重的聲音，却把睡在隔壁的人鬧醒了。

『回來了，小姐！』

女傭在隔壁間，接住便急忙地起床，彷彿懷疑主人因為她太熟睡而這樣把她鬧醒。看看時計，還沒有到十二點鐘。今天禮拜六，照例不是兩鐘後才回來的麼？

『今夜這麼早，沒有什麼事罷？』很關心的問她。

『唔，沒有什麼。』

『要洗澡嗎？』

『要洗的，你去燒水罷。』

聽到女傭拖着木屐向廚房走去，她立即起身來。疲倦還緊緊的纏住她，這是精神的疲倦，心的疲倦。她覺得應該把那不能在這時候想得結果來的事情攔起來了。走過桌子前面，把座燈捻着。光亮立即充滿了房子，她完全活在自己真實的世界裏了。而剛才的一切，彷彿像一幕戲，一個夢。

把外衣脫去，她坐下來。脫了高跟鞋子，然後脫那直穿到腿子上的長筒絲襪。當她把吊帶的扣子解着的時候，她發現了在貼肉的襪筒口邊，有一張摺成了方塊的煙包裏的薄蠟紙。她突然醒悟着，今夜那公司總經理和她舞的時候，把冰冷的手伸進她的腿子去是什麼回事了。把小紙抽出打開來，上面果然寫着幾個細小的鉛筆字：

『我記不清楚是第幾次對你的要求了。我不明白你何以始終這麼傲岸！我說過了，我可以滿足你所需要的一切，只要求你答應我。這是最後一次要求，如果你同意，就在明天下午二時到
××酒店……』

——死了罷，討厭的東西！

沒有看完，她就忍不住一股由心裏衝上來的氣憤，把薄蠟紙死勁的撕成了碎屑，拋到地面，

提起脚跟來踏了又踏。意識着這就是那老頭子似的來洩她的氣。她奇怪人類中有這麼卑污的動物，死心塌地要冀圖達到自己的慾望，不惜降低人格。他知道口頭上提到時，她會罵他，如今却變了方式，而且用着威脅的語氣了。他把她看成怎麼樣的一個人了？自己一向的莊重，竟不能給這些畜生一點認識，還是一樣厚着面皮死纏，這就是所謂紳士的真面目嗎？他們的靈魂裏藏着些甚麼，頭腦裏又藏着些什麼呢？想着這些人的卑鄙、單純，她感着可憐可笑，但是她已沒有那麼一種閒情，去爲這社會編排定了的方式，作多餘的切齒痛恨了。她醒覺到自己已經從那圈子裏逃跑出來，她還有着一個潔白的靈魂，潔白的靈魂包裹着一顆潔白的心……

一點安慰的情緒平定了激動的感情，想着從今夜起，是永遠地回到溫暖的房子裏來了，她找回了自己，也不會再失去了自己了，像久別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裏一樣，覺得分外可親。

懷着一點得意的心情，把週圍的每一件東西都親切地看着，視線就自然地投在座燈旁邊擺着的相片上。相片的人是有一張沉毅的臉，一頭卷曲的長髮垂到耳跟，兩道濃眉，和一雙沉鬱而有光彩的眼睛，永遠朝天仰望，嘴唇是理智地緊閉着，但是笑起來却有種迷人的美。

——幾時才能夠再看見這一種笑呢？

視線停在相片上面，心却早已長了翅膀飛到隔海那邊的醫院裏，落在一個病人的身上了。

病人有着蒼白的面顏，上面沒有了那樣好看的微笑；眼睛也消失了光彩；只臍下不變的抑鬱，燃燒着焦灼的神色朝窗外望。孤獨着呵！

——幾天沒有去看他了。

驀然地心頭像壓上一塊石；一夜來纏住她的心事，又像退了的潮似的湧了回來，她的心緒一刻也不能平靜。一個難題又醒覺了似地抬起頭來了。

呆呆向相片望了一會。從桌上的小抽斗裏取出了一封信，打開了，差不多一個字一個字地念着這一段：

『……正枝，在這樣的情形下，你看我怎能夠再在這裏過下去呢？醫生來看只是每天照例的一次經常的手續。他們的刻板就像他們的一張永遠無表情的冷面孔一樣；不向人問什麼，也不許人問什麼，好像他照例的看看，聽聽，就什麼都知道了似的。其實他什麼都不知道！不是嗎？從你來看我的那一天到現在，他們不是每天換一個人而帶着同樣的面孔來看一次？我的痛苦何曾減少過一點？我明白窮人進醫院爲什麼總是短命的理由了。還有那些看護和雜役，他們都是同一鼻孔出氣，他們不但不把病人當作病人，簡直就不當作是人看待。他們的職責并不是照料病人，而是向病人放冷眼，扮兇相。好像希望病人死了，他們落

得省去許多事。我知道，窮人生在這世界上，到處都只有受苦的份兒，然而這樣的現象，不要說身受，就是看也看不下去。我過一天就像過十年那麼長。正枝，這些日子，我實在過不下去的呵！

今天，報館裏一位同事來看我，帶來了一個消息：我請假太久，報紙的長期漫畫不能長久空着，假如我這星期內不出院，他們要另找一個人担任，把我的長期特約取銷了。正枝，我出去，失業的恐慌立即會來了。你知道我怎樣困難地找到這一份職業，便知道我怎樣地爲失去了它而担心！住在這裏快要一個月，病不見得好，錢却一天天增加着。還得受那許多刺激，我縱然會死的，也不甘願死在這些人的手；至少我活着還能夠做些事情。而在這裏，單是苦已經夠受了。雖然你認爲我的病需要長時間的療治和靜養，不能立即做事；我何曾不知道？然而我要醫病，就得失業！在這樣狹隘的社會，不能維持生活，縱然恢復了康健的身體，有什麼用呢？無論如何，我是打出院的算了。

昨天問看護長，知道我的房費和藥費已經達到八十塊錢的數目，我爲這一筆贖身費而驚心！因此我不能把我的苦向你訴說了。正枝，我了解你的處境，你家鄉有母親，弟妹，要你扶養；我不願接受你能力以外的幫忙，縱然我們是無分彼此。但是我想盡了方法，寫了信

去報館商量預支一點錢。今天來的同事只帶來了一個失望！於是八十塊錢成了鐵一般的難題了。正枝，如果我們是泛泛之交的朋友，我的自尊心會不容許我向你求助，但我們是在茫茫人海中，通過一切的痛苦而遇合着，而相愛着的，我們互相的了解，正如對於自己的了解一樣。還有什麼矜持呢？因此我不能不向你開口了。誠然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替我解決這個數目，但是你接近的人是多方面些，也許盡可能內能夠想想辦法，只要能結了賬，讓我出來；我雖然病，也還有一雙手，還可以執筆，我慢慢地會把債清償……

把長信慢慢的放在桌上，她不敢再讀下去，怕沒有支持自己感情的能力；而現在，心緒的紛亂已經夠受了。多看一次信，就多一次體味到病人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彷彿自己也在那裏身受着。明知道那刺戟是一次比一次重，但是她總止不住要去看看它，而結果總是心一亂就放下來；依然是想不出一條可走的路。誠然自己接近的人是多方面些，只要能夠輕輕開口，就隨便誰個都會願意而且喜歡給她幫忙。然而是否幫忙就算完事呢？給了恩惠不取酬報，在這狹隘的社會還是容納不下的事。惟其是那麽容易得到，她才不容易開口了。如果事情不是這麽湊巧，前月在鄉間的母親不是生了重病，沒有預支了一個月的薪金寄回去，八十塊錢還不致成爲多大難的題。現在是根本不能夠從這方面去設想了，她還得上幾晚舞場才算滿一個月的職務。在同

伴之中，她們弄得到的錢只夠自己花。兩日來向幾個人商量，她都是帶着一雙空手回來，完全絕了望。今天爲着這事而煩惱了一天，此刻越想越是焦急，不必一天推延一天地去想，希望偶然的動起靈機找出一條路，實在已經分明地站在絕路的盡頭了。錢呵，那裏來的錢呢……

『小姐，水預備好了。』

『唔。』

『哦，小姐……』女傭在隔壁低聲的叫，像記起了什麼。

『什麼事？』

『房東太太今晚又叫我對你說：房錢請你早一點交，已經兩個多月了。他負擔不起。又說，如果……』

『知道了！』

她怕再聽下去，便這樣截斷女傭的話。然而不能夠截斷的，是越來越紛亂的心緒，像無數的亂絲，把她的心越縛越緊，壓迫得連氣也彷彿喘不來了。她覺得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像結了連鎖來包圍她的一樣。而且每一件都不容許她抵抗。她咬緊了牙齒，可是她說不出怨恨誰？於是心就更沉重了，她重重搖一搖頭，有點無可奈何的希望，把自己從惡劣的意境裏擺脫出來，就是——

刻鐘也好。但是沒有效果。越要想去避免那一條連鎖的包圍，它越顯得那麼着迹地，在心上幌着一團黑影。

錢呵，那裏來的錢呢？

支持不住心裏的絞痛，她站立起來，背過身又朝床沿倒了下去。

八十塊的醫院費，兩個月的三十塊錢的房租，一百一十塊錢的數目字，在她的眼前放大，放大……從那幻像裏，化出了病人的哀訴的臉孔；房東被鴉片侵蝕了肌膚的臉孔；還濛雜着舞場「大班」的睜着大眼的臉孔……

她忽然感着一種恐怖，連忙用手掩住自己的眼。她想叫，可是沒有叫出來；她醒覺着眼前是什麼都沒有的。只是那一團黑影在心上幌着，漸漸幌出一個老頭子，那公司總經理的紅臉孔。

……那麼樣的意念忽然閃了起來。她立即爬起身來了。

——能夠那樣做的嗎？能夠那樣做的嗎？

還沒有把那個搖幌着的意念堅定着，她便立即反對自己了。提起腳跟來又在那一堆撕碎的薄臘紙上踐踏，好像要把自己這偶然閃起來的念頭也踏碎；她連想也不應該那樣想的。但是她又把自己平定下來，一個疑問在腦中轉動了。真不能那樣地做一次嗎？她想起佩玉，

和其他的許多人，她們何曾不是都那麼樣地做着，她們會有些什麼呢？還不是一樣的過活着。而自己那麼苦心地保持着清潔，又多了一些什麼沒有？只平白地多一重她們沒有的窮愁！在一個混濁的圈子裏，誰有一雙清潔的眼光向她看？她和她們有什麼兩樣？靈魂是寶貴的，崇高的，可是根本靈魂已經出賣了，還有什麼值得不出賣的呢？要自己清高，就得挨窮的苦，如今是連窮的苦也挨不住的時候啊！

一想起那把自己作一次犧牲的事情，自己的臉也發熱起來了。能夠的嗎？能夠那樣做的嗎？這樣想了又想，她總沒有勇氣下一個決定。她覺得可怕，可是不知道怕的是什麼。只覺得一顆心像受驚似的跳着。不期然地怯怯的向前面的相片看一眼，她想向他說些什麼話，可是說不出來。她彷彿又聽到他常常在她受了委屈時，勸慰她的句語：

『咬緊牙根活下去呵，正枝，總有那麼一天我們看見光明！』

光明看不見，人却到了咬緊牙根的時候了。她要活下去，他也要活下去，她們不能缺少了任誰一個而生存。他不能離開醫院，就得失業。她不下決心，咬緊牙根走最後的路，便沒有方法使他離開醫院。還有房錢，還有今後的生活……

事實是鐵一般的放在眼前，又是連鎖一樣的。

——真不能夠那樣的做嗎？真不能夠那樣的做嗎？

躊躇是太多餘了。她急忙拉開椅子，把地上散開了的碎紙全都檢起來，放在桌上一片一片的砌好，找出不曾看完的幾個字跡——

『第二六九號房，我等候你。』

把放在桌上的長信撕出空白的一角；抽出自來水筆，就把旅店名號和房間的號碼小心的抄下來，她的手抖得很利害。把紙片放進手提包裏面，她覺得她的心好像要跳出胸脯來了。

一個重壓從心上滑了下去，另一個新的重壓又佔有了她的心。她什麼都不願去想，也不能去想；她感着一種搏戰後的疲以，惘然地。

把窗子推開，她吐了一口長氣。窗外瀾漫着滿空的濃霧。

一陣莫名的痛楚浮上心來。她把臉孔緊緊的壓在那個相片面上，眼裏也蓋上一層濃霧似的迷濛。

——我的人呵，你佔有我整個的心！
人流淚，相片的人也彷彿流淚了。

遠遠地有鷄啼着。

（一九三六·夏）

絨線衫

黃昏，從公司回到家裏，踏進了客室，我看見書桌上放着一卷郵件。

妻坐在靠近書桌的沙發椅子上，編織着預備雙十節送給我，作結婚週年紀念禮物的絨線衫。每天照例要料理瑣碎的家務，妻是難得有一氣把衫織好的時間；而且往往會破壞她底耐心的。是已經有了五個月身孕的一點醒覺，恐怕遲些會沒有做事的心情和機會。因此預定中的兩件絨線衫和一條領巾，便不能不提早編織起來；每天趁着下午的一點空閒，織一些又放下，織一些又放下。那一雙纖指運用着的兩支鐵針，往往使我記起來她游泳時的兩條剪刀樣的腿子。

『琳，一個你歡喜聽的消息：明晚星期六，七姊妹海浴場又開水上游藝會，去看好嗎？』我放下登着這一段新聞的晚報，向妻報告。妻是歡喜看水上游藝會的。

『是嗎？我去的。』

妻很隨意地答我的話，我發覺她一邊編織，一邊眯着眼微笑。妻的笑，在她的表情中是最使

我迷惑的那樣輕盈柔媚；像熟透了的荔枝輕輕破開，現出甜膩的魅力。這情感，常常使我私自憑藉着，自許爲人世間丈夫中幸福的矜耀。說我最初的愛是建立在妻的笑態上，也不見得是滑稽的話罷。但是在今天的微笑的神色裏，我看出了隱藏着奇怪的意味，我的心不自然地跳動起來。

『笑什麼；拾到鈔票？』

我用習慣的玩笑口吻這樣問。走過書桌前面，把郵件拆開來，是一本託遠地朋友買了寄來的書籍。

『沒有信嗎？琳。』

『有了書不夠，還想要信麼？』

妻常常愛說出這一類不成理由的話，從來不脫少女時代的俏皮。其實我也只是照例的問，並沒有要接到什麼信底目的。但是使我放心不下的，依然是那謎一樣的微笑；我忍不住再問一句：『爲什麼這樣儘笑？』

『那裏，你不許人家笑的啦？』

把視線回過編織的工夫上面，彷彿因爲我的問更笑得高興；我有點窘起來，忙的走到鏡子前面看看；可是找不出我臉上有什麼污迹，只是嘴裏嚼着糖子；這却不是可笑的理由。

『你笑得太神秘了。』我無可奈何地說。

『可是還有更神秘的哩。』一樣是笑着說的。

摸不着妻的意思。我忽然醒悟起來忙記了一件經常的功課：立即從妻的旁邊抱過去，在她的嘴唇上印上了吻。

『這樣還不給我說嗎？』說着，我嚼着的糖子從舌尖溜進她的嘴裏去。

『這樣就說的便宜啦！』

一點嬌嗔的情調抹上妻的眼沿，伏在我的肩上，像一隻馴服的鴿子。

女傭在廚房裏叫，要妻去煎那每次她要親自經手的腐皮捲，妻才離開我的懷抱。從衣袋裏掏出一封海青色的信來，向我誘惑地搖着。我看不清信封上的字迹，可是字體看得出是纖細的。

『信罷了，稀罕什麼？』我勉強裝出不在乎的樣子，可是却忍不住伸手去搶。

看見我伸出手來，妻便走遠了些，把信封上面寫着的字一個一個的念出來：『即送本埠九龍，華靈登道五十號，柳青若先生啓。』

妻的神色和口氣之間，都有着想要挾什麼的模樣，我着急地說：

『那裏來的情書給我看看。』

『條件呢？果然又是這麼一套了。』

『明晚的水上游藝會，還不是最現成的條件？』

妻仍然是故意躊躇，我無可奈何地要求着：

『好好的給我罷，我給你看看就是。』

女傭來到客室的門口了，廚房裏的油鍋傳出一股濃烈的香味。妻急急趕出去，把信放上門口的壁樹上面。『誰要看你的！』這樣自語着，帶着未斂的微笑看我一眼，便向着廚房走去。

2

『青哥：

（雖然沒有得到你的允許，但還是這樣稱呼下去罷，我喜歡啦！）

爲着那一樁事情，我終於到香港來了。這在我是多麼高興的事！你呢？你對於我突然地來了覺得怎樣？

香港的美麗依然一樣，（你看，我仍是這樣迷戀着香港呵！）但是却變動了不少，從我不再認得地方這一點，我才醒覺到，我們原來是隔別了悠長的三年了。三年多少話大家需

要講呢？

本來要親自來拜訪的，可是担心摸不着路，所以叫人先送一封信通知你。方便時來看我罷——思蒙酒店六樓，六十四號房。

尊夫人好麼？先此致意，遲天當來拜候。

——蘋。」

晚飯的時候，在妻手煎的腐皮捲的香味裏，我把妻看過了遞回給我的這封信再看了一遍，一種突然泛了起來的興奮情緒，在我的心上盪漾着盪漾着。

那麼天真的又滲雜着成人底感情的語氣，使我對於這個三年沒有見面的朋友（現在不該說是朋友麼？）由漸漸平淡的印象，喚起了親切的記憶來。

三年隔別着，停止了通信是在兩年前，由於蘋的結婚作了一個段落。兩年間，蘋沒有信來，我也沒有給她寫過信去。雖然大家在從前有過一頁不容易忘記的歷史，可是到底彼此的生活都有了變動，在先是蘋有了所屬，在後是我有了妻。這樣地位的人，沒有必要的理由是不方便寫信的。隔絕了消息是這麼長久，但是兩年來，深印在我底記憶中的，依然是那麼樣一個天真的面影，一個和妻一樣善笑的女孩子。

直到現在，我仍然難於說出來，究竟愛妻多一些呢還是愛蘋多一些。雖然這裏所謂愛，在時

間與生活的演變中是有着分別，然而兩人所給我意識着的好感，却同樣的不分高低。這是妻也明白的。妻知道我和蘋的已往的關係，正如我自己知道一樣。爲着堅定妻的信任，我不願有絲毫的隱瞞。最初和蘋曾在怎樣的情形下相好過，後來因爲蘋的家庭反對她，和我的戀愛，要把她驅逐出來，爲着她前途的幸福設想，我怎樣的立下決心，假託一個理由離開了她；這些妻都知道得很清楚。由於我這點忠實的結果，使妻因爲想到了偉大心腸的丈夫而滿足着；想到自己原來有做戀愛中對立者的資格，而把她的愛表現得更深。我是深深地體驗到這一點幸福過着日子。在晚上，浴在淡緋色的燈光裏，妻坐在沙發椅上縫衣，我抽着烟捲，翻開貼滿了朋友相片的「相冊」作消遣的時候，往往翻到一張永遠浮着笑容的相片停了手，便自然地向妻提起蘋來。妻有時也故意提出一兩件由我告訴過她的舊事，向我捉弄。

「現在還愛蘋麼？」這樣的問。

未必我表示了愛蘋便不愛妻，但是妻明知而故意的問，誰知道她更會怎樣問下去；萬一我答出不適宜的話來，對於妻愛我的本能上，會不會有刺戟呢？若果我安慰妻說，無論如何我的心只有她才能夠縛得住的，這又未免是小題大做。可是逆意地說我不愛蘋，妻不會相信。事實使我不能說不由衷的話，又得避免使妻難過，我有點窘，一下想不出適當的回答來。

『怎樣默認了啦！不做聲的！』妻高興地迫進一步來了，眼光狡滑地向我溜一下。

『如果你改變是我的地位，你不會愛她麼？』我立即找到這麼一句掩護的話，反問妻。

妻微笑着低下頭去，不說話。

雖然大家都明白這是開玩笑，而且，這玩笑往往是這樣地結束；但是我知道這不是妻所滿足的；在玩笑後面，不一定沒有一種東西在主動着。我覺得妻不再追問下去，雖然是對於我所答覆的話表示認可，却隱然地含有不願太為難我的意味。在這樣的情形下，看到妻低頭不語的神色，常常使我不安心。

我於是感着矛盾的痛苦了；把自己的舊事忠實的告白；原來是爲着博取妻的信任，却不曾預料到成爲擾亂妻底心懷的種子，我有點懊悔。然而這竟沒有用處。實在想下去就覺得可笑，夫婦關係已經成立，還有什麼可疑慮的地方？但是妻只要看見我偶然有些表示，或者在種種可能牽涉到話題的機會下，都有意無意地顯出近於諷刺的口吻來。比喻，她有時把事情弄錯了，我說一兩句糾正的話，她便反應着：『是蘋一定不會這麼笨拙的呵！』或是：『可惜我不是蘋哩！』這一類刺耳的話。

這是使我常常難過得答不出話來的。我覺得用不着以過分的認真去向妻解釋——然而

那當真是遊戲的麼？我愛妻，却有着不能對妻說出來的煩惱。

可感謝的，是兩年來蘋自動停止了通信。

現在，突然接到我結婚後第一次接到的蘋的信，而且說已經到來了香港，我的興奮，自然不在於它喚起我舊事的幻象這樣單純。我想着，怎樣去看這隔別了三年的朋友，怎樣使妻對於這件事情感到同我一樣的快樂。

把信箋套回信封裏去的時候，我向吃着飯的妻說：

『琳，吃了飯，我們一同去看蘋好嗎？』

『讓我想一想看。』妻微笑着，沉下眼睛這樣答。

『你不是說過，希望有個機會認識蘋的嗎？我知道蘋也很歡喜見到你的。一定得去。』我記起來妻曾對我說過的話，便這樣肯定着。

『信上不是說要來「拜候」的麼？我是主人，應該等客來的。』仍然用這樣大真的口吻答過來，得意地笑。

『正經些，我們快吃飯，吃完就去。』

『誰不正經？你去不是一樣的嗎？』

妻還是那樣固執，我有點不滿意，忍不住問：

『但是你爲什麼不去呢？』

『我去，不怕妨礙你們講話嗎？』故意把「你們」加重了口氣，用一種取笑的神態望住我笑起來；我直覺到這個笑的裏面，是藏住針尖似的東西，直刺到我的心，她挑起潛伏在我心底的非常現實的煩惱。

『總是這樣的，你。』下意識地，我伸過手去，在妻的臂膀上捏了一下。

『信上分明寫着爲了那一樁什麼事情來，誰知道她說的是什麼。』

聽了妻的話，我才醒覺了在過分的興奮中沒有想到的事情；蘋的信中寫着：『爲了那一樁事情，我終於到香港來了。』這兩句含糊的話，我很不明白。究竟她爲什麼事情來香港，沒有說清楚；可是細味信上的語氣，彷彿我應該是明瞭了一樣；我把信抽出來再看了一遍，越弄得莫明其妙。我記起蘋從前是有着那麼一種粗心底毛病的，把沒有說過或做過的事情，當作已說過或已做過，常常弄出笑話來。也許現在還未改變過這種習慣，因此在信上出現這一件疏忽。但是連一件成爲來香港的理山的事情，也會粗心了的嗎？

雖然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推測，可是也把它對妻說出來，這裏面是有着可能底理由的；並

且補充了一句：『誰明白她信上所指的是什麼事？』

『要你知道呵！』妻仍然是不莊重地反應着，我摸不着這裏面的真實的意思。

越是辯白越是會着迹起來，我覺得心頭壓住一塊石。在妻那麼一句語氣下，我什麼解釋都失去效力的了。妻好像認定了我是很清楚的，只是在她的面前弄玄虛，好像事前已背了她講過許多什麼話；好像這一封不知道是第幾次的信，落在她的手，才不得已公開出來。越是察覺到妻的臉上，眉眼，都浮着疑惑的神色，我越是不知怎樣措詞來使妻相信我的忠實。靜默着，我的心漸漸湧起煩燥，把沒有吃完的飯放下來。

妻也像懷了心事那麼，默然地獨自吃飯，大家的嘴都像被封住了似的，不再講話。一股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冷氣，輕輕地把吃飯之前的興奮壓下去了。

3

第二天早上，陽光像平日一樣從窗口射進臥室裏。在牀頭，妻照常的替我放好日報，烟斗，和襯衫；照常的在廚間幫忙女傭弄膳；照常的說，照常的笑。什麼不快樂的事情，都像忘記得乾淨。我心裏也感着輕快和明朗，可是我沒有忘記今天去看蘋。

忍耐了一夜的鐵獸，我知道見過蘋之後，什麼都會明白的。決定了趁今天星期六下午的空

閒，到蘋那裏去。我希望妻到底能夠同行，和蘋一同遊玩半天。

早飯之前，我把預定好的今天的計劃對妻說了，我要她一同去看蘋。

『我不是說過，你一個人去是一樣麼？』妻淡然地答着，她原來沒有忘記這件事。

『但是你就爲了信上那一句話而不去嗎？』這時候，我不能再提起這件事來，雖然很不自願意提起。

『你真神經過敏，我怎麼會那樣想開玩笑？你竟誤會了好傻！』

從妻的明媚的笑態上，掩映着妻的本性的天真，我才覺到我真是神經過敏；她昨夜是故意裝成那樣一副疑惑的神情來作弄我，而實在她的心上是什麼都沒有的。一夜來不安的心緒，在妻的明媚的笑中溶解了。

『但是不和我一同去是什麼理由呢？』我仍然有些不放心，望住妻的臉，要在她的神色上找出一些什麼來。妻沉下眼睛，低聲地自語：

『你知道我這一向都不高興出去的多難看，我的身！』

這一提才使我醒覺起來，有了五個月身孕的妻，身體是一天天地變着變化，在「第一次」的羞澀觀念下，近來的確很少出過門。就是星期日我休假，都沒有從前那樣的興緻，嚷着要我伴她

到外面去走了。要她這樣去訪不會會面過的，賴，作丈夫的我是能體驗到妻底心理的，那是多麼難爲情！可是我竟沒有想到這方面，無端的不安了一夜，我覺得傻得可笑，心却放寬下來，一邊覺得妻也太頑皮了。

『好啦，琳，你在家裏等候，讓我下午去帶蘋回來，你預備弄幾種小菜請她吃晚飯，好嗎？』我高興着向妻提議，妻是常常喜歡在客人之前表演她的烹飪技術的。

『自然的，是嘉賓啊！』那麼得意地歪着頭說，妻又讓我看見她明媚的笑，我的心也蒙上一層明媚的愉快，什麼鬱結都消失得乾淨。

早飯後，我穿起休假日伴妻出外才穿的一套洋服，穿起妻今天特別替我拂拭得光亮的皮鞋。妻也特別愉快，吩咐女傭下午買些什麼，又買些什麼，客廳該早些打掃，走出走進，像一隻小鬼。照例在妻的唇上接了吻，我便拖住輕快的步武走出來。我心裏充滿着幸福，我醒覺着我是已經有了妻子的人。

4

下午，吃了午點，我去到思豪酒店的六樓。由一個侍者領我到去六十四號的房門，輕輕的敲幾下，門開了一個兩肩披着兩條短辮子的女子現出來，看見是我，跳過來握我的手。

「真的是你，青哥，我一猜就中了；請進來，請進來！」這樣高興地叫着，便領着我向陽臺走去。讓我在藤椅子坐下，立即跑進去按鈴叫侍者要什麼，又走到磁盆去開了自來水管。

望住她，我幾乎不敢相信這個是蘋；因為我不相信時間能夠倒流，把我再帶回幾年前的感覺裏去。可是實在地說，蘋沒有變，又確有變了的地方，只是一時不能說出具體的痕跡來。我好奇地向她看，把她的一切印證着腦中喚起來的舊記憶；那都像是過去得並不久遠；而目前這些事象，又彷彿在什麼時候曾經有過似的。在夢一樣的玩味裏，我幾乎沒有聽到她已經在叫我：

「要洗個臉啦，青哥；這麼熱的天氣，怎麼會一個人來的，尊夫人爲什麼不一道來？」

說話仍然是那麼輕快和隨便，沒有絲毫陌生的樣子。看見她把毛巾放進磁盆裏去，我便走進去了；臉，一邊答她的話，道達了妻歡迎她到我家裏去的意思。

「我知道你今天總會來，所以老早就等着，爲什麼不昨晚來呢？我等得很焦急。」

我胡亂做了個昨晚不能來的理由，跟她走出陽臺，在圓桌子旁邊坐下來。侍者已經把汽水和香烟端進來，把汽水放在桌子上面，給我點上了香烟的火，便走出去。

「我記得你從前是不愛抽煙的，不是嗎？」

也許覺得我抽煙的樣子很老練，睜着懷疑的大眼，仍然是三年前發開時的習慣搖一搖頭；

兩條短辮子在肩上像球一樣跳。

『你好記性，我是去年才抽起來的，是大人了呢！』我打趣地這樣答。視線穿過繞繞的煙霧，想靜靜的端詳三年的時間給一個青春劃下的痕迹。

蘋從煙包裏抽出一支煙來，放到嘴裏，點上火，也是似模似樣的抽着；我忍不住也信口問她：『你也畢業這一門了？』

『不，我是此刻才抽的，也是大人了呢。』說着，她得意地笑起來；對我噴了一口煙，接住就問：『怎樣？你覺得我變過了嗎？這麼長久的三年。』

『半點都沒有，如果這也算得是變，我覺得你變得比前時更青春了些。』

『你說說！』不信任似的應了我，她端起汽水叫我一同渴了起來。

這不是說謊而是事實，在幾十分鐘的觀察下看得出來，蘋不但沒有蒼老多少，而且青春好像永遠停止在一個年上。仍然是那樣活潑的舉止，任性的態度；那樣愛說，愛笑。時間對於她的生命，彷彿不會發生意義。從前喜歡把一頭柔絲似的秀髮留得長長，現出野蠻的風度，現在却編成兩條短短的辮子，把她的年歲減輕了；更增加了一種少女的嫵媚。我禁不住摸摸我下頷刺手的鬍子，覺得自己是老了。

『真的，你改變了你的髮式，如果偶然碰到，我真認不出來是你呢。』我把最新鮮的感覺說出來，證明我說她沒有老去是真實的話。

蕪笑一笑，撫摸着披到肩膊下的束住黑絲帶的辮尾說：

『這就是我要先寄一個相片來的意思了。我以為大家隔別得久了，先看到相片，見面時會覺得自然些。』

『什麼相片？』我不大明白她的話。

『就是我把程來以前一星期寄給你的，寄到你的家；沒有接到嗎？你不會搬過家罷？』她也感覺到我反問的奇怪。

『我沒有搬過家；可曾寄過相片來麼？沒有接到。』我想，如果寄到來，妻收了也會交給我的，我也不禁詫異了起來。

『那麼，你連我為什麼來香港都不知道了？』蕪覺得很意外似的急著問。

『那裏知道？我此刻第一件想你告訴我的，正是這件事情。』此時記起了昨晚她給我的信，我想，那兩句莫明其妙的話，一定和這事有着關係了。我便告訴她，昨天送到的信，我看不明白。

『這真真巧，我是連同相片寄一封信來的。信上告訴你：我要為華旦，我的丈夫，辦理承受一

份叔父遺產的事情，或者會到一次香港。因為承辦律師已經寫了好幾次信催促了，華旦的職務忙得不能抽身，只好由我來一次。有了這個動機，便先寫信通知你，同時寄一個相片，誰也想不到天下事有時偏是這麼奇特！你不說起，我以爲你完全知道了，原來大家都糊塗，真好笑！

蘋彷彿覺得這件意外事發生得有趣味，說了自己笑。

『還是爲了小心，我是叫華旦寄掛號的，不知道何以會寄失了。也算了罷，反正我是來了，不預先通知也有不預先通知的妙處，你不是已經認出了我來麼？』

蘋笑着，又向我噴出一口長長的煙；她對於失落了信，好像並不在乎的樣子。我也不再把這件事追究下去。我想起妻爲了蘋的信上的字句惹起來的疑惑，已經完全可以解釋，我的心頭移去一塊石似的舒快。

5

談話的中心都移到彼此三年來的生活狀況上面。大家都同樣感到，三年的時間並不長，同時也不算得短，至少大家的生活都有了變化。因此蘋就不肯承認我說她沒有變過的話。她說，她的外表上也許沒有變，可是思想和性格却改變許多了。三年前後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生。從前是什麼事情都看得簡單，認爲人應該快活。可是現在，什麼都看得多經驗得多；有了世故，對於一切，

都不由得帶着感傷的心情認真的看了。這是說，人生到了某一個階段，便有某一個階段的發見。

『卽如』，她喝了一口汽水，接住說：『我們從前是很高興以老了老了自認的，好像要這樣才夠做人的資格；但是我已經漸漸感到，一個人真的老了的時候，就怕連「老」這個字也不敢提起。所以我覺得人應該知道滿足，還有青春就該抓住青春，過一下應該過的生活，可是三年前，我沒有這點醒覺哩。』

一邊抽烟，一邊聽着蘋的理論，我一直沒有開口的餘地。可是我不厭倦。我歡喜從一張會講話的嘴裏，聽聽一個靈魂的經歷，並且希望再會聽出一些新奇的故事來。我不願打斷她的話柄，聽她繼續講下去，都是關於自己的事情；她想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那麼瑣碎又冗贅。從那些幸福的訴說，和她的興奮的神情看來，都證明蘋對於婚後的生活是滿足的。跟着她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能夠從她愉快的眼光裏，看得出一顆活躍的心。

『華旦先生是理想中的人物罷？』

歸納了她的話，我懷着好奇心提到她的丈夫。我和他不曾會過面，只是很久以前就知道，是個有着家產和美德的男子；也就是爲了這些條件，蘋才在家庭的成見之下接納了一切。聽到我那樣的問，蘋沉下了睫毛自語地說：

『你是這樣想？我還滿意他的。他很愛我。』隨即望我一眼，似乎要探探我的問是否純正的用意。然後又說下去，說到丈夫爲人是怎樣精警，理智怎樣強得近於粗暴，感情怎樣柔和得叫人相信；性情怎樣孤僻。可是她說，她歡喜這樣的男子。

『所以我什麼都得遷就他了。』這樣做個結論，又接住說：『你還記得我的性子從前是很固執的嗎？假如你見我的時間長久些，便會察覺我完全變過了。因爲華旦的脾性比我還要固執，我就反而在他之前軟弱下來；要不是，我們就不能相好下去的。我知道你奇怪我改變了髮式，打起兩條辮子，這也是華旦的意思。不問理由，他高興我這樣做我就這樣做了。我遷就他，尊重他，就爲了我也愛他。——但是，你覺得這樣會好看嗎？』

她搖一搖辮子，徵求意見似的問。我笑着點頭，她也快樂地笑了。

從蘋的言語和態度上，都找不出一點舊夢的記憶來了；三年的人事變遷後的會面，只是久別重逢的朋友一樣平淡。我不知道她真是把往事遺忘得這麼快，還是故意不願意提起；我總有點不以爲然的感慨！但是想到新的生命的光芒，是應該把陳舊的記憶掩蓋過去的。她還是這麼天真而且幸福，我又有着在會面之前預料不到的安慰。

『尊夫人也是理想中的人物罷？』有意套我的口吻，忽然望住我這樣問起來。

我也用了滿足的口吻答她：『還算是那樣子。』

6

陽光由欄杆移到背上，才知道時候不早。恐怕妻望得不耐煩，我便徵求了蘋的同意，到我家裏去吃飯。

半個鐘頭內，過海小輪和公共汽車的行程，我帶着蘋由香港來到九龍我的家。

客廳裏，忽然現出了新鮮的氣象。什麼都拂損得乾淨，放得整齊，桌上一個空了許久的花瓶，插上一束鮮艷的羌花，清香散到各處。觸目都是清新的感覺。這一切都表現了妻的一番心力。

妻坐在慣坐的沙發椅上，編織着我的絨線衫；看見我回來，立即放下工夫站起來。望到蘋，眼睛充滿愉快的光。

把兩人介紹過了，妻伸出手來和蘋的握着，連續說着歡迎的話。

『時常聽到青若提起蘋姊，想會面很久了。』妻說。

『所以我便來了呢。』

蘋說着望一望我笑，大家都笑起來。妻一面招呼蘋，一面忙着開風扇，叫女傭倒茶，開水菓；她的高興就和蘋在旅店招呼我的沒有兩樣。女傭把熱茶一杯一杯的放在桌上，連杯子都是今天

才開用，嶄新的。妻在每一件事物上，都運用着禮儀和體面。她自己也換過在家裏穿的使服，穿上鮮艷的紅綢旗袍，臉上抹上薄薄的脂粉，處女的豐姿好像回到她的身上；我記不起多少時候沒有看見她這麼一種動人的情態了；這情態和旁邊的蘋比較起來，有着各人不同的美麗的對照。

大家圍着圓桌子坐，喝茶吃水菓。妻吩咐了女傭預備晚飯，便和蘋談起話來。問着幾時到香港的，華旦先生爲什麼不一同來，哈爾濱風景如何之類的話，儼然主人的模樣；態度和詞句都非常謙遜又客氣。蘋好像覺得同樣的話在兩人之前說兩遍是怪有趣，答一次就總是對我微笑一次。我沒有話可說，只是默然的坐在一旁抽煙。

聽到蘋說到這一次來香港是意外的機會，我忽然記起來寄過信和相片來的事，便插上口：「是的，琳，蘋說來香港之前，寄過一個相片來，好像沒有接到呵！」明知是沒有接到，我這樣說，是對於蘋昨天的信的措詞，有解釋的關礙。

「有過這一件事麼？」妻詫異地望蘋一眼：「沒有接到呀。這麼湊巧，我們的信件一向沒有遺失過的——不是嗎，青？」

我向妻同意地點一點頭，補充了一句：「而且蘋的信是寄掛號的哩。」

『這樣也會失去了真夠奇怪；我想不妨向郵局查問一下啦。可是單是一個相片麼？』

蘋於是把相片夾着信，信上寫了什麼這一番話，再向妻講一遍；連爲什麼要寄相片來的意思都說到。『因爲我和青哥不會面已經三年啦！』提到我，總是歡喜用那麼親切的眼光向我抹，好像要徵求我同意她所說的話。

蘋的詳細的告訴，把妻昨夜所懷着的疑慮完全解釋了。但是這個啞謎破了似乎沒有給她多大高興，神色淡淡地微笑着，彷彿那是意料中的事似的，只說：

『信寄失了也有好處，沒有通知的會面，不是更有一種趣味的麼？』

『這樣說起來，我們還要感謝那封信的失去呀！』

大家都爲蘋的話引動得笑起來。這時候，女傭走進來，說，晚飯預備好了。

7

一向寂寞和單調的食桌上，忽然多了一個賓客，彷彿整個吃飯間都有了明朗的氣象，使我和妻都快樂起來。大家都喝酒來慶祝這一次的叙會，連從來不喝酒的妻都破戒；可是她喝得很少，儀式地把杯沿放上唇邊，微微一啜就放下。蘋却不同了，她比我們還要快樂，一次一次忘形地望着我笑，一邊端起杯來興奮地喝着；要不是我看出來她全是爲了高興，我真要驚異她的酒量。

她知道我的妻怕喝酒，於是單獨逗我一回喝了。看到我杯裏的快要喝乾，她毫不拘束地，把自己杯裏的酒，倒進我的杯裏。我也興奮着，一口一口的伴她喝下去；一邊聽她講話；許多瑣碎的記憶，都在酒的刺戟中喚起來。『還記得嗎？青哥——』儘是這樣青哥青哥的叫，像不知道什麼時候已這樣叫下來似的。

妻坐在一旁，冷然地用聽故事的神情望住蘋，好像想不到神交許久的蘋竟是這樣豪放的人物。蘋的熱烈的態度，使我幾乎沒有餘裕的機會留意到妻。

『琳，你也該再喝一點酒，舉起杯來罷，我們一齊喝有味些。』恐怕妻寂寞得難過，我故意要逗起她的興緻來。

『是呀，大家喝，琳姊，我們難得機會一同吃飯，來啦！』蘋也把杯遞過妻那邊去。

『對不起，我實不慣喝酒的，今天又有點不舒服，還是你們喝罷。』

妻推却着，動也不動那前而還賸有半杯的酒，我催促她也不能使她舉起杯來。我不方便問妻那裏不舒服，可是突然感着一點不快。

『蘋，我們喝罷，乾了這一杯——爲我們今後的友誼！』說着，我叫蘋舉起杯來，互相碰了杯就一同喝乾。

我想不出來妻謝絕了一同喝酒的理由，但靜心的觀察一下，妻的異樣了的神色是漸漸看出來了。儘任蘋對我講話，她只默默的自己吃飯，好像這樣吃下去是不得已似的。即使有些話要她說，都是那麼客氣，那麼冷靜地，完全是不着邊際的應酬意味。我沒有看見過妻這麼一種淡淡的模樣。我覺得妻說的不舒服完全是一個託詞，究竟什麼事情使她變過了態度？我想不到一點概念。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覺得妻的脾氣表現得太著迹是不應該的，至少我不願意這個晚餐形成了只兩個人的熱鬧。

然而這情形也不延長得很久，彷彿也自覺着她的態度是不適宜，妻漸漸地又插起話來；對於蘋的興奮地追述舊事，好像很發生興趣，問着問着，彷彿要從蘋的醉意裏面聽出一些什麼來。我明白這是妻在適當的機會下一種好奇的心理，想知道一些或者不曾從我口中知道的事情，我却沒有意見，我也落得從蘋的記憶中拾取一些舊夢。

完全是孩子氣的蘋，是半點也不覺到妻的近於成人的用意；說着說着，在我已經遺忘了的瑣事，在她的記憶上還留住濃厚的意味。

『呀，還記得的呢，琳姊，青哥從前是很愛說故事引人家笑的，現在還是這樣嗎？』忽然又扯上這麼一件事來了。

『有過這樣的事麼？我倒沒有聽他給我講過一次呢，太沒福了。』

妻諷刺地說了，向蘋抹過一眼。我聽出妻的語氣，很感着窘迫，記起上午在旅店對蘋說過的，便替自己解圍：

『是大人了呢，還作那些孩子的事嗎？』

『好辯護呵！』妻用了只我才明瞭的口氣應着，從投過來的一瞥眼色裏，我感到迫人的光芒。

我和蘋都忍不住笑，妻自己也不好意思地陪着笑；妻彷彿有所感悟，連忙用別的話把這不很和諧的空氣改變了。

飯後才六點半鐘，距離水上游藝會開會時間還有一個半鐘頭。窗外的夕陽十分柔和，把香港的半面鍍上一層悅目的金色。平日在這樣美麗的黃昏，憤愛和妻過海去，乘電車沿住海邊去乘涼。現在趁多餘的時間到電車上兜兩個圈子，吹散一點酒氣，才到水上游藝會去，也是很適宜的事。這樣想着，便向妻和蘋提議，叫妻換過衣裳出去。

可是妻的意思忽然變了，不願意去。

『爲什麼不去？』我詫異起來了。

『我說，我有點不舒服。』妻垂着頭這樣說。

『不舒服，吹吹涼風會好的。』

妻依然沒有表示，我改變了初意慫恿着：

『那麼，不去水上游藝會，坐電車兜個圈子就回來。』

『那裏不是一樣？根本是不想出去的，你們去好了。』

妻的語氣是平靜的，可是印上我的心却不平靜；不知道怎樣，我總覺得妻的態度是奇異的，我找不出一個能夠使她改轉原意的方法來。

『我們出去了，讓琳姊一個留在家裏，怎麼過意得去？沒有什麼要緊，還是一同出去走走不好麼？』

蘋也爲妻的神色攝住了，莊重起來要求妻同行。妻是半點也不搖動的固執着答：

『沒有什麼要緊，只是不舒服就不想走動。你們去罷，反正我休息一會就好的。我隨時可以去，蘋姊却難得有機會——看水上游藝會。』

聽到妻最後一句有刺的話，我知道是沒有方法要她同行了，心是出乎意料的不快！但是不願使蘋感着乏味，也不願取消了我的約言，只好讓妻留在家裏休息，下一次再找個一同遊玩的

機會。在蘋之前，我不願妻給蘋絲毫不良底感受的。

蘋向妻說了幾句客套話，祝了晚安，便和我一同出來。妻循例地送到門口，微笑着和蘋握手，我察覺到妻的微笑也是不自然的。

8

一股不快的情緒，漸漸在我的心上形成抑鬱了。

我想到妻。

妻真是不舒服而不出來的嗎？這是一出了門就生起來的疑問，而且是自己要相信又不敢相信的事情。並不是對妻的信任起了動搖，而實在是覺得妻的情態有些異樣。印證着吃飯時那一種索然無味的樣子，都顯然和她不願出來是有着關係。是不高興蘋的豪放的態度麼？這是可笑的話。不願意三個這樣關係的人同行麼？也不能成理由。是早上所表白的不去訪蘋的理由麼？而今蘋已會面，縱然是那樣，也不該有那麼一副顏色的。然則爲什麼昨晚才說好去看水上游藝會，却突然變卦不去呢？得不到着自己認可的解答，我的心彷彿歷着一團濃霧。

沉味着自己的心事，我幾乎忘記了蘋坐在身邊了，直到她對我講起話來。

「琳姊是慣會有什麼毛病的嗎？」

『是很尋常的一點，不大要緊。』雖然是親摯的朋及，可是爲了妻，我不能不說一句謊。

『信任我們的感情嗎？放心你陪我出來，不怕妬忌。』蘋用取笑的眼色望住我說。

『你太會想像。』我裝作淡然的口氣，心裏却驕地閃起了些什麼，我給她的話抓住了。

『你沒有覺得琳姊好像不高興我來呢？』

『怎麼看出來？你真神經過敏，小小的不舒服是她常有的事。』蘋的話很認真，然而我不能不替妻辯護。

『但是你以爲妬忌是很奇怪的事嗎？』蘋望住我問：『我不怕對你說，華旦要讓我同一個像你這樣有過好感的人常常在一起，就做不到，不一定是放不下心，至少是不歡喜。』

『可是你此刻却離得他這麼遠，而且坐在我身邊了呢。』

我故意打趣的說，想和緩蘋的感覺，但是她却莊重起來——

『話是這樣說，實在他只許我在香港停留一兩天，辦完了事情就立即回去。假如他抽得身，也不會讓我單獨一個人來呀！』

我的腦海裏構想着一個孤僻善妬的男子的面影，沉默着，心上的濃霧更加鬱結起來了。

『我還沒有告訴你，』蘋仍然很有興趣，繼續講她的話：『你會奇怪我兩年來不寫信給你

的原因嗎？也就是願從華旦的意思：他不高興我和任何男朋友通信。但是我並不覺得他的思想陳舊，他因為太愛我才這樣固執。自然我也愛他，所以不願拂逆他。同時我知道，你明白了我這個情形，也會原諒我的。」

停了一會，像沒有忘記她原來的題目似地，她突然來一個結論：

「所以我說，妬忌是男女都同有的本能。你相信嗎？」

我不表示意見地笑一笑。蘋再補充她的意思說：她向我解釋兩年隔絕音訊，並且要求我原諒的話，都寫在那一封附有相片的信上。信既然失了，所以她得再向我提起。

我承認了解她的情形，根本就沒有埋怨過她這麼長久不寫信。但是說到妬忌的話，我仍然辯護着說，妻並不是如她所想像那麼樣的人。可是話是這樣說，心却顯然地給蘋的經驗話牽進紛亂的思緒裏去了。

想着妻晚飯時的情感，想着平日提起蘋時妻的取笑，印證了蘋的感覺，梗住心頭的抑鬱更沉重起來。固然蘋的理論不能夠一例地去衡量一般情形，可是找不出理由替妻作解釋。像妻那樣了解我的，也會有這樣的舉動，是自己也不相信的事。兩年來共同生活的保障，一切事情的坦白和忠實，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麼？我覺得痛心！我能夠遷就一切，只要我能夠忍受和委屈，可是妻

那樣無聊的舉動，連蘋都感覺出來了。妻不但沒有給蘋一個好感；還留下一個壞印象，我很難受！縱然蘋有着不以爲異的一種見解，但是妻這一種意識，根本就不該存在夫婦之間的；如果讓它再發展下去，將來會到了怎樣的田地呢？不信任一個坦白和忠實的丈夫，是怎樣的一種侮辱呵！

這樣想着，對一切都有個概念了。我明白妻不願陪伴蘋出來玩，和今天不願一同去旅店訪蘋；都是有緣故的；是妬忌心作祟，是故意裝出顏色來給我看。妻原來也是這麼一個心懷狹隘的人！於是蘋寄來的信失落了的事，也醒悟起來了；一封掛號的信偶然給郵局失去了，也許會有的事，可是在這時候，却覺得十分可疑。想到妻真是犯了這一件罪過也很有可能。也許，信寄到家裏的時候，她看見是女子的筆迹，禁不住妬忌心的驅使，私下裏把信拆開了，發覺了女性的相片，更不高興，索性藏起來了罷？或者，看過了信，知道相片是蘋之後，生起懊悔，可是已經不能放回去；而自尊心又不許她在事後向我解釋，結果還是悄悄的把它毀滅了，全部事情都掩沒了罷？記起在蘋提到這事的時候，妻那一種淡然的神色，不以爲意的模樣，不是證明了她什麼都瞭然的情形麼？想到這些證據，我覺得妻不但有做過這可笑舉動的可能，簡直是一定在我想像的兩種情形下做過了。但是爲什麼還說出『信上分明寫着爲了那一樁什麼事情來——』這似模似樣的話呢？一向信任的妻，也會做出這樣虛偽的事來，我的坦白，我的忠實，我的愛，原來都浪費掉

了。我忽然感到一種悲哀！

懷着沉重的抑鬱和一點憤懣的情緒，我伴着蘋在水上游藝會消磨了一晚，直到送她回去旅店，我都不清楚這一晚做過些什麼。

9

夜深回到家裏，妻很早就睡去，但是仍然不放心地去問女傭，妻可有什麼病？女傭用詭異的眼光望住我搖頭。我確信一夜來所推測的事沒有錯，連去理會妻是否真睡了的閒情都沒有，就獨自睡去。

第二天，一切早上由妻擺佈的事情，都照常擺佈着，妻也照常的在廚間幫忙女傭弄膳；只是聽不到平日慣有的笑聲。我在牀上張開眼，看見妻在門口來去的走過，昨夜的惱恨立即浮上心來，彷彿總要發洩一下才舒服。

吃飯的時候，我已沒有閒情像平日那樣的講什麼話；妻也默默地，連舉眼望我都像很侷促。彼此之間彷彿梗住什麼心事。我耐不住這無邊的沉默；一種東西壓迫着我，我要開口，可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從什麼說起。

『昨夜的水上游藝會高興嗎？』

到底是妻耐不住，這樣地先開口了，顯然又是有着諷刺意味的，她所問的不是水上游藝會。
『當然是高興的。』我遏抑不住一夜的鬱氣，加重了語氣答。我有着希望她也聽出我的話意而快意的用心。

妻果然會心了，不再開口，飯又寂寞的吃下去。然而鬱結在我心裏的煩燥，却不容我說了那麼一句就滿足，這時候，再也忍不住了。

『琳，』這樣叫着，等到妻望過來的時候：『我想問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忠實回答我的。』
『怎麼？我對你有不忠實過麼？不是？』妻對於我的話很反感，顯然今天神色也不回了。

『不是這麼說，我是希望此刻提起的事情，你得表示忠實的態度。』有了成見在心，妻的反感也不能使我驚異了。

『事實是怎樣就怎樣，要問就得率直的問出來，爲什麼要弄得這樣曲折？』

看見那一種有準備的樣子，我覺得妻是故意逞強來掩飾自己，也許要使我退縮，我忍不住憤怒起來了。

『我問你，琳，寄來的信是不是你收了？』

『你是說，蘋寄來的相片？』那麼迅速地反問着。

『就是那一封，我很奇怪會收不到！』

『收到收不到是你的事，我根本不作這樣卑鄙的行爲！』

『作不作你自己知道，但是有什麼理由偏會失了一封掛號信呢？我不明白。』極力把態度平靜下來，可是我的語氣已經定了妻的罪狀。

『因此就懷疑到我來了？』

『不一定是懷疑，只是這中間，難道做丈夫的要向妻子找一件小小問題的解答，都不可能麼？』話是無法說得好，可是仍然要爲彼此留些餘地，不能不說得這樣模稜兩可。

『說得好聽，不懷疑是這樣子問的嗎？你完全認定我收過你的信了。』

我想索性就承認了她的話，轉念間却又忍住了。一種分析不開的煩燥梗塞住我的胸。

妻的強硬絲毫也不能動搖我的疑心，我看得出来她的倔強全是自尊心的表現，要故意擺出這個態度來抓我的弱點，却想不到我更聰明的看出她的狡猾了。雖然是默然地沉着臉吃飯，眉宇間却流露着兇惡相，我覺得妻已經不是平日那樣一個溫柔的女人。

但是看情形，要弄出一個結果來是沒有希望的事。這樣相持下去，只有更深地損傷着感情，更難弄出頭緒。問題鬧大了，妻就更不肯承認。想到女人的心理，想到這是妻，我醒覺到應該稍微

節制我的感情，至少得遷就她；讓她明白我的查問並非惡意的，要使她自覺到她的行爲的錯誤。這時候，我懊悔把事情鬧弄壞了。

但是轉念間，我又覺得我是對的，固然追究一件過去了的事情是無用，我能夠原諒了那一種罪過，然而不能忍受的，是那一種行爲的意義。那是醜陋的，它不容存在夫婦的生活裏面，而生活的日子是那麽長。我可以放棄了全部事情不追究，只要妻承認一句就滿足。於是我換上了解釋的語氣說：

「琳，我希望你先要明白我的意思，我只說我是懷疑。一點小事就動氣，在我們是應該的麼？實在縱然你是那樣做過了，也不算得什麼，要相信我是了解你的。但是我只要你一個承認就算。如果真是做過的話，我們可以忘記了這一件事情。要認清楚，我們所需要的是信任呀！」

但是我的話半點效果都沒有，妻反而氣憤地把碗箸擲下來。

「信任麼？好漂亮的話！你已經最先不信任我了，有什麼話可說！要怎樣想就怎樣想罷，我收了你的信，收了你的信吃掉了！」

牛吞半吐的反應着，妻就站立起來，把椅子一推，背過身子便向寢室走進去。

於是沉悶的日子來了。

妻完全變了，變得和以前截然是兩個人。一見了面，就沉着臉，沉着眼；再也看不到那明媚的笑，聽不到那清脆的語聲。就是對女傭也很少吩咐什麼；從女傭的詭異的眼光裏，看得出她女主人的變態的反映來。早上，對坐着吃飯，一句話也不交談，飯已形成了爲敷衍而吃的樣子。飯後我立即穿好衣服出門，往公司去。大家都像漠不相干的人。黃昏從公司回來，妻也不如往日的習慣抬頭望一眼；可是依然坐在慣坐的沙發椅子，編織着我的絨線衫，總是沈着臉，沉着眼。

在這樣顯明的變化中，我開始是有幾分不習慣的難受，接住是感着寂寞了。平日過慣了的生活倒是平淡，如今突然反常，我好像失去了什麼似的空虛着；只要踏進家裏，便直覺到一股冷氣包圍到身上來。

蘋的事情要一個星期才能辦好，但是她不來我的家，說是怕妻不歡喜。我只好聽她方便，也沒有把我和妻的衝突告訴她。但是我不能不陪她到各處去消遣，晚飯後就從家裏出來，到思家酒店去。有時晚飯也不回去吃，從公司打個電話約蘋出去外面吃飯，飯後又到各處去走。這樣的行徑，一面是盡主人招待的義務，一面也有着意氣的作用，是報復的心理；要使妻知道，她的變態使我連飯也不回家吃了，晚間也不高興留在家裏了。我要這这样子叫她難受，而至於不得已先開

口，認了她的錯，我才肯休止。因此我往往夜深才回家。

但是，那也不過把寂寞的難過推延得後一些罷了。

由於自己的感受，有時也會想起妻來，體驗到妻也有同樣的寂寞。整天坐在家裏，沒有旁的事情分心，妻的難過一定比我還深的罷？這樣想着時，我會生起內疚，我懊悔把問題弄大，太無分寸。我原是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懷疑，對於妻會有這麼大的力量。顯然地，妻的賭氣全不因時間而減輕；她寧願忍受寂寞的痛苦，也不甘願放寬她的強硬。——然則妻是否真有理由這樣子強硬的呢？我的懷疑，我的認定，會不會全是主觀的呢？這樣自問時，便記起她的話：『要怎樣想就怎樣想罷，我收了你的信，收了你的信吃掉了。』那樣模稜兩可的表白，都證明了她強硬的背面，是空洞得什麼都沒有。

日子一天天過去，情形沒有變，彷彿這麼一個局面，永遠跟日子連續下去似的。我現在才知道妻的個性這麼強，我感着一向被尊崇妻的觀念蒙騙，我原來過了一年自己欺騙的生活。一種成見的黑影牢牢地罩住我的心，意識起妻，分明會湧起恨的情緒來。

『信任我們的感情嗎？』時常想起蘋這句耐人尋味的問語，都會發生力量；思路長了翅膀似的伸展起來；想到蘋都感覺妻的卑鄙了，一定也聯想到那一封附有相片的信被沒收的事了。

罷？也許回去見了丈夫，偶然也會當作笑料講起來了罷？我是有着這麼一個不通情理的妻子！這些幻像一湧起來，就覺得耳跟也熱着的慚愧，對於妻的怨恨更深了。

但是事實又這樣矛盾。白天上了公司，在公務的紛擾中我倒能夠忘記一切。到了公務完了的黃昏，坐在回家去的過海小輪上，或者公共汽車裏的時候，望着平滑如綠毯子一樣的海，望着車窗外一列列的街樹，一切遺忘了的事都回到心上來。想到回去的是冷落的家，冷落得像家一樣的妻，冷落的妻的臉和眼睛；我要在這樣冷落的空氣裏，度過一個新的黃昏和晚夜，那成了痛苦的寂寞，便預先使我難受起來。

何苦來呢？

是的，何苦來呢？無可奈何地自省，也漠然地解答不出來。妻有妻的寂寞，我有我的寂寞；只一方面謙卑些，把成見放低些，大家的氣都消的了。這樣想着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太傻，小題大做，我的犧牲太大！於是對自己的固執也反感起來了。——縱然妻有過錯，不可以寬容地原諒她麼？難道還有第二次同樣的事件麼？爲什麼一定得由妻先開口才可以自己吃虧一次不可以麼？說是等待不耐煩的時候到來，耐不住的倒是自己。這樣相持下去有什麼了期呢？只落得糊塗算了罷，把小小的衝突若無其事地忘掉，把家庭的融和空氣恢復起來，隨便找個機會講話，選就一回

罷，也許只是這一回……

不容許自己太多想立了那樣的決心，我回到家裏。妻依然坐在沙發椅子上編織着，沉着臉，沉着眼。一看到妻這一種岸然不可侵犯的情態，一種現實的醒覺使我立即躊躇起來，我的卑屈的思想又飛走了；我會找出更聰明的理由反對自己了。是應該輕易開口的麼？萬一我講話時，妻依然用那樣倔強的態度接受又怎樣？而且，反正挨過這麼長的日子，爲什麼自己反而軟弱下來？妻能夠忍受寂寞，爲什麼我又不能？我先表示了和好，豈不是承認了我所做的是錯誤，以後行事還有信仰麼？……想到這一點，我又覺得還就妻是不應該了。爲了換得和好而把根本問題忍痛地丟開，只有永遠留下一個暗影，永遠是以後安寧的障礙。我不該把問題的中心放在兩人之間的融和與否上面，而忘記了根本維繫着今後融和的信義問題的。

想到信義二字，我又把我的決心推翻了。

妻雖然走了，我仍然像蘋在香港時的習慣，每晚走出外面去隨意地浪蕩。爲的怕呆坐在家裏煩悶。我到電影院，或是跳舞院去，無目的地消磨時間；到了疲倦的深夜時候，才跑回家來。我希望妻已經先睡，省得見面時沒有話說的難過。但是當女傭應了門鈴來開門，我踏進室裏，燈火依然開着，燈罩傾斜地把燈光映着沙發椅子，妻穿了寢衣坐在那裏編織着，依然沉着臉，沉着眼。

在意外的失望之後，我的心便閃過一種往往在這時候會閃起來的軟弱的感情，覺得妻又一個人挨過長長的寂寞。可是只一瞬間，自尊心又使我強硬起來，我不讓自己多想什麼，脫了衣服就上牀去，像過着獨身生活的人一樣。於是五分鐘內，我聽到妻站立起來移動椅子的聲音；放下織針的聲音；按動燈掣的聲音；走近牀前的聲音；接住是輕輕的躺下去，便是一陣彷彿是疲倦，又彷彿是憂鬱的嘆息聲音了。

11

日子在同一的方式中過去，一切都成爲習慣了；可是不能成爲習慣的，是毒蛇似地纏住身心的寂寞，一天比一天加強；然而越是難耐，越是想起那一個根本的問題非解決不可。

『琳，你真沒有收過蘋寄來的信麼？』在吃飯的時候，好幾次要這樣問出口來，可是話到了喉頭就吞咽回去，怕語氣太突兀，又弄出岔子來。但是急躁的心，却沒有方法找出委婉又直捷的話，除非不開口，一說就非這一句不可，結果就始終迴旋在肚子裏。對住妻，一股冰冷的氣氛從她的臉，她的眼，一次一次的壓迫過來，煩燥像火一樣燒着我的心。

一個機會來了。

星期六前夕，報紙上預告着七姊妹海浴場又開水上游藝會。

『琳』是星期六日早飯後，妻照例是放下碗箸就向寢室走去，我在背後叫一聲。我是下着最大的決心。

妻略微歪過頭來。

『什麼事？』站住了這樣問，是覺得我叫的意外。

『我今晚想和你去看水上游藝會，去不去？』看見妻仍然要走向寢室去的神態，我有點不高興，但仍然勉強矜持住口氣。

妻躊躇一會才答：

『不累贅嗎？』

『怎麼說這話？』

『同蘋去看不是很好？還想到我幹嗎？』

諷刺的說了，就走進寢室裏去。我明白她的積怨要發作了；可是仍然遏抑住衝動的感情，便追問着：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琳？』

『就是我所說出來的意思。』隔着牆這樣答出來：『難道我會說歪曲的話，需要解釋？我不』

是會歪曲事理的一種人！

『叫你去是好意，去不去由你，爲什麼又無風作浪起來？你想到什麼事情去了？』聽到妻全不了解我的苦心的語氣，我怎樣也忍不住又發起脾氣來。

『我才沒有像你那樣會想像，無中生有。』

『那麼，你是懷疑我和蘋有了什麼了，是嗎，琳？這才是無中生有哩！』我感着被冤屈了的難受，想着我的退步又得不到希望中的結果，預備在這個機會運用的溫情，完全消失了。

『有沒有誰管得你，天知道！』

這口氣表現出她的疑心；我知道我每晚出外，在她的心目中形成了一個疑團；但在這樣的情形下，却又不甘願解釋。

『你以爲蘋還在香港嗎？她走了多久你還不知道。』

『就是因爲蘋走了，你才想起我來了，什麼心腸不看清楚！』

這樣合理的誤會，一時要解釋也不容易，只得說：

『你帶着成見看事情，自討苦吃不是我的責任。』

『看誰有成見，無中生有的人就沒有成見！』

聽到妻那麼主觀的口吻，全不容許事情和緩，我開口的初意已忘記得乾淨。想到妻自始至終是妬忌，不信任丈夫，我更肯定那一封失去的信是落在她的手上無疑。我覺得不趁勢弄一個明白就沒有機會，也跟住走進寢室裏去。妻用有準備的眼光向我釘着，我的話便憤然的出口來了：

『成見什麼，你說我是冤屈了你嗎？』

『是的，那封信，那個相片！』

妻頓着足，這燥暴正打到我的心上，我趁勢抓住這個關鍵。

『但是除了你誰能夠做這件事呢？什麼信都收到的，倒是蘋的掛號信就失去了，天注定！』

『那麼，我要你的信做什麼？』

『你不高興我和蘋有什麼來往，這樣狹隘的思想，都從你的舉動看出來了。』

『舉動，什麼證據？』

妻仍然要倔強地辯開她的罪名。但是蘋來吃飯那一夕的記憶，和蘋所告訴了我的感覺，都清晰地奔集到我腦海裏來。

『蘋來吃飯的一夜，你就不該那麼冷淡。』

『我承認蘋的親暱樣子，我是看不過去的。』

『這就是你不信任我的表現，你不知道在朋友之前，那是一種失禮的事麼？』這時候，便又湧起蘋把事情當作笑料對丈夫講的幻象，我的因羞愧而激動的氣憤更制止不來，口氣也加重了。

但是妻絕不因此退步，仍然是那麼有道理地反駁：

『信任是一件事，但是誰的眼裏容得下一粒沙子？』

『就因為這樣，你埋沒蘋的信了，可是你却不承認。』我始終不放下這個題目，我覺得妻是無法再有遁詞的。

『憑什麼權威迫我承認？哈哈……』妻忽然仰起頭像瘋了似的狂笑起來，隨即變成一個兇狠的臉相，眼光可怖地釘住我。

『乾脆的說討厭我還好罷，用不着假借什麼理由了。』

『討厭又怎樣？』覺得妻不但不認錯，還要把罪名加上我身上來掩飾自己，我止不住激怒，想走過去動一下手，可是轉念間又控制下來。

『討厭我可以走！』

『走就走罷！』沒有思索，這句話便衝出口來了。我覺得妻的倔強是沒有憑藉的，好像她兇狠的臉相就完全表現了她的真面目。

『真的？我走了你不會有後悔？』說得那麼堅決地。

『一點也沒有，我不稀罕不忠實的妻子。』

全個人陷於激動的感情裏，而我感着一切都紛紛亂亂，說話都不像從我自己的嘴說出來，平日的溫文半點都沒有了。

聽到我的堅決的表示，妻立即去拉她的皮箱子，拉衣櫥。在寢室裏走來走去。我什麼都不管，有點巴不得她馬上走了還好的心情。帶着一肚子的鬱氣走出來，向着公共汽車車站大步踏過去。

12

坐在辦公室裏，簽寫着那天天一樣刻板的文件，極力要把工作來忘掉我的鬱悶，可是心緒紛紛亂得什麼都不稱手。

一年的夫婦生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激烈的衝突過，而且，妻竟要走了。這樣嚴重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們之間，好像自己都不相信。我希望是一場惡夢。我承認不稀罕不忠實的妻，但是就

這樣把兩人的生活拆散了，是值得的麼？也不見得這樣會把問題解決得來。而且，妻幾時才回來，還回來不回來呢？如果我不表示同意，她留着不是還有慢慢想個方法和緩的機會？現在全盤事情都由我弄糟了……越是追悔，越要想起許多事情；想到妻回到家，不知道把回去的理由編排得怎樣，一定不會說我的道理，我同意她走，多麼失策！更想到妻懷了六個月的孕，這樣的刺激和奔波，對於她不很康健的身體，不知道有沒有影響！我奇怪自己爲什麼始終不想到這方面，偏在無可挽回的時候才醒覺起來。現在是來不及了。

追悔和自責的心理夾擊着，什麼妻的不忠實，什麼夫婦的信義；我都完全丟開了。我只深深的感覺到錯誤，缺乏處事的經驗。一種分析不開的難過，好像要在我的胸口迸裂出來。我幾次想放下工作，跑回家去挽留她，甚至可以說，什麼都能原諒她，只要她不走。但是這意念只偶然地閃一閃，我的自尊心總不容許我輕易決定；我担心中這舉動，不知道會不會做成事後的懊悔。

在紛亂中，我過着夢一樣的一天。

黃昏從公司出來，怕回家去對住空房子更煩悶，一個人去用了飯，便趁車到七姊妹海浴場的水上游藝會去散心，忘記自怨自艾的心事。一直到散會的夜深才回去。

帶着落寞的心，坐在船上和公共汽車上，什麼都看不進眼。心像斷了綫的輕汽球似的飄忽

着。想到平日回去，還會看見妻坐在燈下編織，現在回去是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看到了。悽然的情緒，針一樣地刺我的心。

女傭給我開門，也沒有閒心向她問什麼，便向開始空虛的寢室走進去。燈熄了，沙發椅上已沒有妻的影子。我把寢室的燈捻着，打算察看一下妻有些什麼留下。突然聽到牀上發出來一陣輕微的嘆息聲，我輕輕的走過去，隔着紗帳向裏面看一看，妻背了牀沿躺着，動也不動。

這時候，驟然湧上我底心頭的，倒不是意外的安慰，却是一個疑問：妻為什麼沒有走呢？我把動作裝得像平日一樣，脫了衣履，走到工人房去找女傭。

『太太為什麼沒有走，你知道嗎？』我早上和妻的爭鬧，妻嚷着走，女傭都是知道的。

『我不曉得。』太太早上拾好了東西時，對我說要回廣州去的，十天八天，或者一個月就回來；叫我照常燒飯，照料少爺一切的事情。後來彷彿躊躇好久，又走進房間去寫信，寫好了叫我去寄。我不認得字，不知道寄到那裏。回來時，看見太太已經把拾好的行李解開來，說不去了。模樣是哭過來的。——少爺，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太太天天在家人那麼規矩，大家和和氣氣不好嗎？』

女傭睡眼矇矓的還要嘮叨下去，我止住她：『你睡罷。』便走回寢室來。

我懷疑妻的走不成功，也許是想起了什麼事情，不敢輕易決定，先寫信回家去商量，才定奪。

她的行止。但是一想到妻在那一封信寫了些什麼，對家人說我一些什麼話；一定委屈了我；我的心又不平靜了。靈機一動，我輕輕拉出書桌下面的字紙箋，向字紙裏翻，希望會發現一些寫壞了，摔掉的碎紙；可是沒有結果。一點可以捉摸的痕迹都沒有，然而一點不能捉摸的東西，却在我的心上滋長起來了。

我差不多肯定着，妻除了安排計劃來對付我，就沒有寫信的理由。三個半鐘頭的火車，便得由香港去到廣州，乾脆地回去了。有什麼困難！做錯了事還要向別人討同情，是多麼無道理的事！這時候，我反覺得起先的自怨自艾，是太寬容了妻，連妻也不如的懦弱。妻說走却没有走，不是證明我的寬容是多餘的麼？事實證明我一切的認定都是不差的，理直才能氣壯呀！

第二天，又是照舊那樣默默地吃飯，我半點不露出什麼神色，妻也沒有用什麼機會表示不走的理由。以後一天一天，都同樣過下去。但是兩人之間，依然罩着成見的陰影，深深地，漠然地。

13

在直線的生活下滑過了日子。寂寞的感覺已經麻木，連我的頭腦都麻木着了。我不再從無結果的反覆的思想中去自討苦吃；我用看戲的心情，來等待着這一齣戲的收場。妻的冷落和沉默，在我的眼裏，比以前像更深了的樣子；這些都不能使我有什麼心理上的反應。一個新的概念

蒙住我的心，我覺得妻隨時都預備離開我；但是她又不容易做到，她畢竟得依附我生活。看出了她的弱點，我預感到勝利到底是我的，現在怎樣也不容我退讓。

這期間，瓊的信和相片失落了的事，是完全忘掉；而事情的中心，却轉移到兩人間的衝突上。這麼奇異的變化，我自己也解釋不來；只感着兩人之間的暗影一天天地放大；對住妻，我覺得憎厭，覺得恨，覺得害怕；彷彿她的身上附有鬼魂。

一個星期，妻除了對女傭說話，簡直是一個啞了的人。也不再提起走。樣子好像有所期待，無疑的，是等待家裏的覆信。我也不期然地同樣等待着，看那是怎樣的一個謎！可是沒有消息。每次從外面回來，私下裏向女傭探問，有沒有信來。女傭每次都是用詭異的眼光望住我搖頭。好像她也明白，我的探問是含有她不了解的意味。但是我還得等待的。

在等待的日子中，我的心倒寬下來了，任目前的僵局延續下去，什麼都不理會，一切都放到那封回信上去轉移。

但是信到底沒有來。

是看得顯明的事，妻也有不耐煩的神色了；脾氣變得燥烈，對什麼都容易使氣；一點小事就向女傭身上洩憤，弄得女傭莫明其妙。這情形常常是當我在家的時候發生，要使我看得不舒服。

我替女傭難過，可是說不出話，只有心裏煩燥。爲了減少女傭無辜的刑罰，我總是穿起外衣就向門口跑出去。

向門口跑出去的次數多了，平白地又添多一重痛苦。一方面感着用時間來期待轉圜的機會已經無望，我又焦急起來。但是這樣的女人，轉圜了又有什麼用呢？這麼不忠實，這麼固執，這麼壞脾氣，以後也不容易合得來。用這個想像來自解着的時候，我不但不認爲這一次變故的可悲，反而覺得是幸事，它使我有機會認識妻的爲人。結婚前對於「妻」字的美麗憧憬，是全部破滅了，這破滅是永遠不能復圓。想到妻究竟有一天要離開我，我將會變成怎樣孤獨的人！一股無法排遣的悲哀，便又繞住我的心。自己感覺着人生中做了一件失敗的事，於是自暴自棄的念頭，便不期然的生起來；不知道從那一次起，我竟然在夜裏喝起酒來了。我要藉着酒來麻醉我的神經，忘記我的苦惱。每夜都是帶着醉意回家，而且都比平常更晚一些。

回到家，應了門鈴來開門的，却不是女傭，而是放下了編織工作出來的妻。到了我把衣履脫下，昏然倒在牀上，她才收拾起工夫，把燈熄掉。於是那經常的嘆息聲又聽到了。

我不但不爲這種溫情打動，反而覺得這是妻的內疚的反映。看啦，走不成功，畢竟在丈夫之前屈服了，要這樣子來補過了！

於是來了這樣的一夜——

聽到那一口沉重的嘆氣之後，我極力閉上眼皮；但是鼻孔發熱，酒氣燃燒着神經是那麼興奮，輾轉着不能夠睡去。我覺得我的頸項有一隻手轉過來，輕輕的找我的臉。

『又喝過酒呵！』

聽到那帶有快意的聲音，一種勝利的驕傲立即支配了我，我不動也不說話。妻的手慢慢的退回去，按住我的肩膀，搖一搖。

『青，聽我講一句話，你始終認定我收了你的信麼？』我好久不曾聽到這樣和婉的口氣了。妻並沒有忘記那封信的事情。

我一時不知道怎樣答她。

『只要你說一句，無論是什麼話。』

『要你自己才知道，』已到了不能不開口的時候，我這樣說：『但是我不高興你始終不承認。』

時間證明我的道理是對的，我沒有理由推翻我的自信。

『現在我願意承認我的錯誤了，但是你得答應一個條件：忘記了這一次的事情。』

『事實是事實，爲什麼說願意！你是說，我委任你承認的嗎？』我忍不住反感起來，重着口氣。我不願接受妻那一個要求，那是狡猾的。

『但是我的確沒有收過，連想也沒有想過的。』聲音是抖顫着。

好像熄了火的煤塊給撥了一下，我的平伏了的氣憤，又燃燒了起來；我知道妻到底要抵賴。縱然接受了這不自然的要求，對於兩人的信義上，沒有半點好處。我說：

『沒有收過就索性不承認下去罷，誰要你忍痛承認！』

聽到我強起來的語氣，妻不再開口，把按住我肩膀的手縮了回去。我躺着動也不動。靜默了一會，我聽到後面傳來嗚咽的聲音，妻哭了。

雖然說爲了夫婦間的信義，始終要把妻的錯誤行爲矯正過來；可是聽到那麼淒切的哭聲，我的心忽然軟弱下來了。女人的眼淚是一種力量，而妻的一聲一聲的淒咽，使我聯想到她的可憐的情態，同情的意念漸漸地湧起來，我又責罵自己了：你這沒理性的動物喲，了解妻的個性不就是一切了麼？一定得迫着妻沒有路走才快意的麼？不管她承認是出於什麼方式，她已經先開口了；單是這一點不是可以抵償一切了麼？算了罷，把可詛咒的事情忘掉，把往日的感情恢復回來；縱然不圓滿的結果也遷就一下罷。女人的自尊心是比男人強的啊……我不讓自己有考慮

的餘地，幾次想翻過身去，把哭着的妻擁抱，吻她許久沒有吻過的嘴唇；吻乾她的眼淚；來補償我的歉意，贖我的罪。只要翻過身去，什麼都解決得乾淨了。可是惟其是這麼容易，我的理智又不容許我輕易做出來——看見我始終不動，妻失望着，自語地說：

『青，你完全不了解我。』仍然帶着抽咽的聲音。

『你不讓我了解你有什麼辦法？』

『到了現在，說什麼都不中用了，我知道沒有什麼話能夠解釋得來；我希望時間會慢慢使你明白。』一句話，我是愛你的。你不知道這兩個月來，我寂寞得怎樣難受。』

我仍然不說話，聽她繼續講下去。

『我承認我的個性是強一點，可是我也受不了委屈，你不相信我沒有辦法。我明白這樣賭氣下去是沒有結果的，我們還是離開一下的好。想前想後，我決定今晚要對你講一句話：我暫時回母親那裏去住一下，到你需要我回來的時候我回來。反正我不在這裏都沒有關係，老媽會照應你的一切。』

『你早就說過要走的了。』我不很相信地故意這樣說。

『所以我說你不了解我。』妻的口氣不比剛才和婉了。『前一次我是一時感情衝動說過

要走，但是那時候不明不白的走了是不對的。我懊悔自己的失言，便停留着。我希望慢慢會有個機會，讓這個壞的情形改變。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所期待的已經失望。——自然，我現在說回去，並不是像前次說回去的意思，這一次是完全爲了你，爲了我，爲了大家的感情。我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聽着她的訴說，我默然不答語，表示我不反對她的提議；心裏仍然不相信事實是如妻鋪張的那麼好。我覺得她是藉着離開我的花樣，來和緩我的疑心和憎恨。但現在，也只好由她做去了。

『我想，你對於這事是沒有反對的，但是我得向你說一聲。我決定明天趁午車起程。你不致有意見罷？』

看見我不開口，妻便這樣徵求我的決斷。我是完全被自己的成見蒙蔽住了，便半點不遲疑的應她：

『我沒有意見，回去就回去好了。』

在微醉中，我終於昏然的睡去；妻還說了些什麼，我都不清楚。半夜裏，我被一個惡夢驚醒起來；模糊地還聽見嘆息聲，很快地又入夢。

第二天一切都如舊，昨夜的事恍惚是一個夢的記憶；只是心上梗住一件事：妻今天走了。早飯在靜默中吃過。飯後妻開始檢行李，却没有前次那樣匆忙。一直到我出門去的時候，大家都沒有說一句話，好像什麼話都講完了。我和妻就這樣分別。

妻要走了，這是非常清楚的事實。兩個月來的賭氣的日子，把一切反常的生活都形成了習慣。我不再感到難受；對於妻失了信任的觀念，使我對什麼都淡淡下來。我不但沒有惋惜妻的走，反而覺得解脫了什麼羈絆似的舒服，像吐了一口鬱氣似的暢快。以後，我可以不再對住那麼一副冷落的臉孔了；也不再每夜到外面消磨時間的痛苦了；什麼夫婦的信義，愛情，都是想像得太美麗的夢語；我是全部地失望，也看透了一切，好像縱然妻不再回來，都不打緊的。像前次爲了妻說走而生起來的追悔和自責，半點也不再有了。我已經是從結婚的迷夢中醒過來的自由自在的人。好像失去了許久的舒泰和平靜，都回到我的身心上。我如常地做着辦公室裏的工作，不去思想什麼，也不須去思想什麼；妻的意象，彷彿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了。

下午兩點鐘，我在外面用了午餐，回到辦公室裏的時候，在寫字檯上發現一封才送到來的信。看見郵票上蓋着哈爾濱的郵戳，我才突然記起來那離別一個多月的朋友。

點着了香烟悠閒地抽着，我把信封剪開，抽出摺疊的信箋，忽然掉下一個四寸的相片來，是

微笑的頰；兩肩垂着兩條短辮子。一陣驚惶的情緒電似的閃過我的心；我把香烟拋了，急忙把信箋打開來。

信的內容是這樣——

『青哥：回到哈爾濱一個月，早就要寫信報告平安的消息，爲了家務忙着，竟因循到現在。雖然仍不能如自己所願的寫那麼長，但是爲了下面的事情，我不能不執起筆來了。』

『今天接到琳姊的信，她告訴我：爲了我前時寄來的相片失去的事，你對她竟生起誤會，使你們因此失和，請我把向郵局查問的結果告訴她。這件事情使我覺得非常不安。我好像犯了一次無可赦的罪一樣。並不是因爲事情由我的相片惹起來，而是因爲這事來得意外——很簡單的，那個相片並沒有寄出去。』

『緣因是這樣：爲了華旦每天上銀行去辦公的方便，我平日的信都是交給他投郵，寄給你的一封也沒有例外。想不到因爲那封信是寫給你的緣故，他竟然把信拆開查看，又無端地留起來了。我回來把失了信的事向他提起，叫他去查問，他才告白出來。誰知道竟鬧出這樣的大禍！』

『和你見面的一夜，我會偶然地說過：嫉忌是男女都同有的本能；而且也曾告訴過你，華旦的奇異脾氣。寄一封信，一個相片，本來是尋常的事，可是他要那樣做，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解釋。』

所以在這方面，我也無話可說。可是仍然不高興他這種無理的行為，爲了這事和華旦賭氣，到現在還沒有和好。今天看了琳姊的信，更難過，又吵鬧了一場呢。

『越想越是慚愧，要請你們原諒，實在不敢開口了。但事既如此，也沒有辦法。只願你們明瞭真相之後，立即消除誤解；我希望我的信寄到時，你們已經親愛如昔。』

『信本來應該寫給琳姊，爲了措詞方便，我覺得寫給你的好，希望你和琳姊一同看。我在這裏向你，特別是琳姊，表示萬分的歉意。』

『相片是立心送給你的，現在補寄罷，也算是代表我來謝罪呵！……』

我沒有勇氣再讀下去了，每一句都像一團火向我的心上滾過來，我直覺到一陣一陣的疼痛，從脊髓散佈到全身每個細胞，像許多小蟲到處攢。我的手捏住信箋抖戰着，不敢再看一眼；我怕給什麼人看見，急忙把它塞進公文袋裏面。一團昏黑的東西突然蓋上我的眼前，瀰漫着，成了無邊的昏黑；我覺得一陣暈眩，身子就支持不住地向椅子倒下去。我勉強掙開眼要看見東西，才彷彿從一個夢境裏清醒過來，於是我的眼沿湧着許多波浪。——兩個月來的寂寞生活，妻的冰冷的臉，妻的嘆息，妻的眼淚，沙發椅上的孤影，絨線衫……一切遺忘了的記憶，都奔集到眼前來。慚愧，羞恥，自責，種種複雜的情緒混合在一起，像鍊一樣絞着我的心。比痛還難受的感覺，在胸懷

裏脹大起來。我希望有一種東西來戳開我的胸膛，讓我宣洩了我的難過才舒服。我又希望有個地方讓我鑽進去毀滅了自己。

我極力鎮靜下來，勉強要把工作來平息我的紛亂。但是不能如願。腦海空虛得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個思想非常清楚：妻走了。

一想起妻走了，對自己的痛恨又深起來，我忍不住拚命的抓自己的頭髮，抓了又抓，都不能洩我的氣。抬起頭來，看見週圍的同事們的眼睛都向我嘲笑；連我的寫字檯，椅子，甚至墨水瓶，都是嘲笑的模樣。我的耳鶯地發熱起來。一個希望從心上閃過，我連忙拈起手邊的電話聽筒按上耳朶。忽然醒覺到家裏沒有安設電話，又立即放下來。我從衣架上抓下帽子，推開了辦公室的門跑出去。我彷彿聽見許多笑聲，從背後包圍過來。

路程是怎樣走着的，我都不清楚。但是我到底回到家了。

女傭給我開門，我急急問着：

『太太走了嗎？』

沒有等待回答，也怕聽到回答，我一直向室內走去。推開了房門，我的心跳得很急促，眼一陣

昏花，我只好停下來喘氣，揩着額上的汗珠。

房間裏什麼都沒有變動。妻安詳地坐在沙發椅上，沉着臉，沉着眼，編織着送給我的快要完成的第二件絨線衫。

(一九三五，春)

鬼火

——女人是鬼火，你追過去，她跑；你跑，她倒追過來了。

想到這麼一個結論，金先生一邊修指甲，一邊忍不住從心裏笑出來。

陽光從窗口射進室裏，剛好籠住金先生坐着的沙發椅子。清晨的天氣是這麼冷，他却彷彿洗着溫水浴似的舒服，暖暖的不願意起來。把指甲銼子在幾隻指甲邊緣來回地刷着。

實在，他的心並不會放在銼指甲的工夫上面，却在想着另一件事情：那追逐過來的「鬼火」。

是「鬼火」也該有個分寸罷？金先生用研究的心情繼續地想着。他並不會因為有了那麼一個結論而滿足。他覺得女人的眼睛比耗子還銳利，她們不致於連對象也認不清楚就胡混起來。一個有了妻的男子，在本份上，照理就該失去戀愛資格了的，至少就該失去被女人追逐的資格了的；可是事實顯示出來，全然不是這回事。他竟然能夠和一些有着資格的青年男子站在對

立的地位。那麼，這個作了角逐中心的女人，應該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

於是金先生的腦幕上，立即跳出來一個熟習的影象；電影明星哈羅式的風情；鍾克靜靜「唔哼」的鼻音；用跳舞步伐走路的姿態。這些時代女人所流行的習染之外，一些也找不出奇異。

可是奇異的，是愛上了他。

說是愛上了他，金先生是半點不懷疑的。雖然這個女人給他表示的還是隱隱約約的態度，但是他却斷定這是故意的做作，近於一種試探；只要自己有勇氣，把他抓上手是隨時都有可能。只是這女人脾氣的古怪，却叫他捉摸不着；高興時就天天打電話到辦公室，拉他出去吃午飯。有時約好了去看電影，結果却沒有了回事；失約在她是不在乎的，花錢卻不會是女人。明白了她的烈性子，他從不敢對她發一次脾氣，寫的是恐怕因小失大。只要能夠容忍他就容忍下去。向一個女人算賬是多麼愚蠢的事！何況是那樣的——一個真哈羅式的風情的女人呢？事實上，把自己比起她的幾個男朋友，無論是年齡上，面貌上，像藝術家的小李和小白臉的老章，都勝過他；可是他們的追逐都沒有成功。而他本來是沒有追求她的用心，她却偏偏傾向他這方面來。從她說小李的：「一看就叫人討厭的啦，一頭像女人一樣的長髮亂得像鬼一樣」的口吻，與及不時向他報告關

於老章的話：『儘是這樣瞎纏；昨天又來了那刻板的信啦。難道人家不要你一定得有理由的？我覺得自己心不歡喜就不愛，人怎樣能奈何得住心嘛！即使我把這個作了理由答覆你，結果還不是一樣失望！有這樣的傻子！』他覺出了他的特殊地位，便不由得自傲起來。如果因一點小事無端把堆到眼前來的奇蹟破壞了，這才是傻子！

但，不是傻子，他有什麼和小李老章不同的地方呢？這樣想着時，他只能夠找出自己有了妻的一點。差絕對不是情場上可驕傲的條件，但是他竟佔了勝利的形勢；於是他把這不尋常的奇蹟更看得神聖起來。他覺得一個少女愛上一個已婚的男子是一種犧牲，因此有時縱然會問起自己：『有了由戀愛而結婚的妻，還去鬼混什麼？』也覺得這一點矛盾不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用不着預早把不必要的顧慮，去破壞目前的收穫了。

說收穫，金先生也並不會騙自己歡喜，你敢說這是很偶然的事麼？昨夜竟然和她過一個那麼詩意的 *Week-end*，答應了他到野宮跳過舞，又到跑馬廳去逛得那麼夜。平日和妻出外邊走，乏味得說不出來，這一回挨住身邊的却是個貞哈羅式的風情的女人。他懷疑這是夢，可是真是一個美麗的夢。雖然他捏住她的手要求接一個吻時，她用狡猾的態度應付過去，沒有如願。但是她的天性就是這麼俏皮，至多也是一種變方式的撒嬌罷了。其實誰個少女不稀罕一個已婚男

子的熱情！女人不是這樣子的麼？分明是要求着什麼事情的，她總要在事前裝出一些花樣來掩飾自己。要是你故意也裝着不在乎，難說她不反而比你焦急；昨夜分手時，加意提起那早已寫信約好了一場電影，不是事實的證明麼？鬼火，女人是鬼火……

一想到那已經追逐過來的「鬼火」，金先生的一顆在三年前已經被妻結束了某種機能的心，又熱熱地跳起來了。他覺得研究這「鬼火」是怎麼樣一個東西，和自己比小李老章多了些什麼東西，正如研究自己有了由戀愛而結婚的妻爲什麼還去鬼混這個矛盾，同樣是多餘的事情。因爲這是奇蹟呀！

於是在往往想不通這「奇蹟」所生出來的結論，此刻又浮上他的心來：管它呢，玩玩而已！管它呢，玩玩而已！同一個時候，另一方面却也同樣發現了奇蹟。

金夫人正在金先生背面的牀口那邊，按照星期日的慣例，檢完了他換洗的襯衣，襪子；順手把他昨夜回來時匆促掛在椅背的洋服放進衣櫥裏去。她覺得到一陣香氣從洋服的裏袋發了出來，袋子脹得很飽滿。突然生起來的好奇心，使她禁不住伸手進去，把探到的東西摸了出來。那是一疊信件。看見信封上寫的是「金××君轉交王山先生啓」字樣，她毫不遲疑的把那些信抽出來，打開一封看下去。

「又來道歉了。昨夜累你在戲院門前等了一夜，此刻想起還難過。但誰會想到穿好衣裳却
又頭痛起來的呢？真是討厭的毛病！」

「本星期六下午有空的罷？我想去公司買一件短套，難道你不能伴我走走麼。下午一點鐘
我在前次的 Tea Room 等你。」

「宣傳許久的「復活」在京師放映了，我怕擠擁沒有去看，星期日是最後一天，我想對於
你我都是適合的日子。兩點一刻的一場好麼？」

「你說我的信你都燒掉，我不相信。快燒掉罷，不你死——若芬。」

信不會燒去，現在却一封一封的成了燒着金夫人的心的燃料，她感着那一種痛楚要使她
哭出來了。對於丈夫的變，她早就從他的行徑上察覺到的，可是沒有證據却不能使一個犯人入
罪。也不會想到那作了對象的人是誰。現在這個謎果然破了，什麼秘密都清楚了。她並不因為獲
得證物而高興，却因為從證物裏面覺到自己被蒙騙得這麼久而憤恨起來。如果事情不是今天
拆穿，她不是還惜然地任他混下去嗎？它將會發展出什麼結果來？結婚才是三年，愛情只賸下了
渣滓！渣滓也罷，他竟全不把她存在着在眼裏，竟背了她和別人鬼混。想到他往往在電影院開
了場的時間，突然跑回來叫她去看電影，這幸福許久以來都難得享受到的；可憐自己還把這個

認作不許自己疑心的憑藉——誰說這不是他依然愛她的證據，却沒有想到自己以為是幸福的，原來只是賸餘的恩惠。自己好好的替他接過說是「他的朋友」的信，原來是中了他的詭計。她存在他心中的地位是怎樣渺小了呵！一向信任着的丈夫，竟變成了騙子！誰使他變了呢？那個妖精的若芬！一想到若芬，她的憤恨更深起來了；爲着要滿足物慾的要求，到處賣弄誘惑；把小李和老章弄得神魂顛倒還不夠，如今竟混到她的丈夫來了。多麼可惡的女流騙子！騙他，而他又騙她，她竟成了雙方騙的對象，多麼可憐，多麼卑微！這簡直是侮辱……金夫人的眼湧出了淚。憤恨和悲哀的情緒激動起來，她想把那些信撕成了粉才痛快；想立即在他的面前戳穿了他的詭計才能洩忿。可是一轉念間又改變了主意。她只把最先看到的一封信拿上手，藏了起來。其餘的仍舊放了回去。

悄悄的望一望窗前的沙發椅，她看見丈夫仍然坐在那兒修指甲，臉上露出笑容。
窗外面有鳥聲吱吱地唱着。

2

『今天星期日，想到什麼地方去走走麼？可惜這樣冷的天氣。』
早飯後，金先生放下報紙，看見坐在梳粧台前面粉的妻，說句星期日的例話；後一句是故

意作一個保障。

妻是知趣的，用那麼安閒的口吻答着：

『誰有閒心去走我今天有地方去。』

『到那裏去？』

『還不知道我許久不會到姊姊那邊去過嗎？難道還願意伴我走一下的，你這人？』

『怎麼會不願？只是星期日恐怕有朋友來。人來了，碰不着多掃興！』他答得很有理由；聽到妻要出去，他的心輕鬆得飄起來了。接下面就問一句：

『幾時回來？』

『姊姊一定留我吃晚飯。——』她一邊塗着眉筆，一邊微笑着說下去：『可是我希望趕得及回來看一場戲。』

『看一場戲？』金先生的口和心都同時應出這麼一句來。

『今天京師映什麼？你看看報紙。』

『好像是——』金先生裝着找報紙的電影告白，一會才說：『「復活」聽說也不大好。實在，這個戲我們不是看過兩部了嗎？』懷着心事，他鼓不起勇氣說句放胆的話。以為事情是非常

順利的，想不到突然來一個難題。

『我想我也趕不及回來看的了。』

金先生緊張的心這時候才放寬下來。他怕再開口，躺在沙發椅上，端了報紙遮住自己的臉。妻走進屏風後面換衣裳去了。

『金，看我的袍子襯這件短套好不好看？』

他放下報紙，妻已經站在前面，用時裝表演的姿態打一個旋，立定了，臉上裝出嬌媚的笑。

『唔，太美了。提防後面有人會送你一程。』

像這樣打趣的事情，一向就少有了的，但是金先生今天却有一個輕快的心情。而妻却更有想不到的舉動，她一隻雀似的投進他的懷裏。

『講鬼話！』就把一個吻接上了他的。

這麼一種不知、道去得多麼久遠而突然回來了的情意，把金先生弄得有幾分胡塗了。他不明白妻今天的態度爲什麼也變得反常。這使他追憶到三年前新婚時候的舊夢。一直到妻出門以後，他也不能夠放下這一點追憶。這追憶漸漸喚起一種內疚的心理。讓妻獨自一個人走，不是這一次的事，而自己在外邊的行動，除了本能地掩飾着，從來不曾想起過妻。可是這一次，他却莫

明其妙地感到一些難過，好像由於妻剛才的熱烈情意，更牽起他的慚愧似的。於是那經常的自責的感情又湧了起來。然而這是不長久的。想到那是奇蹟，他一切的內疚和慚愧又立即消散了去。管它呢，玩玩而已！

3

爲了找些事情來消磨時間，金先生到外面去隨便走了一會。到京師戲院去畫了兩張下午兩點一刻場的座券，便又帶着輕快的又焦急的心情走着回家。他覺得今天的時間長得十分難耐。

其實縱然兩個人都在戲院裏了又怎樣呢？這正如問自己和這個女人混的目的是什麼一樣，是答不出來的。不過金先生如果不欺心的話，他會承認需要一種玩，有這一種玩才有生活的興趣；而這興趣是不能從妻那裏再得到的。一個男人在街上可以放恣了眼睛隨便看任何女人，可是身邊多了一個妻之後，連這點自由都沒有了；別的更不消說。金先生在「丈夫」的觀念下禁錮了三年，却突然獲得這意外的運氣，他不能不加倍珍惜。他需要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解放，這限度是很低的，他只希望達到接吻的目的就夠了。葡萄酒喝得膩了的時候，不是換過口味來喝，喝開水也有新的意味麼？

但是如果她像昨夜那樣子，仍然用狡滑的態度拒絕過來又怎樣呢？該不會罷？如果真是會的時候，他覺得需要運用方法，而且得粗野一點了。有方法，而又有兩條有力的臂膀，要吻一個女人是不困難的；何況是貞哈羅式的風情的女人？

金先生一邊想着，一邊微笑着踏進自己的家裏。女傭攔住就告訴他：有客來了。金先生立即感到不高興，誰這樣不識趣呀？但是走到客室的時候，他忽然高興得要跳起來了。他以為是自己幻想過步。然而放在沙發椅上面那一件昨天由他付錢的短外套，却證明他的眼睛並不是幻覺。想人人就到，坐在沙發椅上看書報的，是若芬。

「怎麼呢？不是叫我兩點鐘到戲院等你的嗎？此刻還沒有一點鐘，怎麼這樣早會來了？」在意思想不到的快活下，金先生坐下來就忍不住這樣問。他覺得這女人的行徑總是不可思議。

女人把畫報闔了起來，望着他，用鍾克羅馥的腔子來了一個「唔哼」，接住問：

「覺得很奇怪嗎？還有更奇的。」

「什麼事啦？」

「我是來告訴你：不去看電影了。」

這句話彷彿在金先生熱熱的心頭放下一塊冰。他覺得這個女人真是太難了解了；急急問

着理由。

這一次的理由可不是頭痛！

『這是我的胡塗，昨夜回去才記起，今天下午有一個茶舞，我們的音樂教師要回去英國了，三點鐘在嘉蘭酒店餞別，不能不去的！』彷彿爲了要使他相信，她噉着嘴，用撒嬌的表情瞞他一眼。

『不要騙我，你是有別的約罷？』

『有約便是你的約了。』

這話使金先生聽得很舒服，但是他的口頭却表示不相信她的理由是真實的，目的不消說是要把她留住。

『不相信，讓我給請帖你看。』說了她放下書報，把手提包打開來，向裏面找，結果沒有找到。她埋怨自己忘記帶出來。

可是金先生却有東西拿出來了：

『我已經買了票子啦，你看。』明知知道這個挽留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但是金先生不能不讓她知道他的誠心。

但知道也是徒然！

『和妻去好了，一樣的。』

其實和妻去顯然是兩樣的，金先生很不高興她的口氣來得這麼隨便；她絲毫不了解他的好意。一邊他不能不說出來，妻去了她的姊姊那裏，今天不回來。這樣無可奈何地要充分他挽留她的理由。但是半點也不能夠動搖女人的主意：

『總之是不能夠去啦！』

總之是不能夠去啦！金先生知道再爭持下去是沒有用處了。憑着過去的經驗，他明白激動起這女人的脾氣來，說不定連以後的機會也不容易找。但是擺到眼前的機會却看着它完了，他立即感到一陣失望的悲哀。想起戀愛原是痛苦的，他彷彿得到一點自解；可是總不能夠排遣一種惋惜的情緒。難道就讓她這樣從自己的手上溜去嗎？他覺得應該取償到一些什麼來彌補損失的。他有着目的，而這目的又不一定要和妻去看戲才能夠達到。那麼，爲什麼不改變計劃呢？金先生靈機動起來了。他望着女人，女人也恰望着他，那麼迷人的眼色，夾着濃烈的香水氣味，都煽動着金先生慾望的火燄！

『好的，你去；但是你得答應我一件事情。』金先生想着昨夜遺在心裏的一個失望，乘機就

提出這大膽的要求了。

女人却不願屈服的样子：

『笑話！我去難道你會縛得住我麼？』

說着竟站立起來了，金先生焦急着，怕她一走全部希望都落空；連忙走前去阻止她。女人原是威脅的，她並沒有走的意思，不等他來到便又「唔哼」地坐下；金先生趁勢就在她的旁邊坐下去。聞着從女人身上波動出來的香水氣味，他的心開始強烈的跳起來。

『說，答應什麼事情？』雖然是這樣問，但是彷彿意識到他的來意是什麼，她微微的移動着身子；歪過頭來瞟着他。

『你相信我是很愛你的嗎？』

金先生把聲音放得很低很柔軟。可是女的却聽到什麼可笑的話似的，哈哈的放聲大笑起來；也接住套上一句：

『你相信我是很愛你的嗎？』

金先生有點窘，他想說不相信的反面話，却又怕方便了，她會應他說：不相信好了。下面的事就沒有根據做得出來。於是答出自己以為是聰明的句子：

『我相信的！』

『那麼，相信好啦！』說着仍然是笑。

金先生摸不着這話的意思，但是覺得有了憑藉，下文要開口已經是多餘。提起勇氣來，把一隻手從人女的腰彎了過去，另一隻手搭上她的頸項。他實行了方法，而且運用了兩隻有力的臂腕。但是事情也並沒有如他想像的容易；女人是兇似的狡猾，她把身子一縮就從金先生兩隻手的空環下面溜出去了。

金先生感到這個失敗是一種羞辱：這樣子怎麼能夠下場！看着她背了手站住，歪着頭狡猾地笑的樣子，他被一種憤怒和狂妄的感情支配着，站起來就追過去。女人把身一閃，金先生撲了個空，撞到一個酸枝架去。放在架子上面的金魚瓶凌空滑了下來：撲的一聲，玻璃碎片和水花散滿了一地。兩條可憐的金魚躺在地上，眯着眼睛蹣跚起尾巴。

『哈哈哈哈哈！』女的笑得更放恣：『糟了啦，糟了啦！』

『糟什麼，都是你！』

一邊，金先生把兩條金魚捏了起來，放進一個玻璃杯裏去。他全部的熱情和希望，都跟着金魚瓶一同打碎了。剛才那麼狂妄，那麼緊張的感情，都鬆弛下來，被懊悔和自責代替了：他不該那

麼燥暴，那麼不小心，闖出這一個禍。金魚是妻平日最愛好的玩物，從年宵市買回來沒一天不關照過；前月不留意給小貓抓去一條，妻竟大發了一頓脾氣，直到補買一條才完事。現在連瓶都打碎了，如果她知道今天恰巧是若芬來過，她將會在這件事上加些什麼想像去呢？金先生有點心虛的恐怖，不敢把這事推想下去。望着玻璃杯裏面跳着的金魚，他的心又突突地跳起來。

『阿英，阿英！』

叫着女傭來給金魚放些水。想不到女人用跳舞的步伐閃到他的身邊來，彷彿要給金先生一個撫慰，「唔哼」地給一個通知，就把嘴唇遞給他。但是氣憤的情緒把金先生的慾念全部溶解了：『不希望！』地想着，一個巴掌朝送過來的臉上打過去。女的不報復也不生氣，聳一聳肩，便回過身去拿她的短外套，用跳舞的步伐溜出去了。

女傭進來了，沒有等到金先生的吩咐就先報告一個消息：太太在外邊。

『見鬼！太太會回過來？』金先生勉強裝着鎮靜地問。

女傭並沒有見鬼，說太太回來了差不多十分鐘。在廚間躲着沒有出來。金先生責問她為什麼不告訴他。女傭答了一句刺心的話：

『太太不許我進來。』

一種漠然的恐怖在金先生的心裏散開來了。他想不到妻這麼快就回來，也想不到事情這麼湊巧；自己所不希望的，却真的實現了，一天的事情都出了意外。金先生沒有閒心去憐惜自己的遭遇，只有一個單純的念頭，是怎樣造一個金魚遭難的理由來應付妻。妻不過回來了十分鐘，她並不會知道更多一些什麼。不過妻知道若芬來了却故意不露面，這事情却使他不能太過安心。

女傭把放着金魚的玻璃杯端出去，妻帶着怒容進來了；她好像並沒有看見丈夫似的一直進寢室裏透去。金先生想鼓起早上那麼一種熱烈的情意去接她，一種畏縮的心理却使他沒有方法做得出來。他只好跟着她走進寢室去。妻已經倒在床上，裝作睡去了一樣。

『這樣早回來了？』

妻不應也不動。金先生預感着一些什麼事情要來了。一邊伸手去扳妻的肩，把臉貼上了妻的；一邊問着：

『外邊冷嗎？你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妻立即側過身子避了過去，決絕地說：

『滾開，你是不配管我的！』

『你又生氣了，有什麼事也該說個明白。』覺到勢頭很不對，金先生退回來坐上一張椅子上去。

『說什麼，還消說！不是聰明的人就不會覷我出去了和女人鬼混！』

和女人鬼混這罪名是很大的，但是金先生沒有勇氣作強硬的抗議，只好這樣說：

『你講笑話麼？你這樣想是太不了解我了。』

『是的，我不了解你，有人了解你。』

『那麼，朋友來坐坐也可以麼？這麼容易就想到許多事情去。』金先生知道說什麼委婉話都沒用處，還是直捷了當地拉上正題。他想着妻是在佈疑陣，十分鐘的觀察，會得到些什麼？

『對呀，是朋友，鬧得天翻地覆的是朋友！你當作我是沒有知覺的，還在那兒裝模作樣。實在我什麼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麼呢？』金先生想打破一個金魚瓶罷了。

『知道什麼？我問你，昨夜到那裏去來？』

『難道一個星期六不回來就疑心了嗎？』是多麼得力的一句！

『今天又打算到那裏去？』

『到那裏去，我此刻不是在家？』金先生覺得事實是最好的證據。但是看見妻越來越迫近的口氣，有幾分怯了起來。

『此刻當然在家，那妖精要不是給小李約去跳舞，你早就和她滾到戲院去了！』

金先生的眉頭皺了一下，妻完全清楚他知道他和那女人的事情。她的話還不曾完結：

『你以為你的秘密能夠瞞得過我嗎？在我的面前竟然大膽通起信來，計子也算得高明，但我的眼睛可不會瞎了！』打開手提包摸出信來：『這是什麼？』向丈夫那邊拋了過去。

金先生的心跳了起來，他明白妻使氣的來由，接住就明白全盤事情都糟透了。能夠拿去一封信，別的自然也不會放過什麼，都在妻的眼前暴露了。他一邊懊悔自己的大意，給了妻那麼現成的機會，一邊却遏抑不住湧起了羞恥和慚愧的感情。好像賊物落在證人手裏的犯人一樣，他什麼都說不出口，默然的去忍受那不容易忍受的滋味。

『那麼，你當作我已經幹過什麼對不住你的事了嗎？』知道自己理虧的，金先生終於不能不設法轉圜了。

『幹過什麼，你自己才知道。你不要把若芬看成天使，她現在和誰要好你知道沒有她是怎

麼樣一個人你知道沒有？」

『和誰要好于我什麼事呢？』

『不干你的事，給人家玩弄了才是你的事。』

玩弄！這是金先生的自尊心不能夠承認的，這是一件侮辱。他對於那女人的最初的存心，只是玩玩而已。但是妻的『她是怎麼樣一個人你知道沒有？』這句話，却很打動了他的心，這正是他一向有着的疑問；往往就給那女人的惑人的意象蒙蔽着，想不出一個結果來的。如今，彷彿妻比他還清楚些，就連小李約了她下午去跳舞也知道；說是給什麼音樂教師餞別全是謊話。那麼，那女人是怎麼樣一個人，他得着不必解答的解答了。在這解答的提示下，他對於那女人彷彿已經得到一種概念。同時就有了一點自覺和那樣的女人去混說得是戀愛麼？這真是枉費了熱誠，沒有半點意味！金先生越想越覺得慚愧，雖然不願意承認被玩弄，但是也不會玩弄了人；對於妻的話，想不出反應的理由了。

『話拉長了也沒有用；如果我做錯了事，你不能夠原諒我嗎？』

這樣的時候，金先生覺得只能夠說這樣的話了。爲了證實他的覺悟的決心，他從懷裏摸出一疊「王山先生啓」的信和兩張電影戲票來，連妻拋在地上的一封信一同撕掉。像是對於那

女人的憤恨都要從這一擲之中去發洩了一樣。但是妻並不因為這個表示就滿意，一點勝利的餘威使她不給丈夫留一些餘地。未來的日子是那樣長，她得提防。她的語氣便來得更重。

「原諒麼？原諒得多少次？那一個男人不欺騙女人的？把女人騙成妻子，把妻子關在家裏，一直騙下去，自己便出去尋快活了。還不知道你們的忍心！」

聽聲音，妻是哭着了。金先生感着釘尖刺進心似的難受，他不能夠接受「欺騙」這字眼；他沒有存心欺騙妻子；但是新的慾望却迫着他的行為形成了欺騙。他希望玩，而這玩却使他的夫婦關係不能夠調和。他沒有方法替自己辯解，索性就沉默着；心裏充滿了抑鬱。

可是妻却不沉默的，她要藉着這難得的機會盡量洩氣一次。她把許多許多事情搬出來：一個女人永遠記憶住的男人的過失；結婚前說過的言語，結婚後的冷落態度；近來的異樣行徑……金先生聽得很煩燥，可是又覺得妻有理由，沒有理由的是不為丈夫的自尊心留餘地。想到女人原來是這樣子的，他讓她搬下去。他既然不能夠叫妻住口，又怕聽下去難受，最好就是避開去了。

於是，金先生走出客廳去。

殘陽已經退出塵口，暮色漸漸的爬進來。金先生仍然坐在沙發椅上，抽着不知道是第幾枝的香烟，眼睛釘住玻璃杯裏面互相追逐着的兩條金魚。

現在，他的心澄清得像金魚游泳着的水一樣了。他想過許多事情：他想過那「鬼火」似的女人；想過妻，想過自己；也想過今天一場不尋常的活劇。他好像抹過一塊塵封了的鏡面，照出自己的面像來一樣，而那面像是看得非常地清楚：對於妻，他是山戀，愛結婚了的丈夫。對於那女人，他做了一個「鬼火」，被追逐時的閃避的用場。他是打算「管它呢，玩玩而已！」結果却不但不玩，而且還不能不管；而管的是有着理由的妻。

爲着慚愧，爲着內疚，把一個貞哈羅式的風情的女人比較起來，金先生覺得妻的意象和以前是完全兩樣了；妻不是「鬼火」，她是永遠纏着他，愛着他的。金先生感着滿足！沒有了煩燥，沒有了抑鬱。所以他的心澄清得像金魚游泳着的水一樣了。

女傭走過來問要不要燒飯，金先生叫她去問太太。女傭從寢室出來回報：太太先問他吃不吃飯；他吃她便吃。

從妻的表示上，看得出來她是諒解了他。金先生的沉重了半天的心，立即輕鬆下來了。他要和妻一同吃飯，這飯却不該在家裏吃的。他覺得新的愛情應該有個建築的紀念。吩咐了女傭自

已弄飯吃，金先生便拖着希望的步伐走進寢室裏去。

「芝，肚子餓麼？我們出外面吃飯去。」

彷彿兩人之間不會有過什麼事情一樣地說着。妻坐在梳粧台前，抹着頰上給眼淚模糊了的粉漬，對着鏡答他：

「我不餓，你自己去吃好了。」

雖然口氣是重的，但已經和婉得多；只要她肯答他便有辦法。金先生安慰着，便放胆說下去：

「我們一同去，吃過飯還可以來得及看七點場的『復活』。」

「怎麼，第三部片子也看了嗎？」

說着，含笑地瞟了他一眼。看見哭過了的眼圈的紅暈，和兩頰上刷出來的薄霞似的容色，金先生發見妻有了從來不會有過的嫵美和魅惑，忍不住從妻的背後伸過頭去，找她的嘴唇。

白天的事情像烟一樣地消散。兩個人都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那裏是有羞恥，慚愧，諒解和滿足，這些成份混合而成的養氣的。

兩個人挽着臂，帶着像新婚一樣的心情進過餐室，又進了戲院。距離影片放映時間還有五分鐘。從擁擠的觀眾裏面好容易看見最後一行座位的尾端，有兩堆並排的藝術家式的長頭髮；

憑那翻起的外套的領沿分別得出來：其中一個是女性。金夫人在丈夫的臂上捏一下，輕輕的說：

『王山先生，你的好朋友也在這裏。』

金先生的心裏立即湧起一個人的名字，但是他那麼堅決地答：

『不要管她！』

坐下的時候，金夫人回過頭去，向後面揮一揮表示勝利的手，隨即把那隻手向丈夫的腰背彎了過去。

金先生也把他的右手伸過去，握住妻的左手，感着一點驕傲。他記起這隻手的光榮，是曾向那女人的面上打過一掌。

(一九三七，春)

西班牙小姐

1

親愛的陸先生：

我是那麼榮幸，爲了你的仁惠，答應我底請求。我知道，我的孩子們也同樣地感謝你的；我寫不出來當她們把課本買到手時，高興得什麼模樣！

一切都預備好了，如果你同意，就在明晚開始上課罷。寫這封信通和你，並致謝意。問候你的姑母和絲丹小姐。

你誠實的朋友馬利亞·巴賴斯。

接到這封信的第二夕，我便做了巴賴斯夫人家的家庭教師。

巴賴斯夫人是西班牙籍的寡婦。年紀大約四十五六歲。人很胖。自從六年前，丈夫因爲和一個中國人合作經營一件業務，遭着失敗的刺激，喝了過量的酒墮海溺死了之後，巴賴斯夫人爲着一種愛情的奇怪觀念，依戀着這埋葬了丈夫的生命的地上，不願離開中國；便攜帶着兩個兒

女在香港住下。還有一個年長的兒子，跟了舅父在火奴魯魯開咖啡店。巴賴斯夫人就是仗着這兒子寄回來的錢，支撐着寂寞的家和寂寞的年月。

丈夫安東奴先生和我的姑丈，曾經在一家洋行裏做過幾年同事，成了很相投的朋友。安東奴先生死了以後，巴賴斯夫人和姑母家，仍然繼續維持着丈夫所遺下的交誼。但不是很常來往；只是在星期日的早上，大家到去禮拜堂做彌撒碰到的時候，照常交換一些問候。聽說巴賴斯夫人因為厭惡中國多亂，尤其是因為丈夫的死，對於中國人懷着不大好的成見。然而對於姑母家的人，却始終沒有改變親切的態度；她認為這是最好的中國人家。

這一年初夏，我到香港來療養我病後的健康，住在姑母家裏。因了跟姑母到禮拜堂做彌撒的機會，便也認識了巴賴斯夫人和她的兒子雅路拔，女兒愛莎小姐。

雅路拔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一頭鬆曲的頭髮，蓋住微褐色的面顏；眼是圓潤的，有一副活潑又懂事的神情。愛莎大約是十九歲，有着不很强健但是長得勻稱的身材。膚色嫩白而帶一點紅潤，像凝結的牛乳加了一點紅玫瑰花汁的混和。蛋型的臉，小巧的嘴唇上，鑲着挺直端正的鼻子。兩排像梳子一樣的睫毛，整齊地遮掩住一雙夜明珠似的眼睛；又黑又明朗，就像濃厚地堆在額頭的頭髮的色澤一樣。她的儀態上帶着固有的南歐風情，却又有着東方人的柔靜端莊的舉

止和超越這一切的憂鬱味。

第一次見過她，以後每個星期日，我都跟姑母們去禮拜堂做彌撒了。

第四次碰到的時候，巴賴斯夫人便和我講起話來。

『密思特陸，住得寂寞麼？如果不見棄，請到我的家裏來玩；聽你姑母說你懂音樂，我那兒有鋼琴呢。——愛莎，你不再愁悶沒有音樂同伴咧！』

跟住她的視線轉過去，我看見愛莎正望住我微笑，難爲情地點頭；像是表示她也歡迎我去的意思。我道謝了之後，便接過巴賴斯夫人爲我寫下地址的紙片。

在姑母家裏，實在是寂寞得無聊的。姑丈每天照例到洋行去，姑母幫忙女傭做許多瑣事，也和我談不上什麼話來。表妹絲丹，每天要上學校，屋裏靜得像幽谷。我除了讀一點文學書籍，沒有別的消遣，在沉悶裏度着如年的長日。現在有了可以去的地方，我覺得我的生活有起生氣來了。我想着那一雙長睫毛遮掩住的，迷人的憂鬱的眼。

於是在找尋消遣的動機下，我到巴賴斯夫人家裏去了。

說是爲着破除自己的寂寞，還不如說一半也是破除別人的寂寞。這一家的冷靜，也和姑母家沒有兩樣。雅路拔是每天上學的家裏所有的人，就是巴賴斯夫人，愛莎，一個女傭，和一條狗。布

郎加那油了灰青色的牆壁，那壁爐，那些掛着的西班牙風景畫，和聖母像，都彷彿交織成了寂寞的情調；把幾個寂寞的人牢牢地包圍。愛莎照常是在沙發椅上看書，或者做些手工。除了巴賴斯夫人在寢室裏踏着縫衣車的聲音，和偶然從鼻子哼出來的小曲，全屋裏找不出一點熱鬧的空氣來。

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我的到來，彷彿給她們帶來了不少溫暖的氣息。這可以從巴賴斯夫的高興的神色裏看得出來。看見我來了，她便吩咐愛莎把鋼琴上面的灰塵拂掃乾淨，拈出歌譜來，叫我隨便玩。她說她是歡喜不客氣的人的。然後，她吩咐女傭去洗那煮咖啡的機器爐子，又吩咐一些別的事情。戴着擱在鼻梁中間的眼鏡，移動着笨重的身體走來走去。

我不知道這樣好意的招待，是因為我是安東奴先生知友的女姪子，還是她們招待客人的禮儀上的習慣。我知道自己有一些交際的場合裏，我的年青的儀容和舉止，還不致給人怎樣壞的印象。但是在這裏，却沒有忘記我是個中國人哩，所以我這樣說：

『你們總是這麼客氣，我不敢再來了。』

『那裏的話？你不來才客氣呢。你不知道我們這裏一向是多麼寂寞。我們相識的朋友不是回去祖國，便是離開這裏；除了一位英國朋友羅拔先生，偶然在船到了香港時來看我們，簡直沒

有客人的。你來了給我們不少的快樂；愛莎就對我說過你咧：你姑母家裏的人都是好的。——愛莎，你不是這樣說嗎？

說着，巴賴斯夫人裝出一副滑稽的表情，把笑起來只賸一條縫的眼望望她的女兒。愛莎不好意思地望住我，低聲的說：

『我們歡喜有像密思特陸這樣的朋友；因為正如媽媽說，你能夠給我們帶來了快樂。』

『我希望能夠這樣做，巴賴斯太太，愛莎小姐。』我恭敬地答。

『那麼，希望密思特陸就多多來罷。』

愛莎羞怯的說着，看到我的眼望住她，她連忙低下頭去，編織她正在織下來的紗巾。

這樣，我便成了這異族家庭裏常到的賓客了。至多隔兩天不去，我便感着不舒服，好像這日子就完全是空虛的。想着這一個家庭的寂寞，愛莎的寂寞，便記起那麼一句『希望密思特陸多多來罷。』的話，我的腿子便給什麼牽住似的，向巴賴斯夫人家走去。

一見到愛莎，我的心就彷彿給什麼充滿了起來，好像找回一件失去了的東西。爲了敷衍到來的理由，我總是最先坐在鋼琴前面，彈我熟習的歌曲，寂靜的屋裏便充滿了琴音。愛莎坐在一張放在客廳角落的沙發椅上，低頭做她的編織工夫，永遠是一副沉默和莊嚴的樣子。巴賴斯夫

人總是無事忙似的移動着笨重的身體，有時是靠近客廳中心的圓桌邊坐着，做些補綴工夫。不知道是怕妨礙我的專心，還是有別的原故，這兩個母女很少交談一兩句話，默然地各做各的事情。到了我的琴漸漸按出了疲倦的聲音，最先察覺的是愛莎，她會抬起頭來說：

「倦了呵！或者說：『該休息一下的呢！』」

這時候，巴賴斯夫人開口了：

「還是大家坐攏了來談談，喝點咖啡罷，密斯特陸。」接住是她習慣了的一聲「嗚」的長笑，意思像是說，她多麼耐不住寂寞！

我說了「謝謝」，便把琴蓋闔上。女傭把煮咖啡的機器爐子，牛奶糖，這些東西都端了出來。把杯子放在各人的面前。愛莎便放下她的織針，走過來煮咖啡。巴賴斯夫人也停手了。大家圍着爐子，看那載水的玻璃盅裏的水蒸汽，從玻璃管昇上那載咖啡的玻璃盅裏去的時候，她常常會說着那同樣的事情：說咖啡是她的兒子從火奴魯魯交羅拔先生寄回來的，羅拔先生每次船到總是替他帶着，羅拔先生真是好人呢。這時候，愛莎不耐煩了，便這樣說：

「媽媽，看你多麼囉嗦，我聽你說過一百遍。」

於是大家都笑起來了。

咖啡煮好，愛莎把它斟進每個杯裏，調好牛奶和糖；像盡一種義務似的分配好。三個人圍住小茶桌坐着，我的坐位常常是和愛莎相對。她把她們自製的一種叫做Forts的小餅，移到我的面前來。

喝着熱熱的咖啡，巴賴斯夫人那一副安詳的微笑，盪漾着遙遠的火奴魯魯的思念。而我的不平靜的心，却舐到一股溫暖的南歐風情。愛莎呢，從低垂的睫毛下，怯怯地射過來一雙迷人的憂鬱的眼睛。

於是談話開始了。巴賴斯夫人是健談的，好像從什麼接觸到的事物上，都能夠找到資料；從每日間的社會新聞，以至她不很瞭然的國際事件，都談得起來。她對什麼事情都留意着，特別是她祖國的事情。她來中國差不多十年了，雖然不想回去，但是並未忘懷她的西班牙，尤其是故鄉Caravachel的美麗的園野。說起這些，她總是很神往的追憶着。她也相當地愛好中國的風土文物。她認為中國的舊道德有些地方是可取的，即如婚姻由家長作主這制度，并不比歐洲的放任的自由主義不好；因為誰個父母願意看見兒女不幸福的命運呢？她惋惜着這樣一件珍寶，都像其他的許多好處一樣，被中國遺棄了。我初時很為她的思想奇怪着。但想到許多歐洲的女人她們來到中國所讚美的，往往是中國正要遺棄的東西，我便釋然下來了。關於這種話題，我

很少說話，並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是不願意拂逆巴賴斯夫人的意見，因為她是愛莎的母親。

愛莎呢，照常是坐在一旁，聽着她的母親和我閒談，對什麼都不參加意見。偶然說到共同感到趣味的事情，她會陪着笑一笑，很快地却又回復她的沉默。咖啡還未喝完一半，她便把工夫再拿上手，又沉下臉去織着織着在那常態的處女的莊嚴上，彷彿常常蓋住一層說不出來的憂鬱。有時我忍不住說：

「放下工夫來談談不好麼，愛莎小姐？」

「謝謝你，這是一樣的，因為講話用不着手呵！」

一個迷人的微笑便在愛鬱的容顏上盪漾起來。然而除了睫毛掩住的眼睛像星子似的閃着，嘴唇仍然是緊緊地閉住的。

星期六日下午，雅路拔從學校回來，這家庭裏又多了一點聲音。雅路拔有着一般兒童的愛聽故事的嗜好；見了我，總是要求我給他講些故事。我答應了，他便拉我在壁爐旁邊的長沙發椅坐下來。愛莎也把她的手工帶到靠近的一張小沙發椅上來做。巴賴斯夫人為別的事情走開了。於是我給他們講些中國神話，牛郎和織女，封神傳，西遊記，平妖傳，都是她們最愛聽的。他們對於

中國的神話感着很大的興趣；雅路拔忘形地睜着圓圓的眼張開了嘴；愛莎往往是停止了手工，凝神地聽着，好像要從我的口中找出什麼幻影來。一個故事講完的時候，雅路拔睜大了眼睛向姊姊問幾句西班牙話，似乎是對於故事感着驚奇。愛莎便望住我溫和地讚嘆着：

『多麼美麗的故事呵！』

有時，巴賴斯夫人也伴着她的兒女們，坐攏了來聽。她說她感謝我把雅路拔關在家裏；因為星期六日，照例他是放下了書便失蹤。但是我所高興的，不是因為能夠博得巴賴斯夫人的歡喜，而是因為我講的故事，有力量打動了一顆青春的，寂寞的心。

『這些美麗的故事，都是從書上看來的嗎？』有一次，愛莎這樣好奇地問起我來。

『是的，愛莎小姐。』

『如果我也懂得些中國文字是多麼好呵！』她天真地說。

『你們的祖國不是也有着美麗的故事嗎？』

『我們的故事只是講些海盜，劍客，或是狐狸；不像你們中國那樣有趣：都是神，仙女，鬥法，這些天上的故事；叫人聽得神往。』

爲着投合她的趣味，我忍不住許下一個願：

『那麼，如果你歡喜，就讓我多多的講給你聽罷！』

『如果不太騷擾你，我希望有這幸福。』微笑地低語，愛莎的眼放着光。

以後，我是負了責任而來的客人了。因為每次帶來了故事，每個人都歡迎我來；就是整天伏在門口的布郎加，都善意地站立起來，搖擺牠的尾巴。我出入於巴賴斯夫人家，彷彿就是姑母家一樣。愛莎也因為熟習了的緣故，不像以前那樣羞怯了。雖然那常態的憂鬱依然沒有改變，但是見了面，我會發覺她臉上流露出愉快的神色來。這些，都使我覺到我不是陌生的人了。有些時候，巴賴斯夫人疲倦了作午睡，或是因為別的事走開，客廳裏只留着我和愛莎，屋子裏也不再會寂寞，愛莎會自動和我談些閒話；有時便讓我替她的編織物打些圖案，或者幫忙她把散開的絨線纏一個球。這一類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大的快樂，好像做到一件自己非常愜意的工作一樣。這些日子多起來，漸漸形成了生活的要素，我一天不到巴賴斯夫人的家裏去，便感到日子的悠長，感到無邊的寂寞。我不慣一天不看見愛莎了。

在這樣溫柔的生活裏，我過着長夏，生命是一朵花。

爲中國故事誘惑着，愛莎和雅路拔都生起要學習中國文的興趣。巴賴斯夫人也認爲居留在中國地方，認識幾個中國文字也是一種方便。於是，由巴賴斯夫人向我提議，請我做個教師。她

們也知道，我在姑母家裏不會住得很長久，只希望在不妨礙我的機會下，每晚教兩個鐘頭，盡可能地給她們一個門徑，將來如果有機會進中國學校時也容易着手。要我自己定個酬勞辦法。

雖然那一種衝動是太稚氣的，我却沒有理由打消兩個天真的朋友的求知慾，便毫不遲疑的答應了巴賴斯夫人的請求。但是我不願意接受什麼酬報，那在我不算得勞力的。巴賴斯夫人起先還很固執，終於拗不過我堅決的意思，向我說了許多致謝的話，事情便決定下來了。愛莎靜默地坐在母親身邊，愛鬱的眼睛露出快活的光芒，裏面閃着美麗的幻想和夢。

當雅路拔從學校回來的時候，愛莎拉住他的手說：

『告訴你好消息，密思特陸答應做我們的「先生」了。』

2

自此以後，我以一個家庭教師的資格，每晚固定地出入於巴賴斯夫人家了。

巴賴斯夫人把念書這件事看得很隆重。把七點鐘的晚餐時間提早一個鐘頭。愛莎和雅路拔的興奮的樣子，也使我不能把這個任務看得尋常。每晚到了七點鐘，兩個人便圍着客廳中心的圓桌上中國文的課。課本是初等小學第一冊國文和方字。每晚教一課書，五個方字，寫一頁字，便過兩個鐘頭。新的趣味把她們對於異國文字所感到的困難都克服下去。她們對於每一個字，

都謹慎地用自己的方法，記上字音和字義；可是半點不表現出厭煩的神色。特別是當我講解那些象形字的時候，給她們說些字體的構成，和關於字的故事，她們便對那被講着的字，蓋上一層好奇的眼色，好像看見一件神秘的東西。

巴賴斯夫人的趣味也被引起來了。上課的時候，她把她的坐椅拉過來，用一種滿足的神氣微笑着；看她的兒女對我覆解字義，或者看她們寫着斷續地堆砌起來的字劃。一頁印格的字寫完了，兩個人總高興比較誰寫得好。母親便常常做裁判者；但是裁判得並不正確。結果兩個人總要發生爭執，由我作最後的評判。愛莎的成績往往比弟弟的高雅，路拔就固執地嚷起來：

「不對，密思特陸是偏心愛莎的！」

愛莎的勝利的神色上，便泛起一陣紅霞；拿起部子向雅路拔的臉上拍去。巴賴斯夫人「嗚嗚——」的笑得不能閉眼。

半點鐘以後，巴賴斯夫人便要進寢室去做自己的事，讓我們的功課進行下去。直到九點鐘以後她才出來，和我談些閒天，問問姑母家的安好。愛莎把功課收起來，斟幾杯紅茶放在桌上，她自己便走到鋼琴那邊去按一支曲；或者坐在一旁，靜默地垂着睫毛，聽母親和我的對話。

我照例是十點鐘向她們告別；愛莎一直送我到門口，清脆的聲音連續說着：

『Adios』

『Adios』

這樣一夜一夜的過去，一切都平靜地進行着；但是不能平靜的，是我的一顆心。每晚，我坐在愛莎對面授課的時候，一架小風扇放在壁爐那邊，迎面吹過來，通過愛莎的身上，便送來一股有刺激性的香味，舉起眼來，就看見被風吹動的柔絲一般的黑髮，她常常不耐煩地，舉起白皙的柔手，把它們掠好的姿態；那挨近桌沿的豐腴的上體，和隨了勻稱的呼吸起落着的胸脯，這一切都混合着成了不能抵抗的迷惑，像一股熱力似的壓迫過來。

有過幾次，我讀出一個一個的方字給她們默寫，愛莎垂着睫毛慢慢地寫着。我忘形地望住她，直到她把我念出來的字寫完了，抬起視線來等待別一個字念出。『寫完了呢，』這樣通知我時候，我才從迷惘中醒過來，連忙去找別一個字。愛莎察覺到我的張惶，立即避開了視線，赧然地低下頭去。多麼難過的刹那呵！

隨着她們所認識的新字一天天地增加，我的心所感受着的擾亂也一天天地增加了。如果說，對於愛莎的幻想是完全虛構的，也許我能夠把我的心平定下去。然而事情是表現得那樣清楚：那在靜默中的溫柔的眼波，那不時無端地會展開來的媚笑，都使我覺到這裏面是潛藏着『

些不能夠了解的東西；成了我不由自主地開展幻想的憑藉。我沒有能力去遏止我心底滋長着的熱情，而這熱情是燃燒着我癡的希望。

『把我的名字E』翻譯中國文，該怎樣寫呢？』有一夜，愛莎在寫字的時候，這樣好奇地問我。

我把一向已經在心裏替她翻譯好了的「愛莎」二字，用大的筆劃寫出來，放到她的面前；一邊教她念着字音。她用喜悅的眼光看着它。

『像是說，我和這個人很要好，我愛他；就是這個「愛」字嗎？』她天真地又羞怯地望住我。『對了。』

我點一點頭，照平日每教一個新字，就把其他運用的意義附帶解說的習慣，說到博愛，戀愛，和愛人這些名詞。愛莎用心聽着，一邊把它們寫上她的練習簿子，加上西班牙文的註解。乘着機會，我遊戲地套她的口氣問她：

『你的很要好的朋友在什麼地方，愛莎小姐？』
她憂鬱地看我一眼，又低下頭去，自語地說：

『還不知道呢；我沒有說得上這句話的幸福。』

她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接住輕輕的吐一口長氣。我捉摸不到她的意思。我覺到一些東西在心裏輾轉着；我想說一句什麼話，可是又遏抑住不讓它說出口來。我沒有忘記，我應該有點尊嚴的教師身份。

『我就要這個名字罷，有什麼用得着簽字的時候，我能夠寫個中國名字，是多麼可驕傲的事呵！』

愛莎有點羞澀，故意把說下來的話題避開了。把自己的名字練習地寫起來。

現在，愛莎要我用中國名字叫她了，並且連「小姐」的稱呼也除掉。她說單獨叫名字是隨便得多，她不歡喜客氣。我不但沒有理由反對這個提議，而且還覺得歡喜。雖然我明白這純然是一種新鮮的趣味所驅使，但是却增加了不少親切的意味。因此我也提出同樣的意見，請她不再要稱我「先生。」

『不叫先生叫什麼呢？你不是先生麼？』她的奇異的眼色表示出來，好像我的稱呼是不能改變的。

『但是我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就叫我陸不好麼？要不是，我一樣要稱呼你愛莎小姐了。』

『好的，陸先生。』她表示接受我的提議，點點頭。

我伸手過去把她放在桌上的左手輕輕握着，她沒有驚異，我用故意提醒她的聲調說：

『愛莎小姐，你又忘記你的約言了。再說過一遍罷。』

她覺到自己的大意了，微笑着，難爲情地沉下視綫。

『好的，陸。』

說了，她的握在我掌裏的手指彎起來，捏一捏我的姆指，就慢慢的把她的手退回去。

3

日子在幸福裏旋轉，我忘記了自己的存在，記憶裏只有愛莎。我不能夠一天不見到她，也不能夠僅僅見到她就滿足了。我覺得一種東西像火似的在我的胸裏燃燒起來，我要對愛莎吐出些什麼才舒服。但是每夜裏，看到那一副靜默的樣子；那一雙憂鬱的眼睛；我好像給一種尊嚴威脅着，什麼都說不出，做不出來。雖然客氣的稱呼彼此都屏除，但是感情彷彿在一個階段上凝住。我不能再從愛莎的表示上面看出一些別的東西。更奇怪的，是她和我講的話突然少起來了。除了授課範圍內的一些問答，就很少談到其他的話題。好像回復了最初認識時的陌生情形一樣。從她一句問語裏，或者一個眼色裏，我看出一種羞澀的樣子；靜着的時候，我看出一種更深重的

憂鬱。

可是愛莎和母親的談話却多起來了。巴賴斯夫人照例每夜有一個時候坐愛莎的旁邊，做她的針線工夫。她不再從兒女們的寫字比賽去找尋消遣的趣味，却逗着女兒講許多話。說的是她們祖國的言語，我一句都聽不懂。可是從巴賴斯夫人一副莊重的神氣裏，看得出她們並不是閒談，而是商量着什麼事情。愛莎似乎對於母親的話不大在意，她的心神全放在執着的筆管上，讓母親連續地說完一串話，才淡然地插上一兩句。雅路拔有時停下筆來插嘴，愛莎像不高興他管閒事似的向他斥罵，他便重又把字寫起來。

這樣的時候，我往往是把視線放上擺在我襟前的小說上面。可是一行字都看不入眼。我不能夠擺脫了眼前和耳邊的紛擾；無目的地一直留意着她們的談話。到了巴賴斯夫人站立起來回去寢室之後，愛莎便像放下了什麼重負似的，吐出一口長氣。我捉摸不着這是什麼意思；却有着彷彿什麼事情就要臨頭的感覺。一種新的抑鬱在我的心裏展開來了。

一夜，我偶然來得早些，在陽臺裏向雅路拔找到談話的機會。我問他家裏可是出了什麼事情。他說沒有。但當我問到他的媽媽和愛莎每晚說些什麼的時候，他却告訴我，他們快要搬家了，搬到不遠的約克遜道一間漂亮的房子去。因為愛莎不高興搬，媽媽要她答應。

『爲甚麼愛莎不高興呢？』

『我不知道。』

雅路拔搖著頭，彷彿奇怪我問的用意，望我一眼，便走進室裏去了。

但是我不能夠淡漠着這件事情，好像愛莎的不愉快，就是我的不愉快一樣。有幾夜，我預備當巴賴斯夫人離開了的時候，鼓起勇氣來，裝作完全不知道的樣子問一下愛莎，她們發生了什麼困難的問題。轉念間，又想到她們不讓我知道，我有甚麼權利會別人的閒事呢？我是個異國人而且是家庭教師，就是問了，愛莎也不會告訴我的。便把預備好的話又吞咽回去。有過幾次，我還看見愛莎的眼圈是紅着，好像白天哭過的模樣。雖然是一樣的上課，但我總覺得她是勉強的。我更不能開口了。巴賴斯夫人除了在我告辭的時候，從寢室裏向我道晚安，整夜也不出來看她的兒女們上課。一切都彷彿變了樣。愛莎送我到門口時的一聲『Adios』也變得低聲了。

但是事情變化得很快，大約一星期左右，這家庭裏的陰沉空氣，又漸漸地開朗起來了。巴賴斯夫人從鼻子哼出來的小曲，又夾着縫衣車的聲音從寢室裏傳出來，而且不時地聽見她『愛莎，愛莎！』地叫着。愛莎却沒有改變，依然是那一副憂鬱的樣子。但是從巴賴斯夫人的態度上，却證明了那梗在她們之間的事情，像一陣暗雲似的過去了。我原來是不曾了解這一陣暗雲的內

容，可是也莫明其妙地感着快樂。

『密思特陸，我們決定搬家了。』

一夜，雅路拔忽然高興地對我說，意思是告訴我，他的姊姊答應了。

『是嗎？愛莎。』我乘勢向愛莎問。她正在低頭寫字。

『是的，我們打算搬到約克遜道去。很抱歉，以後你得多走一點路了。』愛莎微笑地這樣答。

『爲甚麼不會聽你們提起過呢？』我裝作很覺意外的樣子。

『我這一向和媽媽談着的就是這件事情，現在才決定了。』

我正要趁勢多問幾句，巴賴斯夫人像是聽到我們的談話，拖着笨重的身體走出來了。拉了

椅子坐在我的對面，她把全部事情對我說出來。

是這麼一回事：她們的英國朋友羅拔先生，在約克遜道有一座房子，一向是租給他一個朋友M氏住的。這個朋友最近要回國去，羅拔先生打算不再出租給甚麼人，把它交給巴賴斯夫人管理，歡迎她們搬進去住，算是他對她們一件友誼的敬禮。羅拔先生在紐約接到M氏快要離開的通知信，便寫了信來，請巴賴斯夫人去會見M氏，接受那一座房子。她們已經去看過，而且甚麼都說好了。他們大概一個星期內就要搬進去住。

「什麼都合適，密思特陸，你將來看見了也會讚美呢。——羅拔先生真是少見的好人。」
巴賴斯夫人這樣做個結語，一種幸福的微笑盪漾在她的臉上。我說了一句祝賀她們的話，她似乎更快活了，接住又說下去：

「羅拔先生的好處你將來會歡喜他；而且他會歡喜你，因為你教着他的好朋友念書呀！」

「我希望有認識羅拔先生的榮幸。」我說。

「他大概半個月後就到香港了。愛莎，那封信上不是說這個月底是船期嗎？」

始終沉默着的愛莎，答了母親一個「是」字，又翻着書低低地念着。巴賴斯夫人却仍然那麼絮聒地，說着關於羅拔先生的這樣那樣；好像一個不會完的故事。但是爲什麼商量得這麼久才決定搬進去，她却沒有提起。

我沒有閒情去研究愛莎的冷淡態度，正如我沒有閒情去猜想她爲什麼不高興搬家，終於又決定了這些問題。只是巴賴斯夫人一味提起羅拔先生的名字來充滿我的想像，使我很感到煩厭。但是想到愛莎在煮咖啡的時候，慣常不耐煩地要矯正她那絮聒的毛病這種情形，我只好作爲她的習慣而原諒了她。不過，巴賴斯夫人確是因爲接受羅拔先生的恩惠，而感着非常的快

活。下了課，愛莎在鋼琴上彈着「西班牙小姐」的時候，她竟和唱起來了。

4

五日後，巴賴斯夫人家遷到新居去。

那是一座盒子形的立體建築，全座是白色的。四週圍着草園；樓下是汽車房；第一層和第二層是會客室和寢室。石階在屋旁開着，直透到第一層的側門。這一切都投合了巴賴斯夫人的趣味。在遷進去的幾天，好像沒有別的事情能夠使她更開心了。

在作會客室的第一層樓上，巴賴斯夫人闢出了後座一個有窗的房子作夜課室。一條曲折的甬道把它和會客室隔開着，非常地幽靜。推開窗子，可以聽到後園的草叢中的蟲鳴，夜風帶進來一陣陣野草的香味。

但是這新的環境卻沒有給愛莎什麼新的愉快，倒是憂鬱的氣氛顯得更濃重了。遷居前的那一種冷靜的顏色，又隨着夜課生活回復了來。偶然有一陣不自然的微笑，也如陰雨天的閃電一樣，一剎那間便隱沒，不時有意無意間的歎氣，也更聽得清楚了。

我知道她一定有着不能明言的心事。爲一種好奇心所衝動，我會裝出很淡然的語氣問她：

『有什麼不適意的事嗎，愛莎？』

『怎樣見得呢？』她詫異地望住我。

『你好像在嘆氣呵！』

『不，什麼事也沒有呢。』

說着她笑一笑，好像要使我相信她的模樣。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只能沉默着了。

然而，這却不能平息我胸中燃燒着的一股火一樣的東西；倒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更加強烈。每夜，對住她那靜默得近於尊嚴的姿態，浴在緋紅色燈光下，就像一湖透明的脂水，浸着一尊大理石的雕像。從她的身上，我又看出了一種靈魂的聖潔的美來；於是替她翻譯名字那一夜，湧上心頭的一句欲說未說的話，每晚都經常地記起來，可是一次一次地都吞咽回去。與其說是沒有機會，不如說是沒有勇氣。誰能夠猜想到，那麼單純的字眼一衝出了口時，將會看見怎樣的結果呢？雖然我有過那開展我幻想的憑藉，一些眼波和一些嬌媚的笑。但是已經不能成爲一種信念，因爲我不能夠轉移彼此之間在一個階段上凝住了的感情。

雅路拔忽然生了病，不能夠上課了。小小的課室裏，只有我和愛莎兩個人。空氣靜得可以聽到呼吸，心裏的騷動更加利害。在教書的時候，我的聲音都抖顫起來。但是愛莎絲毫都不改變她

的常態，一樣的念着寫着。我極力要把我的心平定下去；她寫字，我就把眼睛移到我的小說上面。可是半點效果都沒有。一種火似的熱力，彷彿混和着空氣把我包圍起來。這樣一夜又一夜，我幾乎感着支持不住的痛苦。

雅路拔的健康一時不能恢復，愛莎便向我提議：爲着省得她的弟弟補習的麻煩，功課暫時不要教下去了；讓她趁這機會把舊課從頭溫習一遍也好。我同意了她。便翻開課本，叫她從第一課起讀下去，讀我在錯誤了的地方給她指正。她慢慢的讀着，讀到那一課『好哥哥，好弟弟，你愛我，我愛你』的文句的時候，不知道她感悟到些什麼，她的聲音突然低了下去。

我全部的血液都在一種感應下滾動起來。我好像得到一種啓示，我覺得我需要做一件事，却又不知道該怎樣做。我的心像皮球一樣的跳着，下面她讀了些什麼，我彷彿不曾聽到。到她讀完了，我把課文念給她默寫的時候，念到『你愛我，我愛你』的兩句，我的聲音抖顫得更利害。我凝神地望住她，希望能找出一些什麼反應來。她似乎會心了，默然地動也不動，也不再說『寫完了呢。』這句通知的話，只是低頭把字劃修改。

我忍耐不住了，說：

『今晚就在這裏停止罷。』

愛莎放下了筆，把課卷仔細地看一遍才送過來。我捏住蘸了紅墨水的鋼筆，把課卷上『我愛你』三個橫寫的字，劃上個圈套。一點也不猶豫，我把課卷移到她的面前去。我用無限的希望，寄託在這無限惶恐的舉動上。這彷彿呈獻於世上最尊嚴的君王的奏章，我不能得着幸福的啓示，就只有得着死刑的宣佈。

望住愛莎，我的心跳得自己都聽出聲音來了。

『可是我錯了嗎？』

她用懷疑的語氣這樣問，注視着那三個字，把已經瞭然一切的眼光看我一下，便低下頭去，兩頰立即緋紅起來。然後，她捏了筆在那三個字的前頭，寫上一個「？」的符號，成了這樣一個問句：

『？我愛你！』

我還有什麼疑慮言語是太平凡了；我也在「你」字的後頭加上一個「！」的符號，是肯定的回答：

『我愛你！』

她的臉紅得更利害。意識茫然地在紙上劃出許多問答的符號。我知道她的心也陷入如我

一樣的紛亂裏。我覺得我已經抓住了光明，立即伸手過去握她的手。她稍微退縮了一下，便讓我握着。兩隻手的熱意互相交流，像是每個細胞都成了火的原子，隨着熱度的增加而加緊握手的力量。好像一切的心曲都從這裏發洩一樣。愛莎擡起頭來看着我的眼。

一切都沉落於死一般的寂靜中。

「愛莎……」

我很費力地叫着她的名字，聲音抖得不能繼續說下去。

「……」她默然地看看我，眼睛忽然變化起來，盞上一層晶瑩的光膜，兩滴淚從眼沿邊滾了下來。

我茫然地，不知道該怎樣做，只是緊緊地握她的手。她的頭伏下臂彎裏去。靜默了一會，才擡起頭來，對我笑一笑，便抽出她的手朝課室的門口跑出去了。

5

雖然心裏蘊藏了許久的話語終於讓她知道了，但愛莎那樣奇怪表示，却使我一點不明白。懷着她一雙淚眼的疑問，我就像一個墮下黑淵裏擦傷了眼睛的人，不知道自己手提的燈還有沒有火光。我是在茫然中摸索着。

第二夜，雅路拔上課了。以後，課室裏又回復了如舊的情狀。愛莎的神色也絲毫沒有改變，只是更留意地避開我的目光；偶然碰到，她的眼睫就簾子似的垂下，斜視到別的地方去。一切都像直綫似的過下來，這中間並不會發生過什麼事情的樣子。從愛莎的態度上，我找不出我那一夜的舉動生出什麼好壞的反應，彷彿她把它看成意中的事一樣。可是這結果對於我却是大意外的事了。我有幾分懊悔自己的孟浪，我不曾了解愛莎；不管我的激情怎樣熾烈，對方的心却是鏡子樣地明淨呵！

在慚愧着的時候，我想向愛莎道歉，讓她明白我的心是純潔的。希望大家忘記了那一夜的事情。但是我卻不會從愛莎的臉孔或眼中，看到半點責備的表情，我仍然不願意放下我的希望。不過在這個境界裏，我的自尊心却把勇氣剝奪完了。就是雅路拔偶然離開課室，我也不敢提起什麼，要說的一句都不會說出口，却又像什麼都說完，我是那麼迷惘地痛苦着。我能夠再做得出什麼來呢？

但是我不能夠了解的，是愛莎的一雙含淚的眼。

說是英國朋友的羅拔先生要回來了。巴賴斯夫人從報紙上看到了船期；前一夜，就非常興奮地走進課室裏來告訴我這個消息。並且說，從明晚起得停課一星期。明天她們要去船上接羅

拔先生，他停留在香港的幾天，她們照例是給他招待；羅拔先生是習慣愛和她們四處去玩的；夜課是不能上了。但是晚上我仍然可以來，說不定我可以和羅拔先生認識呢。

雅路拔高興得跳起來，把課本向頭上拋，顯然是記起羅拔先生回來的好處而忘形。愛莎莊重地用西班牙話斥責他。他靜下來弄了一個鬼眼。巴賴斯夫人向我拋一個滑稽的眼色，眼皮又笑得賸一條縫。

下課的時候，愛莎抱歉地對我說：

『對不起，我們隔幾天再念書了。』

『不要緊，大家都懶一下不好麼？』

雖然是這樣說，實在我的心早已因為這個小別而預感着抑鬱。

『但是我希望你仍然來玩。』

『我想到來的時候就來罷。可是，你高興我來麼？』

我故意開玩笑地回答，有幾分想激動她而快意的用心。愛莎微嗔地睨我一眼，輕聲的說：

『這是什麼意思？你真奇怪！』

『說着玩的，不要生氣，Senorita Elsa。』

看見她爲我的語氣引出笑容，我也滿足地笑着，走下樓來。

6

離開了愛莎，我才更深地感着我是愛着她了。全個世界在我的感官裏都不存在，存在的，是眼前每一件事物上顯現出來的一個影子。爲了要使自己的激情平服，把自己放進幾個月來的溫柔生活裏重再呼吸一次，我於是把荒廢了許久的日記寫起來。從認識了巴賴斯夫人家直到現在，什麼都詳細地寫着。寫着謎一樣的愛莎，寫着我的迷惘的痛苦。從這件事上而，我感着抒發了苦悶的愉快。我私心裏還希望着：有那麼一天，這日記會在愛莎的面前念起來。

一星期後再來上課，巴賴斯夫人的家庭全變得異樣了。客廳裏陳設了好些新的家具，窗口的長簾也換上了新的。愛莎穿着一件紅得耀目的薄絨衫，披着油光的黑髮，襯得姿態和容顏都更豔麗；飄然地像一隻紅雀。巴賴斯夫人和雅路拔的臉孔，都堆着不同表情的笑容。尤其是巴賴斯夫人，好像堆積在胸口的東西太多了，不吐出來就忍耐不住的模樣。見了我，她就報告着這星期間她們的生活。她們到什麼地方去走，到過什麼戲院去看戲，自然全部都脫不掉羅拔先生的名字。他怎樣滿意她們已經搬進來住，怎樣爲了償到自己的心願而高興。還興奮地說：羅拔先生因爲要看看在漢口和朋友合股經營的業務，並且預備和她們在新居同過聖誕節，這一次航

行請人代替了職務；已經趁原船北上，半個月就趕回香港來過聖誕節。

「羅拔先生很覺到一件憾事，這一次沒有機緣認識你這位「中國先生」，他希望下一次回來能夠見面。密思特陸，我們今年的聖誕節會很快活，難得羅拔先生和你都在這裏。」

我知道這些話純然是要想換得我一點歡喜，或是分受一點她自己的過分的快樂。可是我不但沒有如她的希望，反而生起一些反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自從察覺巴賴斯夫人和愛莎之間有些芥蒂之後，我對她的觀念也變得不如最初的好了。

實在，我並沒有要認識羅拔先生的意思，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物；這時候，却不由得生出一點好奇心來。從羅拔先生留落在這家庭裏的印象，可以想像到，至少是和巴賴斯夫人有着深切關係的人；說不定就是她下半生的戀愛對象。也許這事情是爲作女兒的愛莎所不同情的，所以她最初是不高興搬家，搬過來也不見得快樂，當母親奮興地提起羅拔先生的時候，她也是那麼冷淡。這一切都彷彿有了解答。纔是四十多歲的人，血液裏流着西班牙的熱情，生命還不算得遲暮，雖然說是爲了丈夫死在中國而不願意離去，但是誰能肯定沒有別的緣因呢？

對於巴賴斯夫人有了新的概念，便也把那一種絮聒的毛病看作常情，而對於愛莎的憂鬱也不覺得奇異了。

剛在課室裏坐下，愛莎就對我說：

『陸，你失了約，說過來却沒有來。』

『來了又怎麼樣？』

『沒有怎樣，只是說過了，心裏總是記着。幾個月固定了的生活一下停止了，很有些不慣。——你覺得嗎？』

那樣說着，又覺得不應該那樣說似地，後一句是停一會才加上去的。

『可是這星期你們不是過得很快樂麼？』

『或者是的。但那是另一件事情。』

聽到那樣的語氣，和看到那樣淡然的神情，我更相信對於巴賴斯夫人想像出來的結論，明白了愛莎的憂鬱的原因，我自己也好像放下了一種憂鬱一樣。我提起了勇氣來說：

『我也感到不慣。可是一件消遣使我慣下來了。』

『什麼事情？』她給我引起了好奇心。

『在姑母家裏，我寫了一些東西。』我是打算爲自己的收穫播下一個種子的。

『是寫故事嗎？你讀過那麼多的故事書，一定也寫得出一篇美麗的故事來的。』說起故事，

她的眼睛又放出天真的光彩。

『也許是一個故事，但並不是美麗的。』

『是不是也寫仙女？』

『不是仙女，可是却有一個仙女一樣美麗的女孩子。』我把它說成謎一樣了。

『講給我聽聽好麼？』她天真地要求着。

『也許有一天會講給你聽，現在却沒有寫完。』

『什麼時候寫得完？』

看見她着急的目光，我故意地答道：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會寫成怎樣。但是，如果那是一個織女，你歡喜她永遠和牛郎同在一起呢，還是同在一起又分開？』

爲我的話引起趣味，彷彿又感到我問得奇怪，她懷疑地看我一眼才答我：

『我自然希望她們能夠永遠同在一起。』

『那麼，我希望能夠那樣地寫成罷。』

『寫完就講給我聽，說過就是的。』

她的語氣變成了一個和別人立誓約的小孩子。我感着哄騙了小孩子似的慚愧，却又因爲她這一夜所表現出來的天真而愉快着。我覺得寫日記的私願，和這一夜的計劃都成功了。像在陰暗的氛圍裏看見一點光明。我忽然觸動了一點靈機，便趁勢的說：

『但是我有一個條件，你先得答覆我才把故事講給你聽的。』

『什麼條件可以說出來麼？』她注意起來了，把正在攜着課本的手停下來望住我。

『我要你答覆我一個問題，是你不會答覆我的。記得嗎？』

『我不知道。』她故意這樣答。

『不要騙我，你是知道的。』

我的語氣不爲她留一點餘地。她被我的眼光迫視着，立即沉下視線去翻她的書。過了一會才答：

『我覺得你很奇怪，爲什麼要把沒有關係的事情拉在一起說呢？』

『那麼，你就永遠不答覆我了嗎？』我知道她已經領會到我所指的是什麼事情。

她神色爲難地沉默着，好像經過了思慮之後，才慢慢抬起頭來。

『我此刻不知道怎樣說，不過總有一天答覆你的。但是你先得答應我一個條件：在答覆你

的那一天沒有來到之前，不許提到這個問題的，好不好？」

我說，我尊重她的意見，我急着等她把那一天的日期說出來。

『聖誕節罷，我讓你知道。』她毫不思索就說出來。

雖然答應了她提出的要求，可是聽到她的話，心又立即沉下去了，我忍不住要問：

『爲什麼一定等到聖誕節才讓我知道呢？』

『你又想背約呵，說過在那一天沒有來到之前是不許提起的。開始我們的功課罷。』

說了，她便把翻出來的一頁新課用手按好，叫我去教她，不讓我再把這個話題延長下去。

7

愛莎爲什麼一定要在聖誕節才答覆我的問題，我想不出理由。但是在迷惘的日子中，總算有了一個期待。以前的焦急的心情已經沒有一心一意地等待那麼一天。守着愛莎的約言，照舊地上着夜課。彷彿因爲彼此都把一件心照的事情攔在一邊，大家的態度反而自然起來。愛莎也放開了那一副尊嚴模樣，講話也沒有像以前的矜持。我的心也輕快起來了。

聖誕節前一個星期便停了課。巴賴斯夫人要籌備過這個隆重的節日，每天到市上去採辦許多東西。我閒着，便到她的家裏去幫忙愛莎製造紙花，把切下來的各種有色的紙條扭成彩帶。

把它們在各處掛起來。除了夜裏回去姑母家，我幾乎整天和愛莎同在一起。聽着她清脆地說着『這樣子好看嗎？』『這樣子好看嗎？』的徵求意見的語聲，我覺得我是活在夢裏。

一個薄暮，從巴賴斯夫人家回到姑母家裏。姑母交給我一封信，說我的表妹絲丹和同學往鄉間作短期的寫生旅行去了。寫下了信向我告別。我把信接過手，便帶進我的寢室去。

幾個月來，在姑母家裏，差不多只有吃飯才和絲丹同在一起，因為大家空閒的時間不相同，我和這個陌生的表妹，很少有談上幾句的機會。對於她這一封留下的信，我不覺得驚異，捻開了燈火，便把信撕了開來。

是這樣一封告別的信：

『因為大家很少面談，我想我寫起信來，是不會使你感着奇怪的，而且是在不能不寫的時候。

『我很懊悔，在好奇心的主動下，看了你放在書案上面的手記；這舉動是不道德的，然而想到這結果對於你有着好處，我便原諒自己了。從你的冊子裏面，我知道你的遭遇，也知道你的煩惱。爲了使你不致陷於更深的痛苦，及早從岐路上自拔起來，我覺得我的地位，有使你明白你的難題的義務。這是說，如果我的率直不使你感受刺激，我該告訴你：你的美夢是完全幻滅的。你從

感着的迷惘的痛苦，正是事實表現出來的明證。

『相信我的話，愛莎雖然沒有訂婚，但是有着愛她的人了，這就是你不幸而沒有認識的羅拔先生，一個五十歲外的英國紳士，在航業上佔有頗高的地位。他是安東奴先生的舊友，老早就看中了愛莎。在安東奴死了的時期，曾在巴賴斯夫人的窘境中給與有力的救助。他的地位和富有，都打動了巴賴斯夫人的虛榮心，於是半點不猶豫地，允許他有向她的女兒求婚的權利。愛莎是始終不答應這件事情，可是她的孝心却不容許她過分拂逆母親的主意。她成了一個發鬱的人。雖然直——現在，問題似乎還沒有解決，但是環境和時間，都有令人就範的力量。在這樣的情形下，我覺得你的希望是很微薄了。』

『我和愛莎一向都有着很好的友誼。巴賴斯夫人曾經想利便這一點感情，希望我想個方法說服愛莎。因此從她的口中知道這一切。我不能夠接受她的委託，才停止了與巴賴斯夫人家來往。這些是你不會知道的，可是現在已經遲了！』

『愛莎是個溫柔的姑娘，也因為這樣才使你虛構了你的夢想。也許你的熱情，終竟會打動愛莎的心，但是，在對中國人懷了成見的巴賴斯夫人的管理下，誰能夠去收拾結果要來的悲劇呢？在無望的希望中，還是斷了念罷……』

讀完了這封信，我感着心底突然懸住千鈞的大石，全個人都呆住了。一種迅速地湧起來的絕望的悲哀，像齒輪似的轆着我的胸口。我咬緊牙齦也不能夠忍住我的痛楚，也不能夠喘出一口氣。第一個來到我腦海的思想是一切都完了！

我努力從迷惘中把自己清醒起來。不敢把信仔細多看一遍，隨手就把放在案上的日記簿子撕成了碎片。然而也不能夠發洩我的憤恨，我像在撕着我的心。我覺得自己好像突然失去生命力一樣，便頹然地朝床上倒了下去。

幾個月來不能明白的愛莎的憂鬱，嘆氣，淚眼，聖誕節的約言；巴賴斯夫人的興奮；和她的東方人遺棄了的思想；這時候一切都解釋了。『這些是你不會知道的，可是現在已經遲了！』縱然不遲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有着可驕傲的青春，和一副東方人的熱情，但是缺乏羅拔先生的地位和富有。我沒有一所白房子，我到底是中國人，有着一種思想為巴賴斯夫人學習了的中國人。在什麼都明白了之後，我知道我的力量的薄弱，極力提起我的理智來，把過分的激情遏抑下去。我不去怨恨巴賴斯夫人和羅拔先生，我看清楚了決定我的命運的是什麼東西。我只希望把自己從這不幸的遭遇裏挽救出來。但是想起了愛莎，幾個月來的生活幻象，都像慢行列車似的，在我的眼前走過來走過去，好像從一個好夢裏醒轉來的人，忘不下自己的夢一樣。

在床上輾轉着失眠了一夜，我終於決定了我的路。

8

聖誕節前兩天的晚上，我帶着惘惘然的心緒，向巴賴斯夫人家走去。我把態度裝得很平靜，和平日來的時候沒有兩樣。但是一踏進大門，看見伏在地上的布郎加站立起來搖擺尾巴，我的心忽然又酸起來。

室裏已經佈置得很華麗，可是一些也不使我注意。我的心是全部給難言的悲哀佔據着了。愛莎聽到我來了，從寢間走下來，說她的母親因為這幾天太奔波，染了傷風，在寢間休息着，預備明天早上去接船，不能下樓來招呼我，向我道歉和問好。雅路拔在寢間裏讀小說陪伴母親。於是客室裏只贖着我和愛莎兩個人。

因為是懷了心事，就覺得眼前的情景十分慘澹。我極力要把自己鎮靜着，可是很不容易說出一句話。

『你兩天都沒有來。』

愛莎很無聊地說，一面從沙發椅裏背過身去，移動壁爐架上面放着的幾張聖誕賀片，那是從遠地預早寄到來的。

『以後還有許多天不來的。』我忍不住這樣答。

但是她不會聽出我的意思，以為我說的是聖誕節假期，不在意地接住說：

『後晚是聖誕節前夜，你一定要來的呵。我和媽媽說好了，我們約你一同去禮拜堂。』

聽了這樣的話，我的心好像被撕裂開來。我想告訴她，我後晚不來參加了。但是總不能夠說得出口。

『我會來的。』我低着頭說。『但是你送些什麼給我作聖誕禮物呢，愛莎？』她用得意的眼光望住我，放低了聲音：

『我為你做了一個布甸，上面用糖砌上你的名字。你後晚來了就給你。』

『不只是做一個罷？』

『你怎麼知道？還做了一個給羅拔先生，那是媽媽的意思。』

彷彿察覺到我的話是含有些什麼意味，她留意的看我一眼。我感着刀尖在我的心上挖着，我咬住牙齒說：

『我怕不會吃着你的布甸了。』

『甚麼意思？』

『我要走了！』我終於說出口來。

她突然驚異起來，睜着懷疑的眼光望着我的臉：

『我不相信，你騙我。』

『真是走的。』我肯定地回答，可是不敢望她。

『爲什麼要走呢？』顯然她是着急起來了。

我忍住心裏的痛苦，把想好了的理由對她說：母親的心臟病發得很利害，父親來了信叫我回去。

聽了我的話，愛莎全副神色都變了。一陣愁雲罩着她的臉，她默然的望着地面。空氣靜得彷彿凝固了一樣。我爲達到目的而暗喜着，却又覺得無端擾亂了她的心而難過起來。

『一定要走嗎？上帝會庇佑你的母親平安的！』一會之後，她才無可奈何地說出這句話。

『母親很愛我，我一定得回去看看她才安心。』

『那麼，幾時起程呢？』她知道我是不能挽留的了。

我想忠實的說出來，却又怕使她難受，只好說一句謊：

『能夠那麼快就那麼快，兩三天內會有船。』實在我是什麼都預備好，連船票都買了。

『至少也該在聖誕節之後罷？我願我們大家都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她用希望的眼光望住我說。

『我也是這樣想。』除了這樣答，我能夠怎樣措詞呢？

『如果你母親平安，你會再來麼？』

『會的，希望在明年春天再見。』

『真的嗎？不要失約就好，我等着再見時的快樂。』

她完全信任了我的話，一種快慰的神氣又從她的眼睛和聲音裏表現出來。想到我的哄騙，將會給她怎樣意外的刺激，我不敢想下去。我極力要把走的念頭從現實裏去忘掉，可是沒有方法遏止得住漸漸湧了起來的淒情。我想着，縱然我的命運是看得清楚，然而那不是愛莎願意使我接受的，我在離去之前，應該獲得一些東西，便絲毫也不願意地，問出這一夜要問的話：

『愛莎，現在我想你會容許我提起這句話來了：幾個月來，你也承認你是愛着我的嗎？』
『你不是聖誕節還要來的到那時候我讀你知道。』

其實我那裏不知道？我也明白她要我聖誕節來的意義。她希望我能夠用眼睛，用聰明，去了解她不忍用言語表白的事情。但是我仍然要從她的嘴裏聽到一句話，那是有第三人同在的時

候她會說不出來的，而這一夜也是僅有的一夜了。

『不可以提前讓我
知道嗎？』

她擡起頭來憂鬱地望住我：

『我奇怪你，爲什麼還用得着問那麼一句話呢？』

這差不多完全告白了她的意思了。一股滿足和淒酸混雜着的情緒激動了我的心。兩天來死去了的激情又復活了起來。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去握她的手，緊緊的握着；我的嘴也不由自主地提出一個要求：

『那麼，給我一個信心罷，愛莎。』

我的聲音抖顫着。她感到我的異樣，好像沒有聽到我說的樣子，抽出她的手就站起身來：

『讓我給你彈一個曲罷！』

說着，她就在鋼琴前面坐下去；一面按着鍵子，一面低唱起來：

『在西班牙小鎮中，像今夜的良宵，

星星繞住月亮微笑，

可是愛呀，明朝路遠迢迢！……』

我把臉孔埋在一隻手裏，沒有聽完，我的眼已經滿了淚。我的心紛亂得利害，我不能夠支持下去，叫她不要再按。她停了手，走回來在沙發椅上坐下。從黯淡的燈光裏，我看見她的眼沿也是濕的。她也爲自己的歌感動了。這時候，我更忘不了我所需要的東西，好像此刻所能說的，只有這一句話：

『給我一個信心罷，愛莎！』

她默然的把她的手交了給我。我的激情把我的理智燒溶了。接住她的手，重重的握着，那麼熱，那麼抖顫。我感到一種壓迫，一點也沒有遲疑，趁勢把她的手一拉，她就像失去支持似地倒下。我的懷裏閉上眼；肉體的溫熱從她的身上傳遍我的全體。我神志突然昏亂起來，像夢。

我感到最高的滿足。一切說不出來的話，都讓兩隻嘴唇的相貼去代替了。

一直到我感覺着我的臉被一種水分濕着的時候，我才像從夢裏醒轉來。我聽到她在的，我耳邊低語：

『我已經答覆你的問題了，但是仍然請你記着：我是個不祥的人，忘掉我，是你的幸福！』

『我忘不掉你，因爲我沒有幸福。』重複地這樣自語的時候，我是走在街上了。我好像沙漠

上的遊魂一樣地惘然，我不知道去處，也記不清楚自己怎樣的走出來。夜風吹醒了我的意識，我看見從許多窗口露了出來的青松樹，和聽到一陣一陣聖誕歌的琴聲。望到地面慢慢移動的影子，我才深深感到我是孤獨的人了。一邊走一邊想着：明晚這個時候，我該在回家去的海上。我要怎樣造一個提前動身，來不及辭行的理由，寫信向愛莎和巴賴斯夫人道歉。一陣輕風掠過耳邊，我彷彿聽到出門時那一句叮囑的低語：

『聖誕節前夜記住來，我等你呵！』

但是我永遠不再來了。

(一九三六·夏)

永久之歌

.....

夢難圓，我心爲你相牽，

任暮眼朦朧，永遠帶淚；

任霜雪盈頭，相思難斷；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

當柔弱的晚風把這一節歌聲從河沿上吹來，由朦朧而漸漸聽得清楚，在田野間工作了整日的男女們，都知道太陽又下山了。於是照常就有些人在疲倦中吐出一口氣：『又一天了！』這時候，田野上面會飄起一陣互相呼應的聲音。接住在遠近的禾叢中豎起許多身子，把最後的一束禾苗插進田裏去，提起衣袖來揩着額上和臉上的汗珠。

『多麼可憐，盲眼先生仍然是一個兒回來了！』

女人們像是同情又像是嘲笑地交語着，她們就一同抬起頭來，朝河沿那邊望過去，立即看見一個瘦長的身子，在荆棘樹旁邊的小徑上，用摸索的脚步向卵石路子移過來。夕陽從後面照着他。一頂失了原樣的尖帽子歪斜地戴在頭上，帽沿裏散出很長的白髮；晚風把他下巴的白鬍子吹得豎起來，彷彿要把它和髮根聯結在一起。一件寬大得不稱身的褐色外衣罩在身上，襯着下面兩條瘦小的腿子，和那一雙笨重的皮靴，形成了幾分滑稽意味的結構；令人想起一個有兩根敲椎的古鐘。一個弦琴打斜的橫在胸前，用一條皮帶縛着掛在頸項。一邊慢慢地走一邊撥着琴絃，嘴裏唱着那像是永遠不會完結的歌。

看見他漸漸的走近，打從田壟邊的草坪經過的時候，人們就從田間叫起來：

「盲眼先生，今日唱到多少錢呢？」

「一個都沒有！」他稍微停一停步，苦笑地這樣答。一雙眼永遠向着前頭。

「愛人呢？」另一個聲音問過去。

「一個都沒有！」

聽到這句意料中的答語，於是大家都滿足着哈哈大笑起來了。

「我們說替你做個媒你又不相信。真的，這裏有一位漂亮的姑娘說很歡喜你呢。」

『沒有這個福氣啦！過時了，我是過時了。』

他一面苦笑地答着，一面搖頭。明知道別人是拿他來尋開心，但是他彷彿爲了滿足那些人而故意答出那刻板的話。聽到人家笑了，他也高興似地裝出一副滑稽而又可憐的笑。嘴角把臉皮抽動一下，這笑簡直和哭沒有分別。然後提起步子來，撥響他的琴絃，朝着墟市那邊走去。

於是田野間的男女們，便收拾好帶回去的工具，拖着長長的人影走上草坪，耳邊飄蕩着那愈遠愈是低沉下去的歌聲。

這個唱歌的瞎眼老年人的行動，變成了村人們一個時間上的標準，已經是半年以來的事了。在夏天，太陽下得比秋天要遲，田間的工作也延得長些，他回來的時間也晚些。但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們，也總是因了他的回來而記起時辰不早；好像他的歌聲就是象徵了日落。

他唱的永遠是那一支歌，聲音永遠是一樣嘹亮，韻尾拖得很長，帶着一種淒涼的聲調；使人不相信會是那麽樣一個瘦弱的人唱出來的。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要去知道，他爲什麼那樣地唱，也沒有人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甚至是他的名字。因爲他是瞎的，所以人都叫他「盲眼先生」。他似乎沒有什麼意見，他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的什麼告訴人家。孤零零的自己過活，好像他的世界顯得那麽狹小。早餐和晚餐，他有時拿糕餅和着水吃，有時也吃着飯和牛肉。那是要看他的

唱歌能夠討多少錢。晚上，他在墟市外面一家當店旁邊一條巷尾的角落裏過夜。那是他的家。第二天早上，他又肩着他的絃琴離開這村子，到別的地方去；沒有人知道他的去處，正如沒有人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

他最初出現在村裏的時候，爲了他的樣子的古怪，和他所唱的歌的奇特，靜中常常自言自語，說着旁人聽不懂的話，大家都把他當作一個瘋子。人與人之間，有些地方原是全不發生關係。一個觀念普遍起來，也就沒有人去管他了。只是高興的時候，就拿他作揶揄的對象。

『盲眼先生，唱你的歌聽聽罷，我原是會唱的，此刻又忘記了。』

看見他偶然在薄暮時分走出來，一些年青的人便這樣逗着他開玩笑。接住是女人們和穿着紅紅綠綠衣裳的小孩子把他包圍住了。於是他又像要滿足別人的模樣微笑着，撥一撥琴弦，擺動他的滿了鬚子的長下巴，便開始唱了起來：

『一日想你千遍，

千遍飛到你身邊。

我含淚繞遍天涯，

愛呀，幾時才能再見？

『爲了你，憔悴了心，憔悴了姿容，

爲了你，嘗盡了苦，嘗盡了辛酸；

只望兩心重結，永償綺願，

誰知歡期如夢，夢也難圓……』

唱到這裏，他的眼眶湧出了淚，一直沿住鼻子旁邊的皺紋穿進鬍子裏面。於是尋開心的年青人快活得大笑起來了。有些人拍着掌，說他的瘋癲又發作了。他沒有理會，仍舊牽着淒涼的調子唱下去。可是全給笑聲和掌聲掩蓋着。慈心的女人們，因爲少聽了一節歌而惋惜，隨後就有人出來干涉了，大家便又靜下來，望住老人翕動着的嘴。

『歸來呀，我的人！

我的手還健，

我的心仍存，

手爲抱你而生，心爲親你而暖……』

笑聲又按捺不住似地從人叢中發出來了。他有點無可奈何的樣子停了嘴，擺動着他的長

下巴。然後道歉似地說：『失禮呵，失禮呵！』便慢慢移動他的步子。

有時，他能夠安靜地把他的歌從頭唱到尾，他高興着別人能夠尊重他，歡喜他的歌。却沒有知道他只唱到一半的時候，別人已經蹣手蹣足走光了，讓他一個人在那裏發瘋。到了他覺到週圍沒有一點動靜，他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一邊把琴挾在臂彎裏，一邊低低地自語：『過時了，我是過時了。』下面又是一些旁人聽不懂的話。

他的背影慢慢在巷口縮小下去，許多笑聲便從四處放恣地飛出來了。

他就是這樣一個瘋子。

也許爲了同情，我對於這個年老的歌唱人始終懷着一點好奇心。我覺得他的行徑裏，他的生命裏，一定隱藏着什麼奇異的歷史。每次聽到他的歌聲，看到他一副枯瘦的可憐的臉相，總會想起他的來歷。可是我沒有機會知道。

一日黃昏時候，我從別一個村子辦完了一些事回來。在半路上，我聽到他的歌聲在我的前頭，隨後就在一條夾道上發現他的背影。他向着滿了榕樹的小丘旁邊轉了彎。歌聲突然停止了。我加快了脚步走前去，到了榕樹林的轉角路上，看見他正俯下身，在鋪滿了落葉的地面摸索，

神色顯得很張惶。

『老朋友，掉下了什麼東西？我可以幫幫你的忙麼？』

他發覺到有人在他的面前，抬起頭來，把他沒有作用的眼朝一朝我，又俯了下去摸索着，很遲緩地答：

『一個尋常的東西，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他的語氣問好像不很願意我幫忙他；也許他掉下了錢，怕我拾了去。我站在那裏隨便望了一會，突然在他的鞋跟後面，發見了一個白色的東西。我輕輕的拾起來：果然是一個外國銀幣，色澤是闇啞的；邊緣鑲着一個小小的圈子。

『老朋友，是這個東西麼？』

我把銀幣放進他的掌裏。他把它週圍摸了一遍，臉上立即現出快活的神彩；點一點頭，說道：『對了，謝謝你，好先生。我知道是在此地掉下的；是的，我聽到它的聲音。』動一動他的長下巴，又沉着聲音說：『這是第二次了，它仍舊平安地回來；上天是仁慈的。是的，我不能失掉了它，不能失掉了它。』

他一面說話一面點頭，隨後把他的弦琴移在一邊，從他的褲帶右邊掏出一條銀色的鍊子。

我知道他要做什麼事情，就替他吧銀幣的圈子套進鍊端的活口扣子裏面。他小心地把它放進褲頭的鏢袋裏去，用感謝的神情握住我的手。

『上天賜福你好先生，你是誰？』

『我是和你在同一個村子居住的青年；我是認識你的。』

『失敬得很，我現在才認識你。你有一副好心腸，先生。』

他熱情地說了，放下我的手。我說我也是回村裏去的。我們便相伴着一同慢慢地走。我希望能和他談一些話。

『瞎了的人真不中用呵！』他忽然嘆氣起來。我知道他爲了剛才幾乎失去的東西而感傷了。

『不是的，反正光着眼睛的人也一樣吃苦呢。』我這樣安慰他。

『你很會講話，先生，你不像他們那些人。你有一副好心腸。』

我明白他所指的是村裏面尋他開心的人，他們使他痛苦。爲着造成彼此的好感，我說：

『是的，他們是不對的；可是我歡喜和你做朋友。』

『做朋友爲什麼呢？』他高興而又好奇地問我：『你願意和一個孤零的人做朋友嗎？』

過。

『願意的，因為我也是和你一樣的孤零。』我故意做成和他相同的身份，希望減輕他的難

『不要說這樣不祥的話，年青人是有前途的。我願意你還有別的緣因。』

『我歡喜聽你的歌。』我進一步這樣說。

『我的歌』他很意外地苦笑一下：『不中用的，那是不中用的！』

『但是好朋友，你可以讓我知道你的歌的意義麼？』我趁勢拉上這方面的話來。

『沒有，沒有意義。』他搖幾下頭，好像思想着什麼，又說下去：『也許有一天你會知道，有一天。但是不中用！不中用！』

在一雙沒有感覺的眼裏，我看見它們充滿了淚水。顯然他是想起什麼事情而傷心了。我很懊悔，第一次就刺痛了他的心，連忙向他道歉：

『對不起，也許我說了我不應該說的話了。』

『沒有，沒有，有你這樣一個朋友，我滿足得流淚了。』

彷彿要使我相信他的解釋，他伸手過來握住我的手。我難過得不能說出一句話。默默地走到河沿的時候，聽到石橋下面的流水聲，他問了我，知道田裏還有人在那裏工作，

他就把琴移到胸前。

『讓我唱罷，他們忘記時辰會怨我了。』

於是他的手指按上絃線上。我不方便再陪伴他，約了後會便和他分別。我走在他的前頭。以後每個早上，他挾着絃琴出去，走過我門前的時候，我向他說：『早安，老朋友！』他也點頭回答我：『早安，年青的朋友！』一面揮着手，仍舊拖着遲鈍的步子走着他的路。黃昏我也坐在門前，等着他經過時和他招呼，使他感到我是送他出去又接他回來。我們彷彿成了很好的一對朋友。但是我們沒有機會談上什麼話。

一件事情在村裏發生了。墟市背面的弓絃巷，有兩家在兩個夜晚被人偷去了兩筐蕃薯。兩家的人聯同着報告了村長，事情就張揚起來。在村裏，每家都不缺少蕃薯的，大家的疑心就不約而同地放在「盲眼先生」的身上。因為他沒有家，他比誰都窮。女人們更說，他的瞎眼是裝假的，他要這樣子來掩飾他的行爲；有人看見過他晚上還能走路。於是村裏許多大小同樣的事件，都像有理由地堆到他的身上了。有人向村長提議：爲着日後的平靜，只有把這個異地的人趕出去。我很爲這個老朋友抱不平；我不相信他會做出那樣的事。但是我沒有能力幫助他。我也不願意由我的口裏告訴他，他的將要來到的厄運。

一個早上，他和我道過早安，就站住了告訴我：

『年青的朋友，我要走了。』聲音很淒愁，像他的歌：『窮真是缺憾呵！』

我知道他是接到通告了，就避免了多餘的話直接地答他：

『我知道這件事，可惜我沒有方法能夠幫助你。』

『用不着，用不着。』他習慣地搖着頭：『我是應該走的，我留得太久了，現在是到時候了！』

『你打算到那裏去呢？』我關心地問他。

『隨便那裏都好，我從來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地方。』他的聲音遲緩而又低沉，好像鬆弛

了的弦線的音響。

『你的家呢？』

他靜了一會才慢慢地說：『我的家在一個人的懷裏。』

聽了他的話，我想起他的歌來了，這一定有着關係，便接住問他：

『我能夠有這榮幸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戴茵羅，戴茵羅。』他低低地念着這個名字，好像叫着一個人，不是說給我聽似的。

我想着，應不應該立即問到關於這個人的事情，他却先開口：

『年青的好朋友，如果我猜的不錯，你對於我有點好奇心的罷？在我們分別之前，我想在大家的心中都留下一個好記憶。你的好心腸對於我是太滿足了，我也願意來告訴你一點我自己的事情。』

我說，我很願意聽到他的故事。

『你今晚上有時間，讓我們談一個整夜好嗎？』

我答應了他。並且叫他今夜就住在我的家裏，我要請他吃一頓飯。他點着頭，便提起脚步慢慢地走去了。

這一晚，我預備了酒和幾盤菜等着他。在月亮初出的時候，他來了。一個弦琴之外，還背着僅有的一個包袱，那裏面裹着他夏天的衣裳。我們坐在晒禾場的角落裏一同吃飯。因為眼睛不受用，他只能夠用匙羹，把飯和肉一同送進嘴裏。他能夠喝點酒，一邊吃飯一邊喝着。他說，很久不會喝過酒了，健康和生活的能力，都使他不能不把這嗜好戒絕；可是從前却那麼瘋狂地愛好過來。現在，好日子不會再來了。說起從前這字眼，他的聲音總帶住嘆息的意味，好像那裏面蘊藏着無限追憶似地。

飯吃完，月亮已升得很高了。我扶住他往禾場門邊的草間去。那裏我已經叫人安排好一個地方，讓他過一個夜晚。我在朝西的窗檯上放一盞油燈，讓這草間有一點光明。我們相對坐在矮凳子上休息着，他的包袱和弦琴放在他的身邊。大門外面，遠遠地有更鼓的聲響，草堆裏到處發出蟋蟀的鳴叫。週圍的空氣很寂寞。

「聽見蟋蟀唱歌，我記起我又過一個秋天了。」兩掌托住下巴，手肘支在膝上，他這樣嘆息地自語。立即又提起聲音來：「年青的朋友，你歡喜音樂麼？」

我忠實地答他，我歡喜文學要多些。

「文學是崇高的事業呵！」他讚嘆了一句，然後像解釋似地說下去：「她像一個無私的美麗女郎，人人都得愛她，可是要她愛上你却不容易。」

我沒有說話，看見他提起手來掠一掠垂到耳根的幾根頭髮。

「像你這樣的年紀，我也曾經立志做成一個詩人，結果，我的夢想却給另一件人事代替了，而且代替了一生！」他歎了一口氣。

「我想，這就是你打算告訴我的故事了？」我故意這樣提起他。

「是的，一個不幸的故事。戴茵蘿，戴茵蘿。」

說到戴茵蘿這名字，聲音跟着他的頭一同沉了下去。他的兩手插進額角的亂髮裏，面好像要從沉思中找回他的記憶來的樣子。許久，才又仰起他的臉，就開始講起他的故事來了：

我的故鄉是在德意志北部，史勒斯威州的西岸；是臨海的地方。有着平和的空氣和美麗的風景。在崖岸上聳立着一個名叫虎森的市鎮，六十年前，我就在那裏出世。我的祖先世代都是在城裏經營商業。但是一千八百零六年，拿破崙頒佈大陸制度，我祖父的業務便遭遇着致命的打擊而倒了盤。祖父的遺產僅是一間房子。父親是個不善於創業的人，差不多做什麼事都失敗，整天喝酒消愁。我才是十歲的光景，他窮得連僅有的房子都變賣掉，一個人到外面去碰運氣。以後永遠不會回過故鄉。

我的母親是因爲生產我而死去的，父親因此對我非常冷淡。老祖母成了我的褓姆。我是在孤寂的環境裏長大，沒有享受過一點父母的愛和家的溫情。到了父親出外去的時候，我被送到一個叔叔那裏去撫養。叔父是個木匠師傅，他希望我將來能做他的助手，因此待我還好。可是叔母却是個刻薄的女人，長年都病着，對於我沒有半點好感，把我當作俘虜似地看待。叔父是懼內的，對於我的祖護半點沒有幫助。痛苦是小小的年紀就纏上我了。

祖母死了以後，叔父的家成了我的地獄。在學校也不能使我有多少的快樂。沒有愛，沒有溫情，沒有同情；一種冰冷的空氣，把我養成一個孤僻的，憂鬱的人。我不知道人爲什麼生下來，不知道人爲什麼而活着；也不知道人生是否永遠這樣過下去的。唯一使我能夠忘記這些煩悶的東西，是音樂和詩歌。學校裏的風琴和同學的故事書，詩歌集子，都成了我最好的伴侶。在歌唱班裏，教師發覺了我有一副出衆的歌喉，他們認爲我如果能夠好好的訓練下去，將來有希望成爲一個歌唱家。但是我的趣味並不會偏重在這方面，因爲我被詩歌的情趣誘惑着，開始試着自己寫起來了。差不多什麼都成了我的題材，凡是我自己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我都寫着。漸漸的，它竟成了我一種安慰，一碰到有什麼難過的時候，我彷彿就能夠抓到讓我告訴的人。我於是寫得更多，寫得更好。我這一點天份，不但使教師們驚奇，連自己也感着快活。我開始想到，如果能讓我永遠地把詩寫下去，那該是多麼幸福的事情，但是一想起我的前途安排了一個木匠的位置，我的心便陰暗起來了。人生是這樣不和諧呵！

但是朋友，人生不和諧的事情原是很多的，這不過是我的第一件。

十七歲的一年，我進了高等學校。我開始讀到許多有名詩人的作品，都是從一個同學那裏借來的。這個我一生忘不了的朋友，我要給你介紹：他的名字叫做史密德。他有一雙熱情的眼睛

和溫雅的儀容；還有一顆很好的同情心。他是城裏的望族，祖父遺下非常豐富的藏書。史密德從校刊上面發見我寫詩的天份，他就盡量地把好書介紹給我讀。他不但開發了我的知識，還使我認識了人間最珍貴的友誼。拋開了地位和身份的成見，他和我做着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明瞭我的環境和我的孤零，在許多事情上給我幫忙，給我援助；彷彿我就是一個兄弟。我常常想到這樣的友誼是故事裏才會有的。

一件事發生了。那是我進了高等學校的第三年，學校開聯歡會。那是一個快活的日子。我們把游藝的節目預備得很豐富。我因為唱歌唱得好，便被派定了唱一支歌。那天，許多學生的家族都到來參加。在許多女賓客中，我被一個可驚的容貌掛住了。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她在靠近舞台的一條柱子站立着。身上穿了全白色的衣裙；兩隻手垂在前面，挽住一頂闊邊的白帽子。金色的鬚髮像兩串初熟的葡萄垂到兩個肩上。她有一副端莊的像古希臘女神似的臉龐。兩點蔚藍的眼睛，像罩在水晶下的藍寶石似地，放出溫柔的光。那麼莊嚴那麼靜默地，站在人的走動和笑語都十分混亂的場合裏面，顯得她更高貴更青春起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女人，也從來沒有感受過像她的神韻所給我的那樣深刻的打動。我忘形地站立在舞台旁邊的梯口望住他，好像多看她一眼，我就多一些幸福。一直到史密德從後面拍我的肩，通知我快要

輪到我上台的時候，我才醒覺過來。

走到台上，我彷彿什麼人都看不見，只看見她。我覺得我的歌是唱給她一個人聽的；我竟唱得出乎自己意料的好。全場的人都拍掌叫囂起來，要求再唱一遍。唱完了，人們一樣的叫囂着，還有許多人把花向台上拋過來。我看見她從髮上摘下一朵紫蘭花，湊熱鬧似地也跟住別人那樣做。我從許多花朵裏面接住她的一朵紫蘭花，帶着非常滿足的心情回了禮，就走向後台裏去。

朋友，我簡直形容不出來那一夜我興奮得怎樣。那感覺對於我是太新鮮，就像一個窮人在沒有目的的旅行中，鞋底的破縫裏忽然黏上一顆鑽石，恐怕別人知道，又遏抑不住自己的快活。我看見保存下來的紫蘭花，就彷彿看見她的一雙藍寶石一樣的眼睛。兩日後，我寫了一首題名「你的眼裏開出紫蘭花」的詩，拿到我們的校刊去發表。我才減輕了一點興奮的情緒。

如果一首詩就把事情完結了倒也好，可是並沒有完結，反而展開了我一生的厄運。一件更意外的事情出來了。

在我的詩發表了的第一個禮拜天，史密德跑來對我說：「祝福你，好朋友哈萊，我希望你會見因為讀了你的詩而想認識你的一個人，將是你成功的預兆。」我問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隨即告訴我有一位小姐，因為讀到「你的眼裏開出紫蘭花」很想認識這詩的作者。他答應了。

給她介紹，因此叫我這一天一同到她那裏去。我雖然不會有過去認識一個賞識自己作品的女性的經驗，但是我也並不會生起過分的興奮。伴着史密德出來，兩人一面散步一面談話，向距離學校兩里路程的一條村子走去。一個鐘頭之後，我們在一所種滿白楊樹的別莊前門穿進去了。那是個很大的很華麗的別莊，進了門就看見一個大花園。我們走盡一條花徑，就在一道木柵的外面止步。我看見一個白衣金髮的女郎，彎着腰正在那裏剪裁花籬上面的紫蘭花。史密德大聲的叫：『戴茵蘿！』女郎把頭髮一旋，就現出她的面孔。看見我們，她快活地叫着：『歡迎呀，歡迎呀！』立即提起手來掠好她金絲似的頭髮，一面拍着她的裙裾，便向前面走來，開了柵門接我們進去。突然她發覺自己沒有穿鞋子，兩頰立即湧起紅霞，對我們道了歉，自己就急忙的跑進屋裏去。這一刻間，我簡直發呆了。朋友，你知道她是誰？原來那天給我拋了一朵紫蘭花的正是她呀！一陣抖顫來到我的身上，我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種激動。我茫然地跟着史密德進了會客室。她很快就弄好頭髮，穿好便鞋出來了。『戴茵蘿，你要認識的人在這裏了——哈萊先生，我們學校裏唱歌和做詩都最好的一個。』史密德很隨便地替我介紹。戴茵蘿羞怯地伸出手來讓我握着，說着很客氣的話。從那一雙望住我的藍寶石似的眼睛裏，我想起那一首詩，我擔心有什麼冒瀆了她的地方，她要求見我是不懷好意。我感到非常不安。但是這過慮很快就消失了。她招呼我們在一

張長的沙發椅坐下。她自己坐在我們的中間；用着並不陌生的神情和我談話。說着她的嗜好和趣味；她愛好詩和音樂，也愛好跳舞。她從史密德送來的校刊上讀過我好些詩，但她喜歡最近的一篇。彷彿彼此已不是第一次會面的人，我感到很侷促。她坐得那麼近，我把她看得那麼清楚，我完全着迷了。我只是言不由衷地交談着，心跳得很難過，幸而男僕送咖啡進來，把我解救了。喝着咖啡，戴茵蘿回頭去和史密德談起一些我不理解它們內容的話，樣子似乎很習慣的。這時候我才注意看看週圍的陳設；四邊的壁上掛着一些戴了勳章的人像和戰事畫；一邊的牆角裏有一隻書櫥；在它的旁邊對過的地方，一座鋼琴放在那裏；另一個架上，有四絃琴的盒子。這些都顯示出來這一家的主人的地位和生活趣味。正當我看得凝神的時候，史密德忽然叫醒了，他提議要我唱一支歌。我還沒有表示，戴茵蘿已經拉我起來。她走過去把四絃琴取出來給了史密德，自己坐到鋼琴前面，打着「當春天回來」的譜子。我是不容許不唱了。唱完，她天真地拍起手來，好像高興着發見什麼新玩意。她說我們三個人正是合奏的好對手，她願意常常有這樣的機會；希望我常常和史密德來玩。她的眼睛放出來一種不能抵抗的熱力，我高興地答應了她。彷彿因為唱過歌，我們變成更慣熟的人了。她領着我去看她的花園，看她養的鴿子，像一個旅行指導人一樣給我說明每件事物的來歷，或是某種花的開和落的時節。她什麼都記得很清楚。這些都證

明她有一副非常聰明的頭腦。走着聽着，我懷疑自己是在充滿音樂的童話中的仙境裏遊行。我的滿足是說不出來的。一個下午在快樂中過完，我才和史密德告辭回去。約好下一個禮拜天再會；我們就和她握了手走出來。

朋友，假如我不是清楚地知道，我的好朋友史密德分明在我身邊，我真要懷疑我是做了一個白日的夢。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和來的時候是完全兩樣了。想到這是多麼奇異的遭遇，它在未來的生活上將會添上多少生氣；我的心就給快樂充滿了。在途中，史密德告訴我關於戴茵蘿的事情。她的家和他的家是世交。她是獨生女，可是父母很早就過世，她被送到伯父那裏撫養。伯父是一位獨身的老爵士，什麼人都沒有，有的是錢，一種不能走動的瘋癱病，和一所華麗的別莊；就是她現在住着的。她將來是他的產業的承繼人。在家裏，兩個教師給她教授德文和音樂。伯父愛她像一個親生的女兒，因為她是他暮年中唯一的安慰。

史密德的訴說並沒有引起我什麼特殊的感觸；我只有一個很單純的思想：我和戴茵蘿身世的孤零是一樣地位的距離却很遠，我的詩竟獲得她的讚美，這是怎樣可珍重的事情！她當然看得出我那一首詩是寫她的，可是她並不覺得那是冒犯；那麼她的心中所感到的是什麼呢？這是很值得我玩味的。也許戴茵蘿的心是純潔得什麼都沒有，她的舉動就是她的天真；可是我的

過分的興奮，却完全掩蓋了這點觀察的聰明。我回想着這一天她每一個眼波，每一個微笑，都有它們的意義。我就完全信賴了我的幻想，這幻想便成全了我的心冒險的勇氣。朋友，你要知道我才足二十歲，這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遭遇；而戴茵蘿是一個聰慧正如她的美麗，美麗正如她的名字的女郎。

自從第一次之後，我和史密德每一個禮拜天都到她的別莊去。那些日子是過得十分快樂的。我們總是合奏一些歌；或者到花園裏的無花菓樹下去喝咖啡；戴茵蘿照例是帶着她的編織工夫到那裏去做。我讀着自己寫的詩給她們聽，史密德靜默地坐在一旁，習慣地拉着草根。有時高興起來，我們便到山上去摘野波蘿，摘莓子。或者帶了食物到不遠的郊外去野餐。如果天氣晴明，我們就幫忙她到園裏剪些鮮花紮成花球，伴着她往墓場去看她父母親的墓。在日暮的時分，疲倦地回來，我們便會看見欄柵裏面的草坪上，有一個頭髮白得閃光的老年人，坐在一輛兩輪車上，用自己的手慢慢轉動着輪子。那是老爵士。見了我們他就叫着：「孩子們，晚餐等着你們了。」於是戴茵蘿摘下她的帽子，跑過去抱吻他。然後我們一同推着他的車子，慢慢向屋裏進去。

爲了戴茵蘿的關係，老爵士把我們當作他的家人一樣。吃着晚餐，他高興談起他年青時候的種種經歷。戴茵蘿常常愛發出一些很稚氣的問題，惹着老爵士來討大家的歡喜。一直到暮色

漸漸濃起來的時候，我們才告別出來。

這樣的日子繼續着，形成了我的生活的課程。等待假期成了我一件焦急的事。從每一件事物上，都會看見她的一雙藍色的眼睛。到了去看她的前夕，我往往會興奮得失眠起來。這些都證明我是愛着她了。但是我沒有機會表白我的心事，史密德永遠是和我同在一起。有一次，我們三個人，在花籬下面剪裁花枝的時候，史密德被老爵士叫來的僕人喚了進去；戴茵蘿低聲的問起我來：

「哈萊，我願意知道，你的一篇『你的眼裏開出紫蘭花』的詩是寫我的嗎？」
我不知道她問的是什麼意思，便答：

「如果不致冒犯着你，我請你容許我說：是寫你的，戴茵蘿。」
她搖着頭說：『我沒有意見，可是爲什麼寫我呢？』

我用了最大的勇氣答她：『因爲我第一次見到你，你就愛上你了。』

她聽了我的話沒有半點驚異，也不說話。我覺得她沒有反對我的意思，便接住問她：

「戴茵蘿，你知道我的身份，你會看不起我的罷？」

她說道：『我早就知道了，史密德告訴了我。』

『一個未來的木匠助手，是多麼卑微呵！我覺得和你做朋友也不配呢！』

她抬起無邪的眼睛望住我：『那裏的話，你的才能不就是一切了嗎？』

聽到這句話，我幾乎要把她抱起來，但是我沒有勇氣。我只是接續問下去：『那麼，你也愛我的，戴茵蘿？』

她把眼簾垂了下去，一會才答：『我們不要說這個好嗎？我會心亂的，哈萊。』

我說，我只要聽她一句話。她隨即張開藍色的眼睛來：

『哈萊，把你的熱誠放到你的才能上罷，我期待你成功一個詩人。』

當我們都沉默着的時候，史密德出來了。

那時候，我沒有完全了解戴茵蘿的幾句話；但是在我的想像中，我却明瞭了她希望我成功一個詩人的意思：是用名譽來提高我的地位。朋友，愛情的力量真是偉大呵！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決心來做一個詩人。我培養我的情感，努力地寫詩。想起一雙藍色的眼睛，我彷彿就看見一個光明。我好像直到這時候，才找到我工作的意義和目標，我感到活着是有意思了。差不多每一次別了戴茵蘿回來，我都能夠寫出一篇好的詩，都能夠在城裏的報紙上刊出來。我沒有等到見面就把它寄給戴茵蘿看。可是見了面，除了照常地消磨着日子，她是從來不提到我的詩的。被未來的

幸福鼓舞着，我全不感到些兒不快。我只要寫得出來，讓她看見；我能夠見到她，愛着她；便是我最太的滿足。

同學們看見我的作品，都傳說着我有愛人了；紛紛議論我的詩。只有史密德一個人是沉默的。他不表示一點意見，他原是知道我的詩是爲誰而寫的。到了我冷靜地觀察了他的時候，我才知道史密德是變了。他不大和我說話，也不大和別人說話，好像生了病的樣子。就是我們一道去看戴茵羅一道回來的時候，也是默默地走着的。我漸漸覺得奇怪。但是我還不會找得出一個緣由——朋友，愛情能夠使一個瞎子看見光明，也能夠使一個有眼睛的人變成瞎子；我儘是放任我的幻想，却沒有分出一點心來看看身邊的事物。到了我從兩個人的珍貴的友誼中發覺到一種過失的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復活節假期到了，戴茵羅預早就約好我們往她的別莊去一同過節。到了應該起程的時候，我跑到史密德的家裏去叫他。當我才走到會客室門邊的時候，我知道是發生了些事情，便站在門外。我聽見可以從會客室通過去的書室裏面，正響着一種吵鬧聲音，而且還聽出他們的句語：『……戴茵羅是全不懂事的孩子，她何會知道自己做的對不對呢？你不提醒她是你放棄責任。這不是寬容而是懦弱呀！』這是史密德父親的聲音。

『那麼，你要我馬上和她訂婚嗎？』這是史密德的話。

『對呀，把你們一向的愛情下一個保證，什麼事都解決！』這是史密德的父親。

『可是，』史密德停頓一下才說下去：『我怎能夠傷了朋友的心呢？』

我聽見老人好像發氣起來了。

『怎麼？這算得是罪過嗎？除非你不是一向都愛她。想想罷，那傢伙只是一個木匠的子弟，他憑什麼娶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小姐呀！』

聽到這裏，我完全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慚愧和恥辱交激着我的心，我難過得幾乎要哭出來了。我想走進去抱着史密德道謝，我又想走進去向他的父親辯明木匠的身份並不妨礙我和戴茵蘿的愛情。可是什麼都沒有做，我扭了一扭手指，立即就瘋了似的朝外面跑。一直跑回我的家裏，一雙手蒙住臉就哭了起來。

整個假期，我陷在發熱病的狀態裏，迷迷糊糊地；我不知道該怎樣做，該做什麼。我沒有一個決心能夠立起來。事情是那樣的清楚：在戴茵蘿之前，我和史密德是站在對立的地位。我的身份比不上他，可是我有着別方面薄薄的才能。想到史密德忍住痛苦爲我姑息，這樣的深情又使我慚愧得把手指咬了又咬。可是要放棄了戴茵蘿，我却會受到比慚愧還深一百倍的痛苦。我不能對

自己做出這麼殘酷的事情！你知道，我是把戴茵蘿看作事業的目標，人生的光明；沒有她，我是什麼都完了！

史密德是不是從某種情形上看出了這一點，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寬容確是使我難受。你想像得到下面還生出怎樣的事情來呢？

那是復活節假期滿了的第一天薄暮，史密德邀我往海邊去散步。我想，他是要和我開談判了。

『哈萊，我接到戴茵蘿的信。你沒有去她那裏過節嗎？』這是他的第一句話。

我說：『你去不是一樣嗎？』

他說，他也沒有去。我覺得奇怪，問他理由。他答我：

『我以為你會去的，所以我讓你有一個獨自見她的機會。許久以來，我就覺得我是不適宜和你一起去的。可是你爲什麼不去過節呢？』

『我也是和你一樣作想，史密德，我讓你有一個獨自見她的機會。』這樣說時，我心裏感着非常的慚愧。我不願意讓他知道我那天曾經聽到他和父親的爭執，便不能不答出這不由衷的話。但是一種友誼的力量迫着我，我終於這樣問出來了：『史密德，我們大家都不該隱諱，如果我

猜的不錯，你也是愛着戴茵蘿的罷？」

他點着頭答：『我愛她比你有了更深長的日子；可是，我沒有讓她知道。』

『你也沒有讓我，所以鬧出禍來了，我刺痛了你的心。』

我這樣說，是爲着減輕一點罪過，可是史密德却淡然的說：

『但是她愛你呵！』

我試探地問他，怎樣看出來呢？他說，戴茵蘿很同情我的身世和我的遭遇；她和我都是孤零的孩子。她知道我愛上她，不能夠沒有她，從我的詩上面知道。這都是證明了她不能使我痛苦，她明瞭一個孤零人的心。

這些話從史密德的口說出來，我覺得更難過；在史密德之前，我實在沒有愛上戴茵蘿的資格。我感動得不知道怎樣說話才好。被一種不能遏抑的感情衝動着，我終於把心事全都吐出來了：我說無論在任何一方面上，他和戴茵蘿都是配合的；我請他原諒我的鹵莽，讓我在他們倆之前道歉和求恕。我願意由我一個人担負起痛苦來贖我的罪過。可是史密德不同意我的話。他說：『我能夠恃着我的地位爭勝這個愛情嗎？哈萊，我不容許自己這樣做，這是卑劣的。而且，我知道你的愛她，也並非爲了她的身份，而純粹是你覺得你要愛她罷了。』

我知道這些話他是很痛苦地說出口，他不讓我有退讓的餘地。我感着一種偉大的光芒一直迫到我的心。我感動得流下淚來，握着史密德的手。

『讓我們不要再提起這件事情罷，史密德，我太難過。我不知道該怎樣做！』我忍不住這樣叫出來了。

史密德輕輕拍我的肩：『哈萊，爲什麼這樣認真呢？你不能忘記她正如我不能忘記她一樣；就這樣子不是很好嗎？我們一同享受着愛她的快樂，仍舊一同去看她，不是比各自痛苦還聰明些嗎？將來的事讓上帝給我們安排罷。縱然我們中間有一個將來要担負痛苦，但是總算不會辜負了應該快樂的日子呵！』

大家都知道這個辦法是無可奈何的，但是除了它却沒有別的路。在散步回去的時候，我又被一種新的痛苦佔有了。

以後我們仍舊一同去看戴茵蘿，一同遊玩，一同說，一同笑。在戴茵蘿之前，大家都是快樂的和平日沒有兩樣。但是在我們之間，分明罩住了一層暗影，好像有一天它會變化出什麼可怕的東西來。戴茵蘿對我們永遠是一個模樣。在她的天真的眼底裏，並不會發覺到一些什麼；她是那麼青春，那麼美麗。對住戴茵蘿，我是完全給愛她的觀念佔有的；但是當我別了她回來，看見默默

地走在身邊的史密德，我又給另一個思想佔有了。我要愛情呢？還是友誼呢？去看戴茵蘿一次，這痛苦就把我的心絞一次，我沒有方法能夠決定。在這不自然的情形下面，我們度着漫長的，無可奈何的日子。

但是這情形是不能夠延長下去的。我們逃不掉命運給我們最後評判的日子到來。那時候，縱然我能夠獲得戴茵蘿，我的身份在一些人的眼裏也會成爲一個障礙。一想到漸漸來得近的日子，想到叔父家裏在等待着我的——一個木匠的位置，我就發愁起來了。

但是當我快要到高等學校畢業的時候，城裏有一個人從柏林回來故鄉，說我的父親在柏林和別人合夥經營印刷事業。這消息給我非常大的興奮，好像我的眼前又出現一點生機了。我想着到柏林去找尋我的父親，也許能夠碰到一個發展的機會。我不必爲木匠身份而發愁了。詩人的夢想又在我的心中活躍起來。我決定了主意之後，便在那裏去看看父親的理山，費了不少的唇舌說動了我的叔父，他才答應給我旅費到柏林去。於是，我決定到春天，史密德往柏林去轉入大學的時候，和他作伴起程。

春天終於來到了，我把一切都辦當好。只有史密德和戴茵蘿知道我不再回來叔父家的秘密。當我們到戴茵蘿那裏去向她話別的一天，我還清楚地記得是個很晴明的日子。園裏到處都

開滿了花；小麻雀在半空中飛來飛去。戴茵蘿穿着紫蘭花色的長裙，頭髮上面也插上紫蘭花，打扮得非常好看；好像要給我們留個美麗的記憶。我們合奏着「當春天回來」的歌；做着平日我們曾經做過的每一種玩意，讓大家別後留個豐富的印象。我們誰也不讓惆悵在面孔上現出來，盡量地把這一天弄得充滿快樂。但是當我們吃過晚餐，握着手辭別的時候，戴茵蘿的眼淚落下來了。送我們到花園口的路邊，站在白楊樹下面，她勉強裝出笑容來說：

「如果我是住在柏林，多麼好呵！」

「但是我願意大家的記憶存在遙遠的心中。」我這樣說。

「我們不是約好了聖誕節就一同回來看你的嗎，戴茵蘿？」史密德也跟住我這樣安慰她。

「是的，我記住你們的約言，直到我看見你們兩人一起回來的時候！」

「一定的，戴茵蘿。」我們都同聲地答。

「而且，到那時候，我也站在這白楊樹下面，也是穿着這件衫等候你們，讓大家忘記了我們隔別的長久好嗎？」

「好的，戴茵蘿。」

這樣地回答着，我已經給她那麼稚氣那麼聰明的話引出眼淚來了，我想起來聖誕節是怎

樣悠長的日子呵！但是想起自己是爲着追尋光明而離別的，立即又把悲哀遏抑下去。最後一次握了她的手，我們就上路。

第二天，我和史密德一同離開故鄉。

朋友，命運真是殘酷的東西！當我懷着滿胸的希望去到柏林，照着那一位同鄉告訴我的行程，尋到我父親的所在地的時候，我才知道，我的父親已經在兩月前死去了。他和印刷店折了夥，聽說是自殺死了的。這件事情給我的打擊是怎樣大，我真是說不出來；一句話說，我全部的希望都落空了！回去故鄉嗎？不但沒有旅費，而且我也不願意。我有什麼面目見戴茵蘿呢？想來想去，我於是決定留在柏林了。但是我一個親人都沒有，一切對於我都是那麼陌生；幸而史密德照料着我的生活，一時還不致於生出問題。到後來，我終於用父親的名義，在他曾經合夥的印刷店裏，要求到一份校對的職務；薪金是很少的，但是總算能夠安身下去。除了工作之外，我也寫一點詩寄到報館去發表，預備將來給戴茵蘿看，使她知道我是爲了她的希望而努力着。

我的遭遇和我的生活情形，一點也不對戴茵蘿隱諱，全都寫在寄給她的信上。她半個月便有一封信來，照例是報告一些她週圍的事情；她的花開得怎樣，她養的鴿子和雞長大了多少；別的什麼都不提及。可是我並不感到什麼不滿足。她是那樣地天真，那樣地無邪的。

我的生活雖然過得很苦，但是爲着戴茵蘿，我是什麼苦處都能夠忘記的。想起她的名字，我彷彿就看見一個光明；她的憶念成了我奮鬥的原動力。每次她有信來，我就和史密德（他已經進了大學）相叙一次，大家交換各人的信來看，一同回信給她。在陌生的環境裏，我們成了更親切的朋友。見了面也不談起大家共同的心事，好像事情已經完全定了一樣。在這樣的情狀下，我的日子過得還舒服；但是我不能避免的缺憾是窮！

聖誕節漸漸近了，戴茵蘿很早就信中提到大家的約言，她幻想着大家見面時的快樂。可是每讀一次她的信，我就增加一次痛苦。從那裏去弄一筆來回的旅費呢？我的生活是那樣的困苦，永遠沒有一點餘錢；也沒有一個可以借錢的朋友。但是我不願意把我的苦處告訴戴茵蘿，爲的是怕她爲我難過；我在寄給她的信上，總是說着我要回來的。

最後戴茵蘿催促我們起程的信也來了。我向印刷店的當事人最後一次的要求借錢也失敗，我知道是不能夠回去了。我失望地回到住處，却發覺史密德叫人送來的一封信。他說他生病，叫我晚上去看看他。到了晚上，我便到史密德的宿舍去。他躺在床上，精神很好，不像生病。可是他告訴我，他的身體不舒服；並且說，醫生勸告他不要奔波。因此叫我來通知我。他決定這個聖誕節不離開柏林，請我一個人回去故鄉看戴茵蘿。

聽到史密德也不回去，我的痛苦似乎減輕一點，便說：

『我也打算不回去，史密德。』

『不，你是應該回去的，哈萊，兩個人都失約，戴茵蘿的失望太大了。而且，我有信要託你帶給她。』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的好，我擔心說出理由來，他會懷疑我向他求助。史密德好像察覺到，他立即就問出來：

『除了錢，你是沒有別的缺乏罷，沒有問題，你用我的一筆盤費好了。』

我感到得叫出來：『不行的，史密德，我不能夠這樣做。』

『沒有關係，哈萊，我們是互相了解的朋友，你算是替我帶一封信罷，你便有理由接受我的幫忙。我早就這樣預備好了。』

我沒有推却的餘地。史密德就從桌子上取了兩封信遞給我，一封是給戴茵蘿的，一封套着預備給我用的盤費，都是封了口的。把它們接過手，我眼淚忍不住流出來，我只好緊緊地握着他的手，不能夠說出一句更有力的謝語。

『你明天就起程罷。記住對戴茵蘿說，我託你帶回去我對於她的思念。』

『我不會忘記，史密德，正如我不會忘記你的恩惠一樣！』

別了史密德回去我的住處的時候，我完全成了快樂的人。想着我畢竟能夠踐到戴茵蘿的約言，並且還能夠獨自一個人去看她，我有機會把藏在心裏的話對她訴說；我的心便在快樂中跳起來了。朋友呵，一切的愛都是自私的行爲；許多人因爲它而成功，可是我，却因爲它而把全部事情都弄糟了。請你耐心地聽完我的故事。

我是第二天就起程回鄉去的。我的行李只是一束預備帶給戴茵蘿讀的詩稿。當日的薄暮，我在火車的終站下車，進市裏的一家旅店過夜，預備趁第二天早上開行的馬車。那一夜，因爲想着快要見到戴茵蘿，我興奮得沒有方法入夢。於是許多思緒都奔集到腦海裏來：想到我和戴茵蘿以及史密德三人之間的關係；想到離開戴茵蘿之後我和史密德的糾紛漸漸平定了的情形；想到我快要擺脫這糾紛而達到完全的勝利；我快樂得想唱一支歌。最後連史密德託我帶回去的信也想起來了，他給戴茵蘿寫了一些什麼呢？平日我們的信都是交換着讀的，這一封信却封住了才交給我，顯然是不願意給我看見它裏面的私話。越想越是不能放心。我覺得史密德的思想忽然變得相反起來，立即向戴茵蘿傾訴了他一向埋在心底的愛情，是很可能的。縱然一下不能動搖她對我的愛情，而他的地位和身份所寫出來的話，却有着擾亂戴茵蘿的心的力量。他知

道那些話是不能夠當三個人同在一起的時候傾訴的。因此他寧願放棄一次見面來達到這個目的。我這次回去的理想，也許全會給他搗碎了。這樣想像着，我的好奇心就越強起來，而且史密德並不像是生病，他是故意裝模作樣來遮掩自己的計劃；這些都證明了我的推測是可靠的。我生起一點恐怖，立即從床上跳起來。從衣袋裏取出那一封信，看了又看，想把它撕開來。但是一種道德觀念又制止我。我又回到床上去睡，一個思想總是纏住我的腦子，我的心沒有方法平靜。越是我的推測想一次，我的信心越是堅定一次；史密德在我的意象中變成了一個不能放心的人。我覺得需要看看那封信才舒服。我把種種理由來替自己犯罪的心理辯解，終於忍不住了，就悄悄地起身來。我到一把小刀，在燈光下面，小心地把信封黏口的地方弄開來，急忙抽出信箋看下去。那封信很短，我直到進攻墓的一天也能夠念出來；內容是這樣：

『戴茵蘿：我先得告訴你，我沒有病，請你不要掛心。我只是裝病來使哈萊相信我回不去的理由罷了。緣因沒有別的：哈萊的經濟情形不好，而我自己所有的錢，僅夠一個人回去的旅費。我不願他令你失望，還是把回去的機會讓給他了。你們倆是一對好戀人，你們是應該會面的。而我却沒有必要。我這樣做，覺得很快樂，相信你也快樂；因此你也一定能寬恕我的失約。願你們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史密德。』

呵，朋友，世界上沒有一種言語，一種詞彙，可以形容我讀完那封信後的心情。那是太難過了，難過得超過了痛苦，我想立即拿起前面的小刀結果了我的性命，根本毀滅了感覺。但是我沒有那樣做。我要留着知覺讓慚愧和羞恥盡情絞榨我的心，那是我應該接受的良心的懲罰！我不敢再看那封信，我覺得那上面的每一個字都有一道金色的光芒，要刺破我的眼睛。我拉着頭髮，扭着手指，沒有方法置處自己。我在房裏走來走去。最後，我還是失望地倒在床上。

原是爲了要平靜才看史密德的信的，可是看過之後，我是永遠都得不到平靜了。我想到史密德的偉大；他爲了成全我，一次又一次地忍痛放棄自己的權利，而且還給我許多有力的幫助。而不但忘記了恩德，還懷着那樣的惡心來回報朋友，是怎樣的自私自利，怎樣的可憐可恥！我簡直渺小得連一粒塵也比不上。這樣的人有資格接受那樣一種偉大的友誼嗎？有資格僭越別人的地位愛戴茵蘿嗎？我覺得自己完全不配！我慚愧得耳根也發熱。我第一次感到友誼的偉大，也第一次喚醒了自己理智的頭腦：我重再把三個人的關係分析起來，把我們事情想了又想。我深切地醒覺到，幾年來自己是完全給過分的情感蒙蔽住了；只是以成人的希冀，來利便戴茵蘿的不知選擇的天真的弱點，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我是不是一定能夠使戴茵蘿幸福呢？我沒有勇氣答覆自己。越想越感到自己的無能，於是許願要爲戴茵蘿做一點事業的雄心，都覺得很渺茫。

了。無論爲了減輕自己良心的譴責，或是爲了戴茵蘿前途的幸福，我都應該犧牲自己去成全史密德和戴茵蘿的關係。只有他們才是配合的一對。但是我怎樣做得出來呢？縱然我放棄我的前途，事實上我的心總還愛着她；而且，我照着決心表示出來，戴茵蘿是會受到刺戟的。而史密德的自尊心也不一定接受我的誠意。這個問題把我苦惱了一夜。想前想後，我終於取決了一個方式，那是根本切斷了戴茵蘿和史密德對我的牽心，和避免了我無涯的痛苦：那就是毀滅我自己！我立刻起來給史密德和戴茵蘿寫信，一直寫到天亮。我忠實地自白：我偷看了史密德的信，我的內疚所引起來的思想和決心，我請求史密德和戴茵蘿寬恕我幾年來的鹵莽，和接受我的願望。我是以性命的犧牲來補贖我的罪過……在寫完了兩封信，我一點也不遲疑就寄出去了。

從郵局出來，我繞到一個大湖邊的路去走。我好像做了一件稱心適意的事，身心上感到不曾有過的一種輕快。我一邊走一邊找尋着適宜我投身下去的地方。但是當我正要跳下去的時候，我忽然怯起來了，像昨夜的一種衝動的感情，完全冷了下去。我還有強烈的生的依戀——爲什麼一定要死呢？死究竟是不偉大的一種自私的行爲。愛着她，就在心裏愛着她不是足夠了嗎？縱然我是生下來爲別人祝福的，我也應該活着，讓人間多一個爲她祝福的人。活下去，我要咬緊

才根活下去。這樣想着，我便把犧牲的決心推翻了。

最後，我還是回去旅店。

但是我的信已經寄出去了，在我朋友的心目中，我將是一個不存在的人；我不能夠再在她們的眼前露面。於是我決定到更陌生的地方去過我的零餘生活；永遠地離開我的朋友，和一切相識的人。第二天我仍舊趁車回去柏林，在離開史密德很遠的一家旅店暫時藏身。在旅店裏，我認識了一個旅行的曲藝團主人費奧多先生，他將要回萊比錫去。他知道我要找事做，同時也知道我懂得拉提琴（這是在高等學校時我自己學來的）。他願意給我一個機會。於是我跟隨着費奧多先生到萊比錫去；在他的曲藝團裏當一個提琴手。這樣，我開始了流浪的生活。

我改換了名字和裝飾，把已往的自己當作已經死去了的人。極力要從新的生命上去忘記心底裏的痛苦。但是沒有方法忘得下戴茵蘿；她的一雙藍眼睛永遠追隨住我。

七年後一個秋天，我跟着曲藝團流浪到虎森鎮，我以一個過客的心境過抑着興奮的激情。我看見許多人長大了，許多人老了，沒有一個人認得出我來。奔波的生活改變了我年青時代的英俊的儀容。我的鬍子和頭髮都沒有修理，像一個年老的人一樣。在我們開場的前一天，有點裕餘的時間，我帶了我的提琴到鄉村去，裝成一個賣唱人的樣子。我希望能夠見一見我的朋友，我

的戴茵蘿。一直來到那一所華麗的別莊前面。什麼都沒有改變，白楊樹長得更繁茂了。我彷彿還看見戴茵蘿微笑着站在那裏：『我也站在這白樹樹下面，也是穿着這件衫等候你們。』記起這句話，我的心忽然酸起來，但是立即提醒我自己：『我是個死去的人了。於是我站在戴茵蘿站立過的地方，把帽子放在地面，就把我的提琴拉起來。許多人把我重重圍住。我唱完一支歌，就有人拋一點錢到我的帽裏。最後，我唱出虎森鎮流行的民歌：『當春天回來，』這是我第一次來訪戴茵蘿的時候唱過的。於是許多小孩子都高興地跟住我唱。唱到一半的時候，我看見兩個人從花園的門口現出來，我的聲音禁不是住抖顫了；我仍舊努力唱下去。他們走到對住我的人叢後面站着，默然地望着我。我把他們看得很清楚：史密德有點蒼老了，像一個中年紳士的模樣。戴茵蘿已經是一個婦人的風度，但是容顏却依然一樣的美麗，一樣的高貴；好像時間只帶去了她的稚氣，沒有帶去了她的青春。她們是很幸福地過着日子。當我被一種情緒壓迫着，重頭再唱那支歌的時候，我看見戴茵蘿好像支持不住的模樣，藍色的眼睛裏漸漸湧出珠淚，顯然她是喚起舊事的記憶來了。史密德察覺到，輕輕的拉着她走了開去。戴茵蘿好像想起什麼似的，突然回轉頭來，打開錢包，拿了一個銀幣拋進我的帽裏，才回去史密德的身邊。兩個人挨着身子，默然地向花園走回去。我的眼淚也流下來了，我幾乎想叫出她的名字；我想追前去對她們說，我不要她的錢，看

見了她我已經滿足；我想告訴她我回來了。但是我終於遏抑住我的激情。我對自己說，我是死去的人了，一切都過去了！我到底把那個銀幣放進口袋，含住眼淚離開了那裏。

以後我就永遠不會看見她了。她的銀幣成了我唯一的紀念品，也就是那天掉下時你替我拾回來的一個東西。從那個時候起，它沒有一天離開過我，就像她的影子沒有一天離開過我一樣。

大戰爆發的一年，我跟了曲藝團正在漢堡演技，第二年便加入了軍隊開往前線。我是希望把我的身軀獻給祖國的，結果却沒有如願。我只給炮火弄壞了一雙眼睛。在醫院住了三個月就漸漸好了。後來從一份陣亡士兵的公報上面，我發覺了史密德的名字；他的年歲和籍貫都證明了這是我的朋友。想不到不應該死的人竟然死了。我感到悲傷之後，第一個想起的人就是戴茵蘿。我不知道她的情形怎樣。本來就沒有一天忘掉她，現在由於對她的關懷，一點死去的火燄又在我冰冷了的心上燃燒起來了。我想着，無論對自己對朋友，我都應該負起保護戴茵蘿的責任。一切的人事都跟遭劫的世界一同變了面目，我用不着再有什麼顧慮，我要把全部的秘密詳細對戴茵蘿宣佈出來。也許我的出現會給她一個意外的安慰；而我也可以完成最初的願望：佔有她。懷着這樣一個決心，在大戰結束之後，我馬上回去虎森鎮。但是什麼都遲了！炮火留下給我

的只是一塊焦土。戴茵蘿的別莊週圍長滿了野草，人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了。我從許多方面去打聽，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她去了什麼地方。我的夢想是全部地破滅！但是我的心並不因此冷掉，我立下決心要去找尋她。離開故鄉到柏林去，我又碰到費奧多先生，他正在組織一個新的曲藝團，邀我參加進去，仍然當一個提琴手。於是我和便流浪的生活，去訪尋戴茵蘿的踪跡。

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一年一年的過去，我走遍了歐洲大陸。始終找不她也聽不到一點消息。我不知道她是否仍然存在人間，還是已經去了別一個世界。但是追尋他的踪跡，已經成了我下半生的義務；我一天不會看到她，或聽到她的消息，我的心一天也沒有方法安適。因為我知道，在世界上愛着她的只有我一個人；我也要讓她知道，這個人愛她是用整個的生命。

但是我的年齡就在這無盡期的追尋中，一天天地老去了！沒有老去的是我的愛情；我永遠忘不了她。她常常是那樣青春，那樣美麗地跳進我的夢裏，向我微笑地招手，好像有一天我就會趕上了她。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又會增加不少流浪的生命力。一雙藍眼睛的憶念，使我忘記了我的寂寞和孤獨的生涯，我覺得自己已不是單數的人了！

十年前，我跟了我們的曲藝團來到中國。我的眼睛漸漸地發病，醫生驗出了那是火藥的餘

毒，沒有醫治的希望。在幾個大城市走了一遍之後，我已經連歌譜也看不清楚。我沒有再跟着曲藝團到處去演技的能力，便流落在中國做個賣歌的人。世界上的事物在我的眼前慢慢的閉幕了；不能完結的却是戴茵蘿的思念。爲了心的安適，我仍舊遵從了我的習慣：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茫然地流浪着。我仍然希望，也許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裏，她能夠聽到我追尋她的歌聲。

我不能夠在一個地方長久地停留下去；在相當的時候，我的心便會感到一種鬱悶，好像她又在那一個地方向我招手一樣。現在，朋友呵，我又到了這個時候了！

年老的唱歌人講完了他的故事，重重地吐了一口長氣，接住便是長時間的沉默。我像做了一個夢似地抬起頭來。放在窗檻上面的油燈不知道甚麼時候吹熄了，月色從窗口射了進來，恰好映在他的身上。我看見他的臉和他的頭髮一樣蒼白，眼淚從鼻子旁邊流下來，一節一節地閃光。

我也被感動得連呼吸也不自然了。

『老朋友，我對於你的遭遇非常地同情。我相信，上帝不會遺忘一個懂得愛情的人的；你總

有一天尋到她。」

「這有甚麼用？我的眼睛已經盲了，我看不見她了。呢。」停頓一下，他又失望地搖頭：「不過時了，我是過時了！」

「這樣不也是很好嗎？你雖然尋不到她，但是你留着的印象永遠是青春的，美麗的一部份。活在你心中的戴茵蘿永遠不會老去。這是足夠補償一切的呵！」我這樣安慰他。

他把臉埋在一隻手裏，搖了幾下頭，嘆息地說：

「就是爲了換得那一個印象，我有了一個剩餘的人生！」

聽了他的話，我簡直找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了。他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好像失去一切機能的人一樣。我知道他很疲倦，只好勸他休息。他沒有回答我。我聽到他發出很模糊的聲音，自語地說出一些我聽不懂的言語，裏面重複地夾雜着戴茵蘿的名字。

我想，也許戴茵蘿又在他的幻覺中向他招手了。我不願意驚破他的美夢，輕輕的站立起來，蹣跚着足離開草間，讓他靜靜地和他的戴茵蘿對話。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陣喧笑聲鬧醒。起身推開了窗子，我看見一羣穿着紅紅綠綠衣裳的小孩子們，向墟市的門口追逐出去，在他們的前頭，「盲眼先生」背住包袱，撥着琴絃慢慢地走路。

我望着他的背影漸漸在樹叢中隱沒，秋空下飄揚着他的歌的最後一節：
『月缺還會再圓；

花落還有春天，

一日想你想千遍，

我的人呀，幾時才能再見，再見……』

(一九三七·七月)

母親說的故事

羅道夫先生又到我們的家裏來了。

自從那一次母親和姨母吵鬧過了，母親叫波蓮（我們的女傭）送了一封信出去之後，我們已經一個星期沒有看見他。我想着，羅道夫先生也許已經離開A市，到另一個地方去了。平日他並不是每天都來，但至多也只是隔三四天。一個星期的隔別却是不曾有過。而且，我的推測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在三個月前，我就從來不會看見過羅道夫先生；我不知道他怎樣突然的出現於我們家裏。我只記得當他第一次來的時候，似乎很引起大家的驚奇，尤其是母親。就是後來對他變得增厭了的姨母，也忘形地睜大了一雙眼睛，像對別的陌生來客那樣地歡迎着。以後，很快地他便成爲一點不拘束的熟人了，就像彼此曾經是那麼熟習過來一樣。顯然的，羅道夫先生是從一個不知名的異地來的。他來了又走了，不是很自然的事情麼？

不過羅道夫先生走了不走了，和我沒有半點關係。雖然他來時很常帶了巧格叻或是餅乾來送給我吃。可是我却看出來他並不把我放在他的心眼裏，甚至當作他的小朋友。他永遠是那

麼樣地，對一切都不在乎，都漠不關心；好像全世界的事物對於他都不發生關係，也不發生興趣。他來的時間是一定的，老是下午。他的坐處是一定的，老是會客室裏母親的縫衣車對過，我父親的照片下面的一張古舊椅子。他的步子和動作的遲緩也老是一個模樣。除了在工作中的母親搭訕一兩句話，他就從口袋裏抽出一本詩集念起來，念得很多很快，很有意味。可是除了他自己，誰也聽不清楚他念的什麼。直到黃昏，的殘陽從窗口射在他的一雙蒙了灰塵的皮靴上面，他才站起來，慢慢的向門口走去。有些時，他什麼時候離開了也沒有人知道。羅道夫先生便是這樣一個人。

但我是願意他不來的，至少是爲了我們家裏的平靜。我察覺出來，自從羅道夫先生來往於我們的家裏之後，本來一向已經不很和睦的母親和姨母的感情，就顯得更壞了。在吃飯的時候，不知道多少次，我看見她們爲了羅道夫先生而起意見。姨母認爲假如母親不瞅睬他，他決不會再來，或那麼常來的。但是母親不能夠那樣做，却又不知道該怎樣來應付這種情形。於是原來少有愉快顏色的面容上，只好更憂鬱了。兩三個月以來，我簡直不曾看見母親有過一次微笑。母親的微笑原是很好看的。姨母更不消說，他的樣子本來就不像母親的美麗，年紀也比母親的老得多；她是個燥暴的，醜陋的女人。現在生着氣，更顯得可怕了。整天這裏那裏的咕嚕着，暴跳着，全是

爲了羅道夫先生。她關在自己的房間裏，不要見他的面。除非要找尋些什麼東西才出來；對於羅道夫先生從他的詩集邊上叫出來的招呼，她也裝作沒有聽到。而在羅道夫先生走出去的時候，她便立即走過去把門重重的關上，這纔狠然的回答他一句：『滾罷！孤獨鬼！』

這樣的情形和語氣，在母親感覺起來是怪刺眼，也是怪刺耳的。終於在忍不住的時候，那一場劇烈的衝突便起來了。

這以後，我們家裏便沒有了羅道夫先生的踪跡。

但是今天，我又看見他了。當我吃過了午飯，在園裏的小道旁邊逗着含羞草玩，等待波蓮做完了事送我往學校去。我看見他隱身在一個窗子外面的花簇裏，很吃力地仰起了頭，朝窗口裏邊去探望着。我跑到他的後面去：『羅道夫先生！』這樣叫了一聲。他立即回過頭來，睜大了一雙沒有神彩的眼望着我，然後把一隻手指按一按他的有着鬍子的嘴唇，輕聲地說：

『哦，嘉梨！請告訴我：姨母在家裏嗎？』

我告訴他：姨母出城去了，是到郵局去取我的父親從海外寄回來的掛號信。

『真的嗎？』他顯然是高興着，自語地說：『那麼，我可以進去了。唉，最後一次了，上帝佑我！』

他匆促地從花簇裏跨出來，向那透到正門的道上繞過去。走了幾步，像是記起什麼似的又轉回來。一邊伸了手去掏他的口袋。

『哦，嘉梨，對不起，我幾乎忘記了。——』

於是他把一小盒巧格叻放到我的手裏。不等到我向他致謝，他便又拖着沉重的步子離開我，好像有一種什麼奇怪的力量推移着他一樣。

一星期沒有看見他，他似乎變得更蒼老，而且有點隆鐘的樣子了。這使得他努力想走得快些也不能如願。在平日，看見羅道夫先生走動的樣子，我總忍不住發笑。我想起一個扭好發條就會活動的機器人。可是自從給母親告誡過之後，我就再也不敢笑出來了。『嘉梨呵，懂事些，羅道夫先生是個可憐的人哩！』每次記起母親這麼一句話，我總會想起他是個神秘的人物，他的生命中一定藏著一些奇異的東西。雖然我還沒在知道得清楚，然而一看見他，我的遊戲觀念便莫名其妙地變成同情心了。我想着：羅道夫先生是可憐的！

一直望到他上了門口的石階，我才發覺到他今天沒有挾着詩集。他不是打算來坐一個下午的了。那麼，他這樣匆促地要來我們家裏，爲的什麼事呢？我有一個慾望，想跟着進屋裏去看一看。但是波蓮出來了。我必須上學校去了。

下課回到家裏，我在臥室裏找到母親。她站在窗前，凝神地望着外面。晚風把她前額的頭髮吹得飄來飄去，她沒有提起手來掠一掠它們。

窗外，是銜接住山嶺的一塊寂寞的草原。樹叢裏隱藏着許多房子，炊烟正在那裏沸騰起來，一直騰到山沿上消失，夕陽慢慢地落下去。

我覺得母親一定又給什麼憂愁纏着了。我走到她的身旁，叫了『媽媽』。母親沒有望我，只是把一隻手撫着我的頭髮和我的臉，彷彿她的思想全部集中於另一種東西。我希望能夠使母親高興起來，便拿出巧格叻來要她吃。

『是誰給你的呢？』母親這纔轉身過來向我問。可是她不要吃我的巧格叻。

『是羅道夫先生送給我的。』我說，並且把午間在園裏看見他的事告訴了母親。『羅道夫先生走了麼？』我這樣多餘的問着，爲的是想逗起母親講話的興緻。

『走了，而且是永遠的走了！』說着，母親仍舊把視線望着窗外遙遠的夕陽。接着又自語了一句：『他是應該走的。』

『怎麼？他不再來了嗎？』我感到奇怪，我記起今天在園裏聽到他的『最後一次了！』這句話。

「是的。但也許他在晚上七點半鐘還會來一次，和姨母告別。你知道，羅道夫先生是個講究禮儀的人，雖然姨母對他是那麼不好。」

我想問一問姨母爲什麼憎厭羅道夫先生，可是我沒有開口：我怕母親不高興我管閒事。不過從母親的神色和口氣上面，我却看出來不會對我發脾氣，即使多說幾句話也不致惹起她的懊惱。但是我得極力減少纏擾。我覺得不妨選擇一個渴想知道的問題提出來了：

「媽媽，我記着你說過，羅道夫先生是個可憐的人。你可以告訴我一點關於他的事情嗎？」母親望着我，臉上展開一痕痛苦的微笑。又默然地望着窗外。一會之後，他彎腰下來，抱住我的頭緊緊地吻着我。我聽到外面波蓮打着的晚餐的鐘聲。

「好的，嘉梨。我希望羅道夫先生的故事對於你會有好處。現在，讓我們吃了晚飯再說罷！」晚上，在我的小課室裏的寂寞的燈光下，母親用一隻手環抱我的腰圍，和我並坐在牆隅的一張沙發椅中，像平日波蓮給我講故事時的情形給我講起羅道夫先生的事情來。

二十五年前，羅道夫先生還在年輕的時候，他是A市中一個非常沉毅，冷靜的青年。他有着在同儕中稀有的天才，却又有着他的天才不配合的窮困。他沒有機會讀什麼中學大學，只是

憑着自己的聰明和奮鬥，在文學上找到獻身的事業，誰也不懷疑地想像他有一個詩人的前途。事實上，他不但有了很好的詩名，而且也出版過一本詩集了。

憑着他的年青和他的聲譽，有過不少的崇拜他的女人愛上他。但那不是真正的愛，而只是滿足她們一時的虛榮心的玩意。在羅道夫先生呢，他的天才却不能夠彌縫他窮困的缺陷。簡單的說，當那些女人發覺到他是一無所有的時候，便一個一個地拋開了他。在熱情的又是癡情的羅道夫先生感受起來，這些磨折比什麼都還利害。他有一顆永遠痛苦的心！他深深覺到他對於女人是絕望的了。她們不知道什麼是天才或事業，她們知道的只是跳舞和上戲院。羅道夫先生發誓永遠不要戀愛了！

但是他的決心被一個人推翻了。一年秋天，大河氾濫，有一個有點資產的婦人，攜帶着兩個女兒去到南方的 A 城住下。長女伊莎是個年紀很大的姑娘，因為選擇丈夫的條件太苛求而浪費了全部的青春；她已經失去了愛和被愛的機會。小的一個不但在年紀上和姊姊相差很遠，（因為在她們中間，有三個兄弟都在戰爭中犧牲了）而且在別方面上也和姊姊截然不同。她美麗，沉靜；也沒有姊姊的那種虛榮心。她的名字叫安娜。

在一個朋友家裏，羅道夫先生和安娜姊妹碰到了。很奇怪地，他們第一次見面，就在心裏相

愛起來。幾次見面以後，羅道夫先生覺得安娜一切都是適合他的理想，便勇敢的寫了一封信要求她的友誼，並且送她一本他的詩集。不幸的是，送信人一時的粗忽，竟把信件送給了她的姊姊。伊莎很高興，到了羅道夫先生知道了這個錯誤，寫信給她們解釋，並說明白他那一封信和詩集的接受者是安娜之後，伊莎大大地生氣了。說這是侮辱。在心裏起誓，她不能夠放過羅道夫先生！

接住來的一個聖誕節過後，羅道夫先生和安娜相約了到一個古教堂旁邊去散步。他們都忍不住把彼此相愛的心事說了出來。羅道夫先生明白了他的新伴侶並不像從前愛過他的那些淺薄的女人，爲着讓她了解他，他便全不隱諱地告訴了她他的往事和那些可詛咒的女人的名字。末了，他說，在絕望中，他把她認定是他的心的最終底歸宿了。他希望她不要離開他。這些話說得很使初戀的安娜感動。她私下裏許願着，要用愛情來療治他受傷的心。但是羅道夫先生說到和別的女人戀愛的一番話，却聽得安娜很不愉快。他沒有想到他的忠誠和好意，竟在她的心裏埋下了壞的種子。嘉梨呵，愛是私有的東西，愛的心理是最微妙的心理；在那裏面，不容許存在一種最淡的暗影，縱然那是屬於過去的。只是在最初的時候，它還不能夠發生什麼作用。因爲安娜究竟是愛着羅道夫先生的。

可是伊莎知道了她的妹妹已經愛上羅道夫先生之後，她的機會來了。過分的妬忌，變成了

含恨心理；在母親面前，她惡毒的詆毀羅道夫先生。說他是墮落，是無賴，是窮人；說他是沒有學識的，一生也不會有出息的。把最壞的一切都堆到羅道夫先生的身上。她的目的是要把兩個人的關係拆開。然而這種惡意能夠說動了母親的心，却不能夠動搖安娜的意志。她看清楚伊莎的用心，她替羅夫先生辯護，而且表示了愛他的決心。她仍舊常常去和羅道夫先生會面。在古教堂旁邊，在叢林裏，在海沿上，她們同在一起走着說着。她們什麼都想到說到將來共同生活的快樂，她們的家庭的安排，甚至是未來的孩子的名字。而安娜最感到樂趣的，却是聽着她的同伴說話時的一種天真而又豪放的口吻。他說着要成功一個詩人的志願；說着他要爲她而奮鬥，讓她分受他成功時的榮譽。他看輕財富，然而看重事業。他很驕傲已經獲得成全他的工作的天使；他不能夠缺少她而有前途。這些話語連帶着一雙燃燒着熱情的眼光，投在安娜的臉上，她就覺到她將要在一種熱力中溶化一樣。這時候，她覺得就是伴着他去叫化度過一生也是情願的。他是那麼忠誠，那麼大真，那麼有志氣；全是她理想中的男子呵！

但是這樣美好的生活，却不能夠抹去他們之間的不能避免的缺點。嘉梨，你得知道，人與人是不容易事事一致的，尤其是相愛的人們。只要彼此能夠合作，彼此了解多一些，遷就多一些；他們是會幸福的。可是他們却捨棄這個而走上別一條路。我們沒有忘記，羅道夫先生是個歷盡愛

情傷痛的人；他的性格自然地形成暴燥的傾向，一點小小刺戟也會發作起來。安娜呢，她沒有愛情的經驗，沒有吃過愛情的痛苦；加上她是在驕養的環境長大的，這一切都造成她的剛烈的個性，固執的脾氣。這些，我們都該原諒，可是在他們之間却不曾原諒。於是日子漸漸久，彼此的真實漸漸顯露出來，問題就發生了。差不多爲着很小的事情，只要有一點不高興，大家就衝突起來，而且往往不知道節制感情，越鬧越是劇烈。這時候，安娜想起來的，是羅道夫先生已往的戀人的名字；她覺得他一定是記起她們的可愛而不滿意她，才會這麼爆暴的。這個想像一湧上腦子裏她就難受；她逼着脾氣要求他脫離關係，不要再見面。這提議在羅道夫先生聽來是多麼驚奇，多麼嚴重！他沒有想到安娜也把愛情看得這麼隨便，他覺到大大的失望，忍不住罵她的忘情和欺騙。安娜不求了解他這些責罵發出來的緣因，只求眼前的意氣得到勝利；她便放任感情，用了敵對的態度發洩一頓。最後，她就讓羅道夫先生孤零地留在那裏，決絕地賭氣走了。但是她們的眼裏都吊着淚。

嘉梨呵，如果這裏面是有一點錯誤，安娜是得負責任的。愛情和賭氣是兩件事情，它們不應該混爲一起。愛情是個圈子，在相愛的人們中，任何衝突都只能當作圈子裏的事；反過來，跳出圈子外面衝突便危險了！不過安娜和羅道夫先生陪着氣離開以後所感着的痛苦，却證明兩個人

根本的相愛。她們各自的心中都有了一個後悔了。但是安娜的自尊心，情願受痛苦也不願示弱。因此把事情轉圜的總是羅道夫先生。他會忍不住給她寫一封長信，道歉他的燥暴，並且分析他們之間的是非；最後，是請求她恢復和他見面。於是四五天以後，她們的影子又印在夕陽斜照的古教堂旁邊了。

假如能夠這樣相安下去是多麼好呵！而事實呢，安娜的大且純的頭腦，並沒有了解到羅道夫先生爲着珍重彼此的愛情而要求和好的用心。她忽略了他對於兩人間的是非的分析，而只以爲他的求和是他悔過的退讓表示。她自己是一點錯處都沒有。這種主觀的認定遮蔽了她的良知。她便好像很有理由地，不避免每一個可能惹起衝突的機會。而每一次衝突的時候，總是提出了脫離關係。在這裏，我們得原諒安娜的年輕和無知，可是我們也得原諒羅道夫先生的受不了刺戟的心腸。在相愛的兩年之中，他們這一類由小意氣變成大意氣的多餘把戲，重複重複地演着。羅道夫先生有點厭倦了，寬容了她，他自己是委屈的，不寬容她，他得準備失去她了。而他又是很清楚，他們都是相愛着的。他該怎樣做好呢？

就在這樣的情形中，她們的衝突終於有一次成爲最後的了……

「安娜，一千次都是這個樣子。如果你不改變你的脾氣，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不是爲痛

苦而活着的呵！』羅道夫先生痛苦地叫着。

『可是我也忍受不下去的，羅道夫。我比不上你從前的愛人，讓她們愛你好了，讓我們真正的離開罷！』與其說那些暗影在安娜的心中作祟，不如說她故意把這句話激動他來使自己快意。

這可叫他氣得跳起來了：『這是證明你不曾了解我，安娜，我自始就表示過，我的新生命是建築在你的身上，我傾全心來愛你。可是你還會說出這些話來，你這樣糟蹋我的愛情！』

『你才是糟蹋愛情！動不動就使氣罵我，這就是你的愛情嗎？』安娜很主觀地反駁他。

『但是，你爲什麼不想一想這全是你惹起來的呢？動不動就說脫離，我實在受不了！』

『受不了，去愛你從前的戀人好了。所以爲你設想，我們最好還是離開！』

好勝的心理支配了安娜，她仍是發出這樣沒理性的話。羅道夫先生不能夠再支持了，他叫出來：

『兩年來，爲了兩個人的關係，我能夠說的做的，都說了做了，我不能夠再做些什麼了。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罷！但願你沒有後悔。』

『我不會後悔！』

安娜逞着一時的意氣說着，把手上的一本羅道夫先生送的詩集拋在石上；這些都不像是出於她的本意。然而羅道夫先生却覺到一種傷心的意義，他迅速地拿起詩集來撕成兩面，向安娜的腳邊擲下去。她盛氣地提起腳來，在撕毀的詩集上面踐踏。

羅道夫先生絕望地用手敲自己的額，離開了安娜，一邊走一邊自語：『上帝呵！這便是我的收穫！』

這是第一次他讓她孤零地留下了。安娜感到一點新的悲哀，她想追前去把他挽回來，然而自尊心不許她那樣做。她只望着那撕毀的詩集流淚。她安慰地想着：羅道夫先生有一天會照舊寫信向她求和的。

安娜沒有失望，三天以後，她期待的信終於來了。羅道夫先生簡單的寫着：他不能再在使自已傷心的地方住下去，他要走了。他願意記憶着他們生活中最好的部份來度過他的一生。他祝她幸福。

安娜不相信那封信的真實，她立即跑到羅道夫先生的住處去找他。但是遲了！他是真的而且永久的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往那裏去。

伊莎獲得報復機會了，她自許有先見之明：羅道夫先生是卑鄙的，靠不住的。安娜只能沉默。

着，讓痛苦和懊悔伴隨着時間，重重地嚙住她的心。她開始度她一生的寂寞歲月，因為羅道夫先生連同她的愛情和幸福都帶走了。

她希望他曾有一天突然地回來找她，她準備什麼都願答應他，只要她能夠再把他抱在懷裏，然而沒有。她只有一個虛願！她常常留意着文壇和出版界的事情，希望能夠得到一點關於羅道夫先生的消息，或是他的著作，也是同樣的失望。他的前途和事業都全給她毀壞了！三年後，她在母姊的主意下，隨便地答應了一位紳士的求婚。這並不是爲了愛情，而是爲了敷衍人生一種習慣。但是這犧牲是不能抵償另一方面底損失的。

二十五年是這樣地過去了……

嘉梨，你將來也有一個好的時辰，別人的經歷就是自己的教訓。你得記着：青春僅是一次的，稱心的愛情也僅是一次的；在應該珍重的時候，躑躅了它們，將有一生不能挽回的痛悔。一點小小的錯誤，兩個人的命運都改變了！

母親說完了，凝神地望着壁上的時計，彷彿在聽着時間走動的聲音。時計的針尖正指着七點半鐘。

我有點不滿足，我還想母親告訴我：羅道夫先生去了那裏，他後來怎樣。還有，安娜現在又在什麼地方呢？但是我才要開口，波蓮突然在門邊出現：

『夫人，羅道夫先生來了，想見見你呢。』

母親留下我在那裏溫習，她跟着波蓮出去了。

羅道夫先生的故事把我的心擾亂了，我沒有方法安靜下來。我要知道得更多一些才能舒服。半點鐘後，我決定要去找母親問下去。從會客室經過的時候，我看見羅道夫先生的背影：他正在朝門口走去；一邊移動步子，一邊自語：

『安娜，我們可以隔絕二十五年，爲什麼不可以永遠隔絕下去呢？不相見，到底是我們的幸福呵！』

羅道夫先生剛出了門口，姨母就從後面跑前去，把門重重的關上，狠然地說：『滾罷，孤獨鬼！』

我急忙走到臥室去，推開門，我看見母親伏在沙發椅上啜泣。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黑麗拉

每冊實價國幣貳

著者	侶	倫
出版者	上海 香港	中國圖書出版公司
發行人	康	丹
總發行	中國圖書出版公司	
發行所	上海中國圖書出版公司	
	香港中國圖書出版公司	
	香港大道中33號二樓107A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再版 • 2501—5000 冊

82

262628